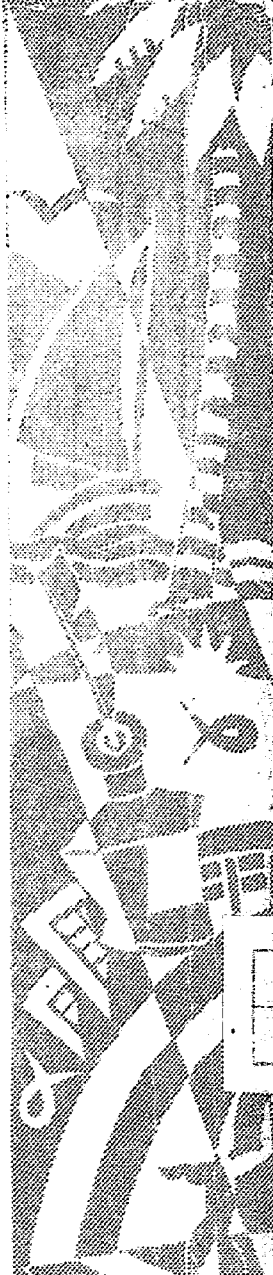


# 話劇選

文 寵 選 註



文 化 供 應 社 印 行



中學略讀文庫

話劇選

文龍選註



文化供應社印行

815.5  
677



3 0527 1842 0

## 序

戲劇是別於文學的一種綜合的藝術。

平常我們看戲劇公演的時候，便可以理解上述這句話的意義。比方舞台上的戲是人做出來的，這些人的聲音和動作，已經跟着劇情起了變化，成了音樂與舞蹈的藝術的表現；戲劇的故事的結構，以及劇中人的說白，也是由經過構思，經過洗鍊而成爲文學的精髓。其餘如舞台上的裝飾和化裝，都因爲演出的需要，脫離原來的軀殼，盡着雕刻，建築，繪畫等等美學上的作用。當我們置身於劇場中，傾注我們的全部心神領受着舞台上的多樣的刺激或者慰安的時候，我們幾乎會同聲讚嘆起來：到底是至上的藝術呵！

這種至上的發人深思的藝術到底是什麼呢？單獨是完整的劇本或者美的聲音與動作或者華麗的舞台裝飾嗎？當然不是。因爲有人說過：『實現了上演的戲劇作品，是文學的本文和佈置及演員演技底複雜的結合。』這種複雜的結合，便是所謂藝術的「綜合」。戲劇之所以被認爲綜合的藝術，就是指這而言。但綜合在戲劇形式裏的，却不是文學

的本質，同樣也不是音樂或舞蹈等等的本質，而是這本質中的重要因素。比如文學底劇本結構，便因舞台的表演改變了它原有的形式；演員的動作與聲音當然也別於舞蹈與音樂，祇是它們的質素是來自文學，來自舞蹈與音樂等等罷了。

戲劇除了實質中有悲劇、喜劇等不同外，形式上還有獨幕劇、多幕劇的區別，但它的主要目的，却是為表現社會人生的鬥爭，從綜錯複雜的社會現象中，選取最富於典型性的一面表現於觀衆之前，讓觀衆去窺探其中悲慘和幸運。其次，因為劇作者借戲劇的形式表現了社會，表現了人生，他得憑其一己的觀念在表現中提出批判態度，表達主觀的意識，以引起觀衆的共鳴。劇作者的目的，在表達了批判態度，博得觀衆的同情之後，他還得進一步地暗示着理想的改進的境地，完成戲劇演出的目的。

上述這些戲劇的功效，雖借表現傳達給觀衆，但提供表現的結構，表達出某項目的企圖的，却是劇本，因而劇本在戲劇藝術的範疇中，佔着「基礎」的地位。在它所提供的結構中，對人物個性的刻劃，語言特徵的把握，通通需要通過文學底的構思，劇本的寫作，即是文學作品的創作。戲劇所要表達的企圖，亦即是文學的一般所需要表達的企圖。不過劇本的作法，跟小品文，詩歌，小說及其他各種文學不同，劇本的寫作，就

在於它的關於事件，關於鬥爭，不是敘述，而是在舞台的動作上表現。換一句話說：劇本的寫作，不是爲了閱讀，而是爲了把它佈置在舞台上，以活的人物向觀衆表演。

創作一個劇本，必須能夠上演，而且能夠將作者本身的正確的觀點和對社會的批判精神，顯示於觀衆之前。爲要完成上述的任務，對劇本寫作的基本修養，亦應予以密切的注意。普通計劃寫作一個劇本的時候，第一步是把已經想好了的故事，使之戲劇化，所謂「戲劇化」，即是強調和誇大故事中的矛盾和衝突。第二步則是儘量使故事複雜化，加進一些必要的穿插，以求材料的豐富。寫的時候大概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先有了結果，然後才說故事；一種是先讓觀衆知道結果將怎樣發展，而把故事說出。寫的方法決定之後，就進行分場分幕的工作。（戲裏面的分場是爲了編排敘述的先後，分幕是爲了說明時間和地點的變動。）因爲舞台條件的限制，決定這一步驟的時候，主要是要使人物關係的集中，時間和地點的集中，尤其是獨幕劇，對人物的取捨，和場面的配置是應更經濟更扼要的。

其次，劇中人物性格的把握，以及其社會階層的特徵的把握，都須儘量避免空想，使他具體化，現實化，從現實環境中選取最顯著最特質的東西，集中在劇中人物的身上

，創造成典型的藝術的形象。

劇中人物的社會特徵等等都把握住了，要是語言的創造不合身份，還是等於只有軀殼沒有靈魂的東西。關於這一點，高爾基在他論戲劇一文中曾說過如下的話：「各個登場人物全憑其自身的語言行動，不藉作者的助言，而求得明確的性格。」又說：「劇中人的警句，全部嵌入我們日常用語中，這就是因為那些警句中的不可爭的典型的「或物」，以無比的正確給表現出來。」語言的精鍊，不但使人物變成恰如其份的活現的，而且還可以充實劇本的內容，給予表演者以靈活的生命。

上面說過，戲劇的演出，不但爲了表現社會現象，批判社會制度，而且還要求改進社會現狀，使之達於完整的理想之境。因此，寫作一個劇本的時候，應當時刻給自己提醒着戲劇所負的時代任務。這一點，便是有關於主題的問題，劇作者應當選擇最富於積極性的題材充實並明確表現他的主題，把自己頭腦裏那些虛構的事件與人物，使之長成爲活的時代的型，爲典型的有意義的東西。以這些東西的遭遇和發展，說明戲劇的主題，使觀衆從這裏吸取時代的強烈的暗示。

把握着上述這些要點寫成的劇作，當是被要求被歡迎的作品。

爲要把握上述這些要點，除了多看優良的演出，多讀成功的劇本，此外，還得透過自己狹小的生活圈，去接近複雜的人生，去關心社會的活動，觀察事故，研究人物，將觀察和研究的所得，在作品裏表現出來，才能順利達到研究戲劇的最高理想。

這個選集裏所收集的十個短劇，在寫作技巧上，在反映時代的任務上，都可稱作最優秀的楷模，除分別在各篇篇末予以詳盡的說明，這裏不再重複了。

## 目錄

- 秋陽……………張庚(一一)
- 冬夜……………夏衍(三〇)
- 母親的夢……………李健吾(五二)
- 壓迫……………丁西林(七六)
- 驛站……………蘇聯·烏利亞寧斯基(一〇一)
- 早點前……………美·奧尼爾(一二五)
- 蠢貨……………俄·契訶夫(一四一)
- 安娜珍絲加……………英·蕭伯納(一六六)
- 室內……………比·梅特林克(一九七)



# 秋陽

人：

小黑子 十三歲。

毛腿 義勇軍，二十五歲。

許金標 偽軍連長，小黑子的親戚。

李大成 四十四歲，獵戶。

李妻 三十歲。

偽軍兵士四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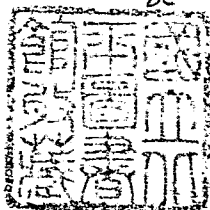
時：

秋末下午兩點鐘左右到六點以後。

地：

吉林省某山窪。

張庚



景：

山上的一片平地，李大成家的門口，左面是李的小房子，後面可以望見遠山，但多半被草堆遮住；右面是松林，橫過舞台前部，是一條由山通到松林去的路。

幕開時，陽光正溫暖地射在金黃的草堆和小屋上，松林微微發出靜默中的低唱，小黑子舒服的躺在草上曬太陽，一隻貓睡在他底腳邊，他也許因為陽光太好了，所以睡熟了，一動也不動。

（李妻從屋子走出來，到小黑子身邊。）

妻（俯身，輕輕推小。）小黑子，小黑子！

（小望了她一眼，翻一個身仍舊睡下。）

妻（稍稍不高興。）小黑子！起來，和你講話。

小什麼話？人家睡得舒舒服服地。

妻人只有一巴掌大；架子倒學得比爺還大了！

小（不愛她的噱頭，一翻身立起，面對着母親。）到底什麼話？

妻 嘖，嘖！再長大點，就要吃娘了！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能夠懂事一點，你爸爸巴不得你一天就長大，做個能幹人，……這樣子只有丟醜的份兒！

小 哼，爸，爸爸就不像你這樣嘍嗦。

妻 我怎麼嘍嗦來的？

小 還不就是？——要是爸爸，只說一句「小黑子，這樣！小黑子那樣！」

妻（接上）是呀，你看你爸爸，這兒方圓百里地內那個不敬重他？就爲的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講義氣，重朋友，是個做大事的人。他還希望你接他的脚呢？可是你，人長樹大，十二三歲了，就一點事都不懂。……

小（玩皮地掩耳）夠了，夠了！媽媽，你究竟要跟我說什麼？

妻 說什麼？我去接你爸爸，幫他背獵袋回來，教你好好地看看屋子，不要又到別的地方去野去了！

小 我去接，你看屋子！（欲行。）

妻（拖住）說的總不聽！路遠，又不好走。等下在路上碰到了××鬼子怎麼辦？

小（亮起小拳。）和他對打。

妻 配？（指小的前額。）等下他只要一槍就打穿了你的腦袋。

小 我這樣（閃身。）這是爸爸教我的。爸爸說，人總要有胆量，事情來了總要不慌。

妻 （望他的姿態覺得有趣。）好了，你成。可是今天爸爸吩咐過了。叫不帶你去！

小 真的？

妻 （勝利地。）怎麼不真！

小 可是得快點回來呵！

妻 你規矩點等着就是，回頭闖了什麼禍，小心爸爸回來揭你的皮！

小 爸爸就從不打人！

（李妻下，小黑子唱着山歌再跑到草堆上去。）

舞台靜了一會兒，忽然山路的下邊一聲呼嘯：振動着山谷，遠遠消失在松林裏，這聲音攪擾了小黑子底清夢，他翻身立了起來，張起耳朵細聽。果然接着是一聲步槍，停一停，又是一陣連發的槍聲，越來越近，最後，毛腿帶着他底槍跛着從山路的下端出現，他是一個強壯的農民，雖然很粗魯的樣子，可是看得出他很敏捷，但現

在他却被打傷了腿子，走路比較勉強。在草堆那裏他發現了小黑子，顯然有些高興。

毛 你是大成哥底兒子嗎？

小 （了解地。）是呵。

毛 那麼趕快把我藏起來吧！我已經走不動了！後面狗們還追得緊呢！

小 （故意慢慢地。）他們怎麼找到你的呢？

毛 （焦急。）這不是說的時候，先找個地方給我躲一躲吧！

小 可是我的爸爸不在家怎麼辦呢？

毛 這有什麼關係，你爸爸回來會說你做對！

小 誰知道呢？

毛 （忍耐。）快點吧，他們要趕上了！

小 等我爸爸回來再說吧！

毛 混蛋，這是你說的嗎？

小 是呀！

（後面山下，遠遠地有馬蹄聲。）

毛 小鬼，你再不把我藏起來，我就打死你！（舉槍做勢。）

小 （冷靜地。）你底子彈早已用完了！

毛 （抽出短刀。）這是什麼？

小 你追得上我嗎？（迅速地閃在草堆後面。）

（馬蹄聲更近。）

毛 （氣惱又無法的。）你還算李大成的兒子嗎？讓人家在你們屋子前面捉去，你爸爸面子上有光彩麼？如果這樣，還是勸你爸爸早點兒收起那幹義勇軍的美名吧！

小 （有點被感動了，慢慢地從草堆後面出來。）假使我把你藏起來，你拿什麼謝我呢？

毛 （拿出一枚銀幣。）這個怎麼樣？

小 （小笑了一下，慢慢走過來，接着銀幣，審視一下，仍舊還給毛。）

小 誰真要你這些個。你放心好了。

（小在草堆上做了個洞，用手指一指。毛腿連忙鑽進去，小用草蓋好，並且把那隻

貓放在上面。表示那麼沒有人動過。然後自己坐在旁邊，背靠草堆，仍舊打起盹來。

（馬蹄聲變成了脚步声，許金標帶領三四個兵士上。許是一個會在上司前討好，在下屬前面施威風的人。但這時候爲了對於小黑子有要求，所以很諂媚他。）

許 啊呀，小黑子，你好，你在晒太陽嗎？

小 是呵！

許 你底爸爸媽媽呢？

小 他們打野兔子去了！

許 好極了，你現在真長大啦，一個人能看家了，——你可看見一個傷了腿的人從這裏逃過去嗎？

小 打傷腿的人嗎？

許 帶一頂兔皮的帽子，還穿了藍布面的外衣。

小 穿了藍大衣嗎？

許 是的，他還帶了槍，身上還繫着子彈帶，你看見他過去沒有？

小 還帶着槍，身上還繫着子彈帶嗎？

許 是的，是的。你不要老學着我說。快些告訴我，他上那兒去了？

小 他上那兒去了！我怎麼知道呢？

許 不要扯謊，他分明是從這條路上逃走的，難道一個人走過去你會沒有看見嗎？

小 難道人家睡着了，也會看見嗎？

許 小壞蛋，槍聲早該把你驚醒了，趕快告訴我你把他藏在什麼地方了？

小 你這人真不講理！

許 你不說嗎？那我就進屋子去搜查了。

小 你還算是我的表叔呢，爸爸要是知道你乘他不回家的時候，帶人來抄他的屋子，看你怎麼說。

許 這是公事公辦，（對兵士。）進去細細地檢查一下。

兵士們 是，連長。

（兵士們入。）

許 要是搜出來了，小鬼頭，看我告訴你爸爸打死你。



小 要是搜不出來呢？

許 哼，不是你把牠癩起來了，他還有什麼地方去？他已經傷了腿跑不動了。

小 好，等着瞧吧！

（小微笑，兵士們空手出。）

兵士們 報告連長，沒有人。

許 沒有？這才奇了，前面是林子，量他一個人跛着腳也不敢逃進去。

（小黑子這時悠然地坐在草堆上弄他的貓，許想了一想毫無辦法的走過去。用槍撥撥草堆，但看見了草上的貓，自己覺得自己的疑心有點可笑，又失望的走回來。望望松林，再望望上來的路，打算帶着兵士朝松林子去，又忽然轉來，威脅地向小黑子。）

許 快點說出來，他逃到那裏去了。

小 不知道。

許 （舉起槍。）快說，不說我一顆子彈打穿你底腦袋。

（小向着他笑。）

許 你以爲我不敢打死你嗎？嚇，你知道放走義勇軍是什麼罪名？打死你還太便宜了你呢！

小 打死我有什麼用，打殺我你就捉到義勇軍了嗎？

許 （氣極。）來，把他捆起來打一頓，看他說不說。

（兵士們預備去動手捉他，小黑子跳起來逃到松林旁邊。）

許 （忙制止。）等一等，（和顏悅色的向小黑子。）小黑子，不要逃，剛才我不過是鬧着玩兒的。

小 你先叫你的兵下山去我才回來。

許 可以，可以，（向兵。）你們在崗子下面等一等，叫的時候再上來。（兵士由原路退。）

許 小黑子，我素來頂喜歡你，總是在你爸爸媽媽面前說：小黑子年紀雖小，倒是又乖巧，又有胆量，將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傢伙。

小 是的嗎？

許 可是你今天做的事情太壞了，如果不看大成哥的面，老早我就不和你客氣了。我

就乾脆把你抓到兵營裏去了。

小 是嗎？

許 等下大成哥回來，我就要把這事情告訴他，說你放走了義勇軍，看他拿藤子把你抽得出血！

小 有這樣的事嗎？

許 你等着瞧吧！……可是，……喂放懂事點兒。如果你聽話，我可以給你點好東西！

小 我看你還是留着吧！你在這裏越待得久，那傢伙越跑得遠了！

（但這時候，許金標已經從衣袋裏取出一隻大銀錶，小黑子一見這東西馬上雙眼釘住了它，發出了炯炯的光來。）

許 （拈着錶鍊，讓那錶在空中搖動着。）小滑頭，東西你不想？要是你有一隻這樣的錶掛在脖子上，從街上走去，那個不說聲漂亮？要是人家問你什麼時候了，你只要指指這地方（指胸前。）說：「看我底錶吧！」

小 等我長大了我叔叔說要送我一隻的。

許 快別提了，你叔叔的兒子在新年裏就帶了一隻錶到我那裏拜年，可是他的年紀比你

還小。

小（怒氣。）唉！

許 但是他那隻錶還沒有這隻一半兒漂亮啊。

小……

許 怎麼樣，你想這隻錶嗎？

（小黑子不敢正面去望那錶，却用眼角去瞟它，又時常把眼睛轉開，好像怕那種誘惑似的。）

小（苦笑。）何必拿我開心呢？

許 天曉得，我並沒有拿你開心，只要你告訴我那傢伙在什麼地方。這隻錶，啞！就是你的。

（小黑子凝視着軍官的眼睛，停了一刻向軍官做一種懷疑的微笑，搖搖頭然後說。）  
小 算了吧！

許 如果我騙你，我不得好死，怎麼樣？（停，）你如果相信，我可以叫弟兄們來做證人。（轉頭叫，）弟兄們，來！（兵士們上。）

許 好了，憑着這樣多人在這裏，小黑子，如果你把那傢伙藏的地方說出來，這隻錶就是你的。

（說着，他把錶一直朝小黑子那邊送過去。那錶擺動起來有時還碰着小孩的面孔。）  
兵士之一 說了吧，小兄弟！

（小孩慢慢伸起了一隻手，好像是要把碰着他面孔的東西弄開，然而實際上却將它握住了。）

許 那麼……

（小孩抬起另一隻手，用姆指從肩頭上指一指草堆，說時遲，那時快，許金標擦下了錶鍊，一蹶身跳開，一面不用他做手勢，那些兵早已衝上草堆旁邊去了！）

（草堆裏的毛腿這時却握着短刀從掀開的地方跳了起來，可是還沒有來得及站好，已經因為創痛支持不住倒在地下了。許金標橫在他的身上，奪去了他的短刀，雖然他拚命抵抗，大家還是立刻把他使勁的縛住。）

許 哼，到底捉住了你！

（現在兵士把犯人安置在草堆上坐着，他呆呆地，但當小黑子向他走來的時候，他

突然發出了一句憤怒的咒罵。）

毛 忘八養的！

（小黑子什麼也沒有回答，稍稍地走開。）

毛 （轉臉向許。）喂，朋友，我走不動了，請你把我抬到城裏去。

許 （殘酷的。）你走不動了麼！剛才你跑得比兔子還快呢。再走這點路算什麼？

兵士之二 算了吧，連長，只要捉到了，我們就抬他去也成。

許 （回頭。）什麼？（停一停，望望太陽。）好吧！時間也不早了，就依你的，免得在路上耽擱，回到城裏再說！

兵士之二 兄弟們，我們找點東西來替他做張扛架床吧！

（兵士們尋到了兩根樹枝，把毛腿的大衣縛在上面，兵士之一給毛紮着傷口。）

（李大成提着獵槍，他的妻子背着獵袋，從小路的轉灣處出現。李戴着兔子的皮帽子，黑羊皮大衣掠在手灣裏，他是一個健壯多鬚的男子，他的妻子也是一個結實的婦人。）

（他看見有兵士在那裏，便本能的怔了一怔，並且回過頭去望了一下他底老婆，但

是那軍官早已望見了，便也老遠裏招呼着。）

許 噫呀！大成哥，真是好久不見了！

李 （稍稍不高興。）是表弟，好久不見，怎麼有功夫上這兒來的？

許 再不要說起，我帶着幾個兄弟在下面山路上巡邏，正碰着幾個義勇軍土匪，放了幾槍之後，別的都逃了，只他這傢伙打傷了腿，追到這裏才把他捉住。

李 義勇軍，哦？（遠遠望一望坐在草堆上的毛腿，再回頭盯了許金標一眼，然後自言自語的說。）他好像傷得不輕。

許 是的，就是他拚命的抵抗，打死了我們一個兵士還不足，又打傷了杉本少尉的膀子

李 （抑不住興奮地。）哦？

許 （望了他一眼，繼續說下去。）後來他還躲起來，躲得真巧，連鬼都找不到，如果不是小黑子告訴我們。

李 （驚。）小黑子！

妻 （幾乎同時。）小黑子！

許 是呵！這傢伙藏在草堆裏，可是小黑子把這地方告訴了我。我一定要把他的名字和

你的也寫在報告上，呈報上司請賞的！

李（一面走過去，一面帶着異樣的聲音。）很好！

毛忽然轉過頭來望了李一眼，然後朝着李底門口狠狠的吐了一口吐沫。）呸！漢奸忘八蛋！

（李默然，顯然心中十分痛苦的樣子。）

小（李入場時他已溜出去，這時却端了一碗茶出來，低眼睛想給毛腿。）

毛（接過他的碗摔在地下。可怕的聲音。）滾開！（向兵士，）做做好事給我點兒水喝！

兵士之一 你不喝他家的茶，我可只有涼水。

毛 成，涼水成。

（兵士之一把水拿給他喝完之後，許金標做了手勢，兵士們把毛扶上扛架子床上去下。）

許 大成哥，改天見，嫂嫂改天見。（下）

李（不高興的聲音。）改天見。



（過了幾分鐘，李大成還沒開口。小孩帶着不安的眼色，時而瞧着母親，時而瞧着父親。父親倚在槍上以一種憤怒到了極點的样子向着他。）

李 你做得很好！

小 爸爸……（他想走去跪在父親的膝下。）

李 滾開些！

（小孩站在中間不敢動，他哭着，李妻走過去；想安慰他一下，忽然發現了錶鍊。）

妻 這錶鍊是誰給的？

小 許家表叔給的！

（李大成抓過那錶，用力向一塊石頭上擲去，把它摔得粉碎。）

李 （向妻。）喂，這小孩是我養的嗎？

妻 （紅臉。）老大，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呢？

李 想不到我自己養出了這樣不要臉的漢奸！（他向他的兒子注視了很久，最後才把槍

托向地上一頓。）

李 （向小黑子。）跟我來！

（小黑子恐怖地望望父親，然後哀求地向着母親。）

小 媽媽！……

妻 （向李）你要做什麼？

李 （不答向小，）快快！

（子隨李下。李妻隨着，但又不敢跟去，低頭，木然。）

（太陽的光已經轉成夕照的紅色，約五分鐘之久沒有一點聲音，最後聽到槍聲一響。

。）

（妻一驚抬起頭來！本能地退後一步。）

（李曳鎗，垂頭上，立在妻子前面。）

李 （低沈地。）我把他鎗斃了。）

（妻周身抖了一下，突然大哭起來。）

——幕——

【作者介紹】張庚，原名姚禹玄，湖南長沙人。為現代作家，長戲劇理論，著有戲劇概論等。

【「秋陽」的說明】這個劇本是根據法國名小說家梅里美的小說「馬特涅·法爾哥勒」改編的。故

事非常簡單：十三歲的小黑子，爲了貪戀一隻銀錶，出賣了他父親的當義勇軍的夥伴，給父親親手槍殺了。作者對小黑子的狡黠，貪財，懼罪，悔過種種心理過程的描寫，非常動人，而在父親槍殺背叛國家民族的兒子的這一點上，強調了全劇的政治意識，把它當作一個宣傳劇來學習是相當恰當的。

## 冬 夜

夏 衍

現在。

東京「場末」(郊外)的細民街，離開省線不遠，不時可以聽到火車來往的聲音。殺風景的木板臨時建築，黝黑破舊，舞台正面是土間，稍後是破舊的席台，零亂的家具、正面壁間是一個小小的佛台，似乎久已無人理會。壁上是一枚相本良三——這一家的主人——的出征照片，稍右，狹長的窗，從窗可以看見街道上行人的下半部，這表示着這屋子低於街路，右側是板門。已經經過了幾次的修繕。

左側是炊事場，同樣的零亂貧乏，再左，是通屋後狹路的小門。一個冬日的傍晚，透過塵煙，夕陽的殘暉無力地從窗口斜射進來，在土間上畫了一塊小小的方格，窗下，雜亂地排列着一些空瓶，洋鐵罐，破爛什件，這一切更增加了貧窮與黯澹的程度。

幕啓時，良三的妻子靜江正在整理那些揀來的舊貨，三十五六歲，瘦削，但是相當

端正的輪廊，面色蒼白，時時咳嗽，席台上鋪着臥具，表示她新病初愈，將種類相同的瓶子之類揀別開來，等待什麼似的時時注意門外。

一二分鐘之後。

遠遠的賣豆腐的喇叭聲。靜江注意，站起來。

喊聲，

「豆——腐——」由遠而近。

靜江開門，站在門口，

喇叭聲。

靜江 賣豆腐的！

賣豆腐的（聲）對不起，現在，不掛賬了……

靜江 可是，……

賣豆腐的吹着喇叭，頭也不回地去了。靜江慢慢地回到原來的地位，垂着頭，站了一下，走到炊事場去，……

啞場。

火車聲。

靜江拿了洋鐵水桶，打算從後門去打水。人聲，從窗口可以看見一羣孩子的腳步。

人聲 小偷！

——小偷！

——不要臉的！

靜江吃驚地回頭來。她的女兒阿花被兩個十歲左右的孩子糾纏着，逃進屋子裏來，阿花也是十歲左右，背着一個揀垃圾的竹籠被踏破了，衣髮零亂，正和一個男子爭奪着一只破爛的皮鞋，靜江很快地趕過去。看熱鬧的擠在門口。

男孩一 還不放！

男孩二 不要臉！

靜江 阿花！（去拉開他們）幹什麼？

男孩一 幹什麼，幹小偷，……

男孩二 揀垃圾，哼，把好好的皮鞋也揀來啦，小偷！

靜江 阿花，放手！

阿花 說謊！揀來的，……明明是我從路上揀來的。

男孩二 路上？吧加！（去搶）

靜江 （把阿花拉過來，奪下她手裏的那只破鞋）出去！出去！（把皮鞋重重地丟在門

口）

男孩二 什麼，你反兇。不要臉。

男孩一 （趕快把鞋子搶過來）喔依，大家看，這小偷，不要臉，偷人家的，……

男孩二 （誇張地裝姿勢羞她）識相點，俘虜的兒子！

門外羣孩起鬪。

聲一 俘虜，對啦，俘虜孩子。

聲二 所以偷東西了。

男孩二 （向着門外）杉本打死了是謊話，給支那人捉去了，……前天，街公所的吉四

伯伯喝醉了酒跟我爸爸說，我聽見的。（羣孩起鬪）（罵聲）怎樣？聽見了沒有？

（惡意地）哈哈。

靜江 （惶急）出去，叫你出去！

男孩一（裝着大人的口吻）吧加！堂堂的日本軍人，可以給支那兵捉去嗎？

男孩二 丟臉！剖肚子，剖肚子！（外面應聲：對啦）

靜江（要想趕他們出去）走，走，出去，小鬼！

男孩一（對她伸出舌頭做個鬼臉）呸！俘虜的老婆！

靜江和阿花趕小孩們出去，正想把門推上的時候，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推門進來，工人服，疏疏落落的鬍子，披着一件破大衣，提着一個飯盒子，似乎放工回來的樣子，這是他們的隣居，吉村謙二。

吉村 幹嗎幹嗎？唔？

男孩二（指着阿花）這傢伙，偷東西！

阿花 說謊！他搶我揀來的皮鞋，……

吉村 算啦算啦，（撫着男孩的頭髮）大家是鄰居的小朋友，應該和氣，好啦，爸爸也回來啦，回去吧。

男孩一 那裏，我不跟小偷偷小朋友！

男孩二 不止小偷偷，俘虜的孩子！



吉村（驚愕的表情，一轉念，威嚴地對孩子們）什麼話，別胡說！去去，杉本伯母在生病，知道吧，別胡鬧，走吧。（把孩子們闖出去，反手關了門）

人聲 俘虜，俘虜！

——喔，不要臉的！……

靜江帶着寂寞的表情，把阿花帶回席台邊去，無言地替她整了整亂了的頭髮，阿花睜眼癡望着母親。

吉村（靜了一下）怪啦，爲什麼——（望着靜江）連小孩們也知道了。

靜江（無言）

阿花 媽……

靜江（攔住她，但又講不出話來，好容易對吉村）吉村先生，請上來坐！

吉村 別操心，就要走的。

靜江（對阿花）方才，爲什麼？

阿花（咬着嘴）走了半天，什麼也揀不到，……現在的垃圾箱，連好一點的紙也揀不到了，別說破布，空瓶……（又轉念）媽，他們說……

靜江 (又攔住她) 好孩子，去打點水來吧，煮稀飯給你吃……

阿花 (癡望了她媽一眼，才懶懶地拿了洋鐵水桶，從後門出去)

靜江 (望她出去了之後) 吉村先生，方才對不住。……

吉村 別這麼說。可是，杉本的事，爲什麼連小孩——也知道啦？

靜江 嗯……(無言)

吉村 (另找話題) 你的病怎麼樣？咳嗽好一點了？

靜江 謝謝，像好了一點，可是……半年不下雨，天氣太燥了，……

吉村 可不是，近來爲了不下雨，什麼地方都沒有水啦，大家讓着什麼「渴水」，連廠裏的電氣，也沒有動了。

靜江 是嗎？(咳嗽)

吉村 (憂慮之貌) 還是躺着好吧，別客氣，有病的人。

靜江 多謝，不相干的。

吉村 (坐下來) 杉本的事，我看，你用不着擔憂，說起來，擔憂也沒有用，……

阿花 (担了空桶回來) 媽，井裏，一點水也沒有了，儘搖，儘搖，一點水也不上來。

（放了桶）

吉村 真麻煩啦，……這樣沒有，那樣沒有，現在連水也沒有了。這時世，真是。

靜江 （無言）

吉村 天老爺也像在跟人開玩笑，整整的五個月不下雨，這樣的天氣，要是有什麼火災，那可就瞧啦。

靜江 （低聲的）是啊。

啞場。夕陽漸漸西下，室內漸暗。

阿花 （慢慢的走到她媽媽身邊）媽媽你說，爸爸怎麼樣了？

靜江 （低了頭）你不知道，……別管。

阿花 可是，（嚥起了嘴）大家都說……

靜江 阿花，天暗了，把我看，有臘燭嗎？

阿花 早用完了。

吉村 這兒的電燈……

靜江 （寂寞的苦笑）早給剪斷了。

吉村 瞿，阿花，（從身邊摸出幾個錢來）去買支臘燭來吧。（頓一頓）還有，買點米來，今晚上吃乾飯，好嗎？

阿花 當真？

吉村 （點頭）

靜江 你，別花錢，反正……

吉村 十字路口轉灣，靠左的那家雜貨鋪有賣的。

阿花拿了錢，很快地出去。

靜江 （追进一步）阿花，別跟人吵架啊。（回身來。無言）

吉村 （想了一想之後）靜江……

靜江 （看了他一眼，無言）一次又一次的，要你花錢，……

吉村 不，方才講的話……

靜江 （好像不會聽到他的話，獨語似的，低聲）是啊，祇是阿花，太可憐了。……

吉村 （接上去）對啦，他……

靜江 （好容易面對着他）一個人在路上走的時候，這一帶的小孩們用石子打她，罵她

賣國賊，俘虜的……（不成聲）

吉村 瞿。

啞場

靜江（振作一下）吉村先生，你看，杉本的事情……

吉村（帶着憂慮）最初，是說失了蹤，後來街公所的人說，給中國兵捉去了，（看了她一眼）因為，那一仗打得很兇，大概是負了傷，在不省人事的時候，……

靜江（着急）那麼……

吉村 是啊，像杉本這樣忠厚老實的人，碰到了危險的時候，又不會騙人，又不會拐灣，看起來……

靜江（着急）那麼你說，他已經……

吉村（有點狼狽地否定）不，那也不一定，不過……街公所得的通知，說他的失蹤是在三個月以前，那麼算起來，已經快四個月了，擔心的是杉本太老實，相信了別人的話，爲了什麼軍人的名譽，也許，真的會做出傻事情來，……

靜江 這樣的事，……那倒，我早已打定主意了，可是，……

吉村 對啦，要是負了重傷，變了殘廢，給中國人捉了去，死又死不得，那可……（又否定自己的話似的）可是，靜江，我看，放開點吧，反正耽憂也沒有用。你身體不好，多牽掛，倒反而……

靜江（憂傷地）我，倒沒有什麼，反正這一世，給人欺負，看不起，也已經夠了，算不得回事，……祇是阿花，（啞泣）小小的年紀，給人家講這樣的話，太可憐了。

（伏泣）

吉村（無話可以安慰她，無手勢地走了幾步）唔，這世界，實在太殘酷，……

靜江（多少的興奮起來，半是述懷，半是憤慨）出征的時候，大家那樣起勁的歡送他，喊着什麼「不要想家」，「家里大家替你照管」，可是現在，誰都在後面裝鬼臉，吐口沫，還要欺負什麼也不懂的小孩，好像我們住在這條街上，也沾污了他們的名譽……

吉村（重重的）可不是，打了三年仗，人好像都發了瘋，自己吃了苦，就希望別人吃的苦比他們多一點，……所以跟他們不相干的事情，也要罵罵人，出出口氣，……靜江，我看你，還要看開一點。

靜江 杉本的事情，我倒不多想啦，像他那樣的又老實，又沒有學問，與其丟了一只手，一條腿，變了殘廢回來，給別人笑話，那還不如死在中國的戰場上，……（咽嗚）可是，阿花還小吶，不明不白的給大家糟踐，……

吉村 唔，（黯然）那倒你不用太耽心，要是有什麼要我幫忙的時候，……

靜江 謝謝。可是，你，不是也很困難嗎？

吉村 那當然，不過，祇要能夠做到……

啞場。

靜江 （突然想起似的）吉村先生，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嗎？

吉村 什麼？

靜江 我躺着的時候，想了又想，這地方住下去，對於阿花，實在太殘酷了，我想逃，逃到很遠很遠，沒人認識的地方，……

吉村 當真？

靜江 住下去，好像會發瘋。祇要身體挨得住，討飯也不妨，我想離開這個地方。

吉村 是嗎？……不過，你的病還沒有好痊，阿花年紀還小，……像這樣的時代，找尋

做比登天還要難，況且，……你們又沒有親戚，朋友……

靜江 那是，即使倒在路上，也甘心的，反正在這兒住下去，什麼時候餓死，誰也說不定。

吉村 靜江！（欲言又止）

靜江 噫？

吉村 （把視線避開他，獨白似的）說出來，也許你會生氣，……

靜江 什麼？（好奇的眼光）

吉村 突然的講出這樣的話來，你聽了覺得奇怪，可是說起來，實在是很早之前，就想跟你說了，……

靜江 （振作起來）什麼啊，你說呀。

吉村 靜江，（打定主意）要走，跟我一起走吧。

靜江 一起走？跟你？

吉村 對啦，說不出什麼理由，總覺得讓你們兩個走，有點不放心，……你知道我很窮，又不會賺錢，可是，在大阪還有幾個朋友，聽說那邊要在碼頭上找點事情做，還



容易……靜江，可以嗎？（好不容易講完了一段話，像鬆了一口氣似的，又像憂慮又像害臊似的地看着她）

靜江（兩人視線相遇，一時想不出話來，垂着眼臉）可是——

吉村 對啦，照道理說，講這樣的話，似乎對不住杉本，可是，靜江，看情形，杉本能夠安安全全的回來，希望已經很少啦，大家都在說，因為在南京那一次，對中國人幹得太利害，所以他們捉住了日本兵，就也很兇暴，況且，杉本又是那樣的老實，不會講話，……（反問）靜江，你真的打算等他嗎？

靜江（混亂）等他？……可是……

吉村 靜江，替別人想之前，還得先替自己想一想啊，你還年輕，阿花還得有人照應，在這兒給人家躡躑，不如找一條出路，（鼓勵她）拿出胆量來！這樣的一天天的下去，即使死了，也不會有入稱讚你啊！

靜江（講不出話來）話是這麼說，……可是，對不起，我不知怎麼說才好。

吉村 不要興奮，仔細想一想，儘管沒有用，我也是個男子，我一定盡我的力量，使你幸福……對啦，你不是說阿花太可憐嗎？

靜江 可是——（垂頭不語）

吉村 （望着她，似乎等待她的回答，少頃，低聲地）不行嗎？

靜江 （抬起頭來）可是，爲了我這樣一個不中用的人，把一份重担子加在你身上，總覺得很……

吉村 （不等她講完，好像一種新的生命力從他疲乏了的身體中迸發出來）那麼，那麼你答應了，是嗎？好，靜江，我一定盡我的力量，照顧你們。

靜江 （低聲的）謝謝你。（慢慢地抬起頭來望着他）

吉村 （愉快地走近她身邊）那麼決定了，好，要是走，今晚上也可以啊，好在今天拿到了這一點工錢，……

靜江 （有點意外）今天？

吉村 對啦，就在今天，晚上的特別快車，好嗎？……身體怎麼樣？

靜江 （淡淡的露出了點笑容）身體倒不相干，不過，說着就走，不是……（思路混亂）我不知怎麼說才好。

吉村 什麼，很快啊，趁大家不知道的走開，明天，就在大阪啦，好嗎？就這麼決定吧

……  
突然的開門，阿花進來。

阿花 沒有臘燭賣了，走了好多家，一直到街尾，才找到，……這是米，媽。

靜江 好，快燒飯吧，吃了飯，今晚上，……

吉村 (很快地) 等一等，我去收拾點兒東西，立刻就來，……(很快地出去)

靜江 (把臘燭點起來，對阿花) 累了？

阿花 (搖頭) 媽，方才說，吃了飯，……做什麼？

靜江 (帶着幾分興奮) 今晚上，到大阪去呢，……

阿花 (跳起來) 大阪？

靜江 對，高興嗎？

阿花 真嗎？(一轉念) 你騙我。

靜江 不，真的，吉村叔叔帶我們一起去。……

阿花 (很快地) 去了，還回來嗎？

靜江 不，這討厭的地方。

阿花 (跳起來) 好極了。

靜江 (笑着) 好，快燒飯吧，阿花，此刻沒人打水了，再去打點水來吧。

阿花 (很快地提了水桶，自後門出來)

靜江匆匆忙忙地準備燒飯，動作比方才興奮得多了，但是，突然阿花在後門外發出了尖銳而短促的喊聲：

阿花 (聲) 啊，——誰？

聲 噓！

靜江 (吃驚奔向後門去)

一個青年人很快地從後門進來，阿花膽怯地眼看，他敏捷地隨手將門帶上。

青年 (西服，晴雨兼用的雨衣，深深地戴着一頂呢帽) 對不住，你是，杉本先生的太太？

靜江 是啊，……

青年 來得很冒昧，對不住。(除下帽子，微微的低頭行禮)

靜江 爲什麼事嗎？

青年 對啦，別害怕，我來給你報告一個消息，杉本先生在中國……

靜江 （惶急）什麼？

青年 （安定她）這是一個好消息，杉本先生在中國很平安，很健康的在活動。……

靜江 很平安？那麼，被中國兵捉去的消息……

青年 （用手示意，要她低聲）那是真的，爲了他在腿上負了傷，退却的時候被遺棄在戰場上，他打算自殺，可是後來給中國的弟兄救出來，……

靜江 中國的弟兄？

青年 是的中國的弟兄在危險中救了他，受了優待，現在他的傷已經好了。

靜江 那麼，還是給中國兵捉去了？

青年 不是被捉，而是被救。他們救了他。在這次危險裏面，他認識了這次打仗的性質，後來跟在中國的日本人同志們談了話，他決定要好好活下去，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他參加了在中國的日本人革命……

靜江 那邊也有日本人……？

青年 對了，很多，好容易到最近才和國內接上了關係，

靜江 那麼，你是……

青年 是的，我是救濟會派來的，你不要怕，這是一個窮人自己組織起來救自己的團體。

靜江 （很性急）那麼，杉本可以回來嗎？

青年 現在當然還很困難，不過，（有自信地）不久，他一定會回來的，杉本嫂子，你放心，他已經換了一個人了。這兒的那些糊塗虫常常來欺負你們，弟兄們都很同情，不過你要知道，除出這些糊塗東西之外，還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同情你，願意幫助你。（從胸口摸出一個小紙包來）這是會裏派我拿來送給你的慰勞金，很少，但是這表示大家都在關心你們，不要洩氣，好好的活下去，（將紙包遞過去）收下了！

靜江 （無意識地把東西接過來，顯然的思路混亂）謝謝，但是……

青年 你放心！他一定回來的！有什麼困難的時候，我們會來幫助你，膽子大一點！我們立刻把你們平安的消息想法子通知他，……（作告別的準備，帶上帽）。

靜江 等一等，……方才的話，是真的嗎？

青年 當然啦，爲什麼不真？

靜江 可是，想起來，有點不像；像杉本那樣老實到被人當作傻子的人，能做出這樣的事來……？

青年 嘿，你錯了，幹革命的人，全是老實的……好啦，再見，當心身體，把勇氣拿出來。（回頭看兄癡望着他們談話的阿花，親熱地撫了一下她的頭）對啦，爲着她，拿出勇氣來，好好的活下去！（敏捷地扯開門，影子一般的消失了。）

靜江 （癡了似的站着，無言）

阿花 媽，怎麼的？

靜江 ……

阿花 燒飯吧，噢。

靜江 （失了神似的站着，低聲，獨白似的）這樣嗎？

阿花 媽，怎麼了。

突的吉村拿了一個小小的箱子，背着一個包袱，與沖沖的進來。

吉村 怎樣？東西整好了？

靜江 (無言)

吉村 (不會留意她的回答) 阿花，快，燒飯吧。火車是八點四十分，(望着啊花) 啊，沒有水嗎？我去打打看。

(提起水桶，正要從後門出去)

靜江 (突發的) 吉村先生！

吉村 什麼？(回頭來)

靜江 大阪不去了！

吉村 爲什麼？(放下水桶，走近去)

靜江 (視線直視着前面) 我決定等他回來，杉本……

吉村 什麼？等杉本回來？你——

靜江 (點頭，依然直視着前面) 是的，他會回來的，我得等他。

吉村 靜江，你怎麼了？

靜江 (稍稍鎮定的口吻) 他還活着，他會回來，他一定會回來的！

吉村 ……



阿花（拉着她的衣服）媽！

靜江（撫着阿花的頭）阿花，等着，等着！（感情迸發，掩面而泣。）

在低聲而慘痛的哭聲中——

——幕——

（作者介紹）夏衍，浙江德清人。曾留學日本。研究理化，後改攻文學，譯著甚多。戰後，主編桂林救亡日報。現已出版的劇本集有「上海屋簷下」，「小市民」，「一年間」，「心防」，「愁城記」等。

（「冬夜」的說明）這個劇本是在日本國內發生的一個故事。出征軍人良三杉本的妻子靜江，因為丈夫被中國軍隊擄去，以為沒有生還的希望，再加以自己貧病交迫，無法維持生活，打算和丈夫的好友吉村離開故居，另謀發展去，但是另一消息傳來，知道杉本在中國受優待，而且參加了反戰的活動，幾乎動搖的靜江仍然在貧苦中堅定下來，等待丈夫的歸來。作者寫這個劇本的主要用意在於暴露敵國內部的恐慌，和侵略戰爭前途的崩潰，廣大民衆的覺醒，是促使這崩潰加速實現的強大的要素。作者所取的題材顯然非常簡略，但主題的明確性是可以幫助讀者對劇本的理解的。

# 母親的夢

(獨幕劇)

李健吾

人物：

母親 貧婦。

黃三 她的三兒子，洋車夫。

英子 她的女兒。

鄰婦

地址：

北平南下窪一帶。

一個破院子，正面是後牆，牆頭披拂着幾棵老樹，遠遠是葦塘和佈滿荊棘的天邊。後牆有一塊傾圮下來，罅口可以容人跨過。左面露出三間平房，當中是兩扇沒有上漆的舊門，兩邊開着個小小的紙窗。右面有出入的門道和門道裏首鄰院的後窗，一根晾衣竿子從這裏斜掛在後牆。旁邊是兩個大小不一的洗衣盆，

和搓板，矮凳，臉盆。院心有張方桌，上面放着個女紅筐子。

英子晾好她洗出來的衣服。鄰婦坐在方桌左首長凳上，不時望望英子，不時弄弄女紅，心裏好像有事，却不知道怎樣出口才好。她是個二十多歲女人。雖然嫁了好幾年，還可以和十七歲女孩子談心。

鄰婦（想着一件重要的事。）我男人，那醉鬼，你知道昨晚晌，不知道打什麼大酒缸灌了幾斤黃湯回來，他對我講——可是你說，你三哥是出去了嗎？

英子 早就出門了，只有媽一個人在屋子裏頭。

鄰婦 她聽不見我們講話？老人家一個人在屋子裏頭做什麼？

英子 別提了，媽這幾年，耳朵一天不跟一天。自從二哥走了以後，神志越來越不靈騖。我不曉得老人家這時在屋子裏頭做什麼。今兒大清早，她起來跟我講，要給二哥做雙鞋揸去。說也真怪，平白要揸雙鞋去！誰曉得二哥在哪兒？媽有時——可不，我打斷了你的話頭！

鄰婦 沒有什麼。老人家平時頂疼你三哥，不是嗎？我沒有見過像你幾位哥哥那麼好的男人，尤其你三哥，我要有這麼個兄弟就好了。我那兄弟，跟你二哥在一個軍隊上

，從來不說給他媽帶幾個錢來。你三哥他一早兒出去的，他，提他做什麼來的？

英子 他沒有提起。許是上車廠了。

鄰婦 那就好了。

英子 (走近。) 你心裏惦掇着什麼事。昨兒晚晌你男人準告訴了你點兒什麼事。妨着三哥的事。

鄰婦 噢，我丈夫那醉鬼！成天閒着兩隻手，等人養活他。昨兒晚晌遠遠進門就是一陣子酒腥氣，迷裏迷胡，他告訴我大酒缸裏頭又開賭了——這些男人就沒有有一個正經的，拉車幹苦力，掙點兒錢，不是喝掉，就是輸掉，官廳裏該把那種吃鬧的地方封掉。人一到了這兒，什麼壞事都做。臨了咱們女人來擔憂。

英子 他告訴我三哥怎麼來的？

鄰婦 (遲疑。) 他沒有說怎麼。你三哥昨兒晚晌回來的早嗎？

英子 不早；很晚。我三哥跟他們一起耍錢了，是不是？

鄰婦 (示意。) 是的。

英子 這……這……自然是 你男人講的。

鄰婦 同院人都這樣講。本來耍錢不算什麼希奇，可是你三哥，平常在那羣混蛋裏頭，要算頂正經的了，所以一聽見有你三哥，大家就當新聞傳了開去。那裏頭還有我男人。說是大家拿酒把老三灌了個半醉，上了他們做成的圈套。我告訴你，男人家都是壞包，湊在一起就做出好事業來。

英子 你沒有聽說他後來輸贏怎麼樣？

鄰婦 你三哥沒有回來對你們講？

英子 沒有。回來晚，老早就出了門，我還沒有跟他照過面。

鄰婦 說不定你三哥想瞞着你們。倒是我不好，多嘴多舌頭。像是走來播弄是非。

英子 誰說的？你原是番好意，我倒該謝謝你才是。（思維。）不要給我媽知道。她有

點兒顛三倒四的。你聽，她咳嗽哪。怕她要到院子來。

鄰婦 奇怪，她這一早晌在屋裏做什麼？

英子 你來幫我一下，把這盆水潑了——好，你在這邊兒。

（她退過罅口，接住盆，在牆外消失了。鄰婦折轉身子，拾起針線。）

（母親從屋內蹣跚出來。看她迂徐的動作，幽沈的聲調，和注意力的缺乏，可以想

像她衰老的情況。）

母親 英子你在做鞋嗎？

鄰婦 （回身。）是我；不是英子。

母親 （坐在桌旁凳上。）我以為英子哪。她呢？

鄰婦 在那面牆後頭。在倒洗衣的甌水。

母親 你手裏拿着活做，是不是鞋——呵！自然不是。（靜默。）你男人好久不見，近

來好呀。

鄰婦 哦，他好，託您的福。兩天沒有看見您，您氣色好多了。

母親 窮人還講什麼氣色不氣色，只要餓不死就是好的。

鄰婦 您可別這麼說，有一天他二哥回來……

（英子從罅口跨入，把盆放下，走向前面。）

英子 （向母親。）媽，你出來了，院子有太陽兒晒着，坐在外頭好多了。

母親 我出來問你句話。說真個的，英子，我怎麼也翻不出「他的」鞋樣子，放到什麼

地方去了，我真奇怪。

英子（低聲向隣婦。）你沒有講起？

隣婦（搖搖頭。）我什麼也沒有說。

母親 我記得「那」在……（斂神。）你你講什麼。

隣婦 我問她牆外潑水看見了誰？

母親 我倒想起來了，這一早晌沒有看見三仔。

英子 三哥到車廠去了。

母親（向隣婦。）我上了年紀，老天總算有眼。還給我留下這麼一個兒子。

隣婦 您的精神很好。

母親 三仔還不到二十歲，見天不管風不風，雨不雨，帶着月亮出去，帶着月亮回來，從早到晚爲了我們母女辛苦。我們靠着他過活。英子給人家洗點兒衣服，我哪，到底上了年紀，看着針眼，連根線都穿不過去。

英子 媽！

隣婦 您忘了她二哥，說不定在軍隊上立下功名……

母親 我沒有忘記。我盼他回來，回來分分三仔的辛苦……不過他出去的太久了，有……

英子 四年。

母親 四年？不，還零五個月。他走的那天，我到今兒還記着。那是十四，十四那天早响。（略緩。）我想給他捎雙鞋去。

鄰婦 倒說，您怕過不幾天會看見他二哥的。說是這兩天直隸同奉天打仗，離京城只有幾百里路。我兄弟跟他二哥在一個營盤，說是一打仗，官就升的快了。

母親 （夢似的。）打仗。可是那鞋樣子——

英子 二哥一定會回來，回來看我們的。我還記得他臨走的那付怪神氣。多可笑，我把他送到街上，他牽着我的手，指着走過去十來步遠的一個年輕女人，給我講：「英子，趕明兒我回來，也給你帶回來那麼漂亮的一個嫂子。」他張大了嗓子講，惹的那年輕女人扭回頭瞪了他一眼。二哥衝我做了個鬼臉，那付怪模樣！他頂愛說說笑笑。

母親 我記得他臨走叫我給他捎雙鞋去，我就一直沒有想起這句話；當時我把這當做笑話聽，可是我這幾天想起來了。唉！我真該做雙鞋給他捎了去。好孩子，你聽是誰的脚步？



英子 怕是我三哥。

鄰婦 (迎過去。)是他。

(黃三從門道進來。)

黃三 (向隣婦。)你兄弟來了封信，在你家裏。

鄰婦 真的？呵！謝天謝地！好不容易盼他一封信！

(她拿起女紅，忽忽走出。)

英子 她高興極了。三哥，你沒有聽他信裏講些什麼嗎？

黃三 我——我沒有等得及看信。

英子 那裏頭說不定有二哥升官的消息。

母親 但願他升官才好。

黃三 說是保定府那邊打仗。這離京城也不過二百多里路。他要脫不開身回來，我好歹

可以到營盤尋他去。

母親 我有好幾晚晌夢見他。中間有一晚晌我夢見他跟我耍鞋——你不知道，他走的時

候，叫我給他捎雙鞋去。我這兩年就把這忘記了——我老的不像樣子。

英子 媽，這兒有幾件衣服已經慰乾摺好了。都是北頭陳師傅的。媽給送去，順便要回錢來，不好嗎？

母親 也好，天氣怪暖和的。（向黃三。）你今天不做生意，在家裏歇歇也好。昨兒晚晌你回來的很晚，白天真該多躺躺。（不見他言語。）你的車呢？（如有所悟。）呵！你放在大門外頭。拉進來好了，今天買賣不作，家裏也夠過活了。

黃三 （囁嚅。）我路過把車存在廠子裏了。

母親 （接過英子的衣包。）英子，你記得你二哥的鞋樣子嗎？

英子 我回頭給他另剪一個。

母親 回頭你剪給我，孩子。

（她走出門道。）

英子 （一直在留意黃三。）媽該走遠了。老人家這兩天有點兒神不守舍，你不覺得？（看他點頭。）可是，三哥，你的氣色也不好，你好像沒有睡夠覺。

黃三 我還好。

（他走向屋門。）

英子（忽然。）三哥，說真個的，你輸了多少？

黃三（站住，扭回身，發楞地望住她。）你曉得？（好像有東西噎住他的嗓子。）

這——你沒有講給媽聽？

英子（反而一驚。）那麼，你真要錢來的？

黃三（重複。）媽不知道？

英子 不知道。

黃三（如釋重負。）我沒有想到我輸的那麼利害。

英子 什麼！

黃三（攏近；強笑。）看你吓的這樣子！是我多喝了兩盅酒，受了他們作弄。你明白，有輸就有贏，只要我不喝酒……

英子 怎麼？你還想來？

黃三 我不能夠白輸給他們。我得扳回本，出我這口氣；他們逼我當場寫了張借據，才

放我走的。

英子 你們這些男人我真怕。

黃三（同情。）二羣混賬，我也打在裏頭。

英子 三哥，你不，你還是頭一回。

黃三（慚愧。）是我不好。我真後悔。我那時一點沒有想起媽跟你來。我贏了一回，我又贏了一回，我就輸了，越輸越急，我心裏就是骰子。我十天掙來的錢全輸了，輸光了，還不夠抵一半兒賬的。

英子 你輸的那麼利害？

黃三（點頭。然後，坐向凳子。）過來，聽我給你唸一封信。

英子 誰的信？

黃三 一封營盤來的信，「她」兄弟附給我的。裏面提到二哥。

英子（容光煥發。）二哥！（坐在他身旁。）唸給我聽，三哥。

黃三（沈鬱。）這裏頭沒有什麼好消息。聽我唸：開頭是我的名字：「吾弟須知，當兵吃糧，自來吉凶難免，上月兄等開紮前防，大小三戰，不顧飢渴，徒手相搏——

」末了：「事後不見令兄歸營，同伴有云彼已受傷，但我素知其念念在家，或者隻身赴京，亦未可料——」（站起，徘徊。）我腦子亂的不得了，像有多少虫子在我

耳梢叫喚。

英子（不憑信自己。）信上是說——

黃三 意思是說，二哥也許受了傷，也許來了北京。

英子 是不是有人看見他受傷來的？

黃三 信上好像說有人看見。

英子 難道他會帶着傷來看我們？

黃三（不作聲；稍停。）不要給媽講。

（含着眼淚，他們彼此望望。）

黃三（走向屋門。）打仗免不了受傷。這算不得一回事。

英子 媽上了年紀，總該快活幾天。她勞苦了一輩子，到頭也該有點兒福享。

黃三 所以看到這封信，我越想越不應當要錢。一天掙的錢還不夠一家三口人喫用——

英子（凝神。）有人叫你。

（門外：『黃三！黃三！黃三！』）

黃三（蒼白。）我曉得這些人是誰。

英子 我去替你看！。

黃三 我沒有想到他們來的這麼快。你不用去，我跟他們講講。（他走出門道。）

英子 我真想聽聽他們講些什麼。（走向門道。）我怕他們跟他——怎麼？媽！急回來  
了？

（母親從門道進來。）

母親（惶懼。）有人在門口找你三哥，圍住他理論，我聽不清他們講些什麼。那羣人的神氣很不好看，跟要打架差不多，什麼事呢？

英子 沒有的事。媽放心，三哥向來老實，從來不跟人亂來，絕不會有人欺負他，說不定是車廠來人找他。

母親 也許是。面都熟熟的。（坐在桌旁。）不過他們的樣子，像有什麼事，不是嗎？  
我一靠近，他們都閃到一旁，停住嘴不講。

英子 媽真是太多心了。（換換題目。）媽回的這麼早，洗的衣服呢？

母親 我沒有走到北頭，半路碰見陳師傅，把衣服交給他我就空着手回來了。

英子 陳師傅沒有給錢嗎？

母親（方才記起。）沒——有。我忘記要了，他也沒有提起，我把衣服交給他，就回來了。

英子 您沒有問他有換下的衣服要洗嗎？

母親 我——我也忘記了。我今兒個怎麼了，儘丟三拉四的。

（門外爭吵的聲音漸漸大了。）

英子 這麼好的天氣，媽在屋子悶了好幾天，今兒個不出去串串門子？警方說，趙嫂那

邊——

母親 好像門外有人吵架。

英子（不安）是嗎？媽聽錯了，今兒個天氣好，怕是闖人坐了汽車到陶然亭逛去的。

母親（行近屋門。）我怕你三哥有什麼事瞞着我。

英子 他不會瞞媽的。媽看一下瓶子裏有油沒有，要不又該打了。

（黃三從外進來。）

英子 是不是車廠的人找你？

母親 那些人的臉色怪難看的。

黃三（強笑。）他們生來都是那樣一付臉，怎麼會好看？他們找我商量，說戰事緊了，洋車也要拉到前線駛東西，所以幾天裏頭頂好別出車。

母親（放了心。）還是少出門的好。

（她走進屋內。）

英子 真的嗎？剛才他們跟你吵的很利害來着。

黃三 媽有點兒疑心。她沒有說什麼嗎？

英子 她跟小孩子做夢一樣。拍兩拍，她就又胡塗過去了。

黃三 他們硬逼着我要錢，要不立時拿出來，就要——

英子 你低點兒聲。

黃三 就要叫巡警。我說他們打夥兒設局騙我，他們說我立下的是借錢字據。他們到廠子扣下我的車。我不答應，約下到官廳見話。

英子 媽出來了。

（母親攜油瓶，從屋內出來。）

母親 我倒想起來，要是戰事越來越近，你二哥不也就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嗎？



英子 媽說的對。怎麼，油瓶子可空了嗎？

母親 空了。這回油只吃了三天。

英子 媽得看準了，不要讓舖子裏的人少打。

母親 你忘了，上回是你打的。

英子 可不！媽倒記的牢實。

母親 （走近門道。）英子，我找不出那鞋樣子來，你回頭剪一個給我看看。

（她向外走出。）

英子 他們還在門口守着嗎？

黃三 全走了。（頰鬱起來。）我打算瞞住媽跟你，頭一個你先知道了，我看臨了媽也會猜出底細的。我從來沒有這麼蹩腳過。一個人不敢做錯事，錯一回，悔一輩子。爲什麼媽不該快活兩天？爲什麼你不該？（坐下來。）我不但不養活你們，還牽連着你們跟我擔心。好像還不夠苦，我再添點兒活罪給你們受。

英子 （輕輕拍着他的肩膀。）別那麼想。不是你有心惹的禍，就是媽知道了，跟我一樣，沒有不好說話的。苦也罷，反正是窮人，苦總饜受着。

黃三 英子，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我的好妹妹。只要我一想起你跟媽，我就不知道打哪兒來的一股氣力，要拼命，好有一天把你們打苦海裏拉出來。不過，我怕我這回害苦了你們。

英子 我可以幫你掙錢，只要有掙錢的地方，我什麼事都做的了。前天我聽人講，不遠開了個工廠，招女工，你在我外替我打聽打聽，只要人家收，我就去。再說，二哥就許打隊伍回來。

黃三 你一心往好裏想。

英子 你比我大不了兩三歲，別爲眼前不順心，老是愁眉不展的。說真個的，二哥如今一定闊起來，年前不就傳說他升了連長嗎？他要回來，一定帶着許多許多錢，數不過來的錢，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咳嗽一聲就吓跑了那羣混賬東西，胳膊上也許跨着個漂亮女人——不，二哥是個兵，不是學生。他一定把我們接到新嫂子那邊住。你信不信？她長的一定又年輕又好看，人又和氣，不說二哥，就是我們見了都會喜歡。

黃三 我沒有一分兒及的上你。

英子（詫異）。三哥不跟我一樣想嗎？

黃三（站起來，在院內徘徊。）我不是不盼二哥回來，不過，我怕這一輩子我們活着就不用再想見他。他要想我們，不回來，早就應當有封信來，可是他什麼也沒有，不是街坊，我們就別想知道他一點兒下落。我白打信去，他從來沒有回過一句話。不瞞你說，我久已把他當做死人。有時我想，他就算不得什麼有心肝的人。有心肝的話，他不會丟下老娘跟弟妹不管。

英子 三哥，你把二哥看的太壞。你忘記那時他叫人逼得走頭無路，才投了隊伍。你怎樣知道他一個人在外頭不掛念我們呢？

黃三（站住。）可是我掛念他，難道你以為我真就恨他？他發了洋財，所以橫了心，一個人在外頭渾天黑地混。二哥是個可憐人，不虧是條硬漢子。昨天我在天橋看見一家茶館插着招兵的旗子，英子，別瞧我恨二哥，我真也想投到軍隊吃口糧。拉一輩子洋車只做一輩子窮人。當兵總算條升官發財的路子。

英子 媽跟我離不開你。

黃三 可是等我連洋車都拉不上……

英子 你剛才還在笑話二哥……

黃三 (聲音轉弱。) 我不去當兵。我丟不下你們。媽眼看是個不中用的人——

(門外呼聲甚厲：「黃三！黃三！」)

英子 是不是他們叫巡警來了？你快點藏起來！打後牆跳！三哥！

黃三 (遲疑。) 我倒要當着巡警講講理——

(罅口露出人影。)

黃三 那邊兒有人守住了。(走向門道。) 不要緊，我出去看一下。

(他走出去，同時從後牆跨入鄰婦。)

英子 (追向門道。) 三哥，站住！回來，三哥！

鄰婦 怎麼！他出去了嗎？攔住，別讓他去！

英子 (收住腿。) 你清楚外面是誰嗎？

鄰婦 他們叫巡警來了。裏頭還有我丈夫那醜鬼。我趕來給你們透信——我來晚了！

英子 我到外面看看就來。

(她跑出去。)

（母親從罅口上內探望，提着油瓶，一臉的神祕。）

鄰婦 （回身，看見她。）吓了我這一跳，我當做誰，原來是您！您做什麼發楞？進來罷！

母親 我女兒不在屋子裏頭？

鄰婦 （躊躇，最後。）她剛出門外看熱鬧去了。您打油去了？怎麼瓶子還是空的？

母親 （惘然。）空的？呵！我還沒有走進舖子，就見幾個人擁住一個巡警，好像裏頭有你男人，來到大門口站住，喊三仔出去。我就從後牆繞過來。可是三仔呢？

鄰婦 他也到門外去了。

母親 他們叫三仔做什麼，你知道嗎？（看見鄰婦不理。）你不知道。裏頭還有巡警，一定有什麼事，不是嗎？奇怪！什麼事呢？

鄰婦 您不進來？（看見她在猶疑。）您沒有看他們把我丈夫怎麼來的嗎？

母親 沒有。我沒有看清。我再到前面看看。

（她仍然由原路消失。）

（鄰婦正在出神，英子拭着淚，從外上來。）

鄰婦 怎麼樣？他們沒有把你三哥怎麼來的？

英子 都走了，都帶到區裏去了！他們逼我三哥要錢，他不認做借的，說是他們合夥開賭騙他的。你男人幫我三哥做見證。巡警說他管不了這許多，一齊帶到區裏回話去了。

鄰婦 我丈夫呢，要緊不要緊？

英子 巡警說不要緊。你男人頂多過一堂就回家了。

鄰婦 這就好。他沒有看見你嗎？

英子 沒有。她回來了嗎？

鄰婦 她看見了那羣人，不知道是怎麼回子事，在後牆哪兒待了待，就又繞到外面去了。

英子 她不碰到他們才好！你幫我用話瞞住她。（忽然。）我想起來！

（她奔到桌前，從筐子裏取出剪刀，就着旁邊半張破報紙，勾裁東西。）

鄰婦 （看着她。）你做什麼？

英子 鞋樣子！「他的」鞋樣子。好，你坐在那面，看着我剪；這樣大小總像男人的

——不對嗎？

鄰婦 你是說你二哥的鞋樣子？

英子 (點頭。) 媽叫我剪一個試。

鄰婦 不過你二哥——

英子 他受了傷，你兄弟有信給我三哥，說他也許回家看我們來了。

鄰婦 可是我兄弟給我打信謔，他不是受傷，是——

英子 (焦灼。) 是什麼？

鄰婦 是——(不好出口。) 不要哭！你的眼淚在眼圈裏轉的怪叫人難受的！(看見救

星。) 呵！你媽來了！

(母親從門道進來，精神恍惚，蹣跚到凳子前面坐下，嘆着氣。)

鄰婦 您的油瓶子呢？

母親 (吃力。) 我不清楚——丟了，丟了。我沒有敢過去問，他們都沒有看見我。我

閃在牆犄角。我想沒有看見我。我看見巡警跟他們一起兒走的，裏頭還有我的三仔

。英子，到底怎麼回事呢？

英子 媽許看錯了。三哥是跟着人看熱鬧。不過，不過，我倒想起來了，三哥剛才跟我講，他要有幾天才回的來，因為……

鄰婦 因為我兄弟來信，說他二哥……病了，離的近，叫他去一看。

英子 媽看我剪的這個！

母親 (顫慄。) 鞋樣子！鞋樣子！(接在手心。)「他的」要長些寬些。奇怪！這上面讓水打濕了！(沉默。)那麼，為什麼你三哥讓白繩捆着，牽在巡警手裏呢？(略緩。)我明白了，你三哥犯了事，叫人帶到區裏去的。(不見答理。)你們瞞着我什麼事。

英子 (攏近。) 媽媽！

母親 我沒有做過一個好夢，我這一輩子。你爹因為吃醉酒，打了主人，押在牢獄活活愁死的。你大哥得下癆病，死的要算頂平安了。你二哥吃了糧，從沒有一封信，說不定死了，死在野地，屍首連收都沒有收。如今輪到你三哥，不知道為什麼，叫巡警捆去，也離開了我，剩下我老了，白白辛苦擔憂了一輩子……

鄰婦 (不知所措。) 可是英子……



母親（攔住女兒。）我可憐的姑娘 她跟我一樣要辛苦一輩子，一樣要有今兒這個下場。（鞋樣從抖擻的老手飄落。）噢！這雙鞋！我往哪兒捐，這雙鞋，這雙鞋，我的女兒？（哭。）

【作者介紹】李健吾，山西人。現代作家。畢業於清華大學，留學法國多年，專門研究戲劇，所寫劇本，另具風格，樸素而深刻。已出版的劇作有「十三年」，「梁允達」，「母親的夢」，「新學究」等集。

【「母親的夢」的說明】這個劇本的故事非常簡單，僅只告訴我們一個母親怎樣愛她的孩子們，對孩子們存有怎樣美麗的夢想，但她這個夢想給罪惡的現實擊破了。它帶着很濃厚的悲劇的氣氛，但寫法是喜劇的，譬如母親幾次被英子哄騙下場，不讓她看見正面的災禍；又如母親幾次提起二兒子的鞋樣子，那種恍惚的神氣，看來是很可笑的喜劇的場面，其實故事的本身却是淒涼的。像這樣的寫法，是比較特出的。

# 壓迫

丁西林

劇中人物：

男客人

女客人

房東太太

老媽子

巡警

布景：

一間中國舊式的房子。後面一門通院子，左右壁各一門通耳房。房的中間偏右方，一張方桌，四圍幾張小椅。桌上鋪了白布中間放着一架煤油燈及茶具。偏左方，一張茶几，兩張椅子，靠壁放着。一張椅背上放着一件雨衣，旁邊放着一個手提的皮包。後面的左邊靠牆放着一張類似洗臉架帶有鏡子的小桌，

上面放着一個時鐘及花瓶。屋內尙有其他的陳設，壁上還有一些字畫，但都很簡單而儉樸。

開幕時，一著粗呢洋服，長筒皮靴的男人坐在茶几旁邊的一張椅上抽煙斗，一個老媽子立在門外，將手伸到屋檐的外邊去試驗有無雨點。

老媽（走進屋來）雨倒不下了，怎麼還不回來？（從桌上拿了茶壺，走到茶几邊代客

人倒茶）

男客（不耐煩，站起）唉，你先弄一點東西來吃，好不好？

老媽東西倒有在那裏，不過這也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吃東西也得等太太回來？

老媽（嘆了一口氣）是的，吃東西得等太太回來，房子的事情，也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好吧，等太太回來吧。橫豎是那麼一回事，太太回來也是那樣，太太不回來也是

那樣。（復坐下）

老媽（搖頭）看那樣子，太太不像肯答應把這房子租給你。

男客不把這房子租給我？誰教她受我的定錢？

老媽 是的，那祇怪小姐不好。其實——唉——太太的脾氣也太古怪了。像你先生這樣的人，有甚麼要緊？深更半夜，房裏有一個男人，還可以有個照應。

男客 這房子以前有人租過沒有？

老媽 這房子已經空了有一年多可，也沒有租出去。

男客 這房子並不壞，爲甚麼沒有人要。

老媽 沒有人要？誰看了都說這房子好，都願意租。這房子又乾淨，又顯亮，前面還有那樣的一個花園。

男客 這樣說爲甚麼一年多沒有租出去呢？

老媽 你先生也不是外人，告訴你也沒有甚麼要緊，你知道，我們的太太愛的就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邊。家裏就祇有我和小姐兩個人。有人來看房，都是小姐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他回了。沒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應，等到太太回來，一打聽，說是沒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這樣不要說是一年，就是十年，我看這房子也租不出去。

男客 怎麼，像這一回的事，以前已經有過麼？

老媽 也不知有過多少次。每回租房，小姐都要和太太吵一次。不過平常小姐不敢做主，這一次她做主受了你先生的定錢，所以才生出這樣的事來。

男客 她如果早做主，這房子老早就租了出去。

老媽 是的，不過平常租房的人，聽說房子不能租給他們，他們也就沒有話說，不像你先生這樣的……

男客 古怪，是不是？是的，你們太太的脾氣太古怪了，我的脾氣也太古怪了，這一回兩個古怪碰在一塊兒，所以這事就不好辦了。不過我也覺得這房子不壞，尤其是前面的那個小花園。

老媽 看你先生的樣子，一定也是愛清靜的。這裏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離你先生辦事的地方又近，所以……我曾在那裏替你先生想……

男客 你替我想怎麼？

老媽 ……就說你先生是有家眷的，家眷要過幾天才來，這樣一說，太太一定可以答應把這房子租給你。

男客 好了，如果過幾天沒有家眷來，怎樣？

老媽 住了些時，太太看了你先生甚麼都好，她也就不管了。

男客 不行不行，一個人沒有結婚，並沒有犯罪，爲甚麼連房子都租不得？

老媽 喔，我不過覺得你先生這樣的愛這房子，如果租不成功，心裏一定不舒服，所以

那麼瞎想罷了，我原是不懂事的。——啊，這大概是太太回來了。（走到門口高聲

）是太太麼？（答應外邊）是的，在這兒。（走出，客人也站了起來少停，房東太太由後門走進，老媽跟在她的後面）

房東 對不住，勞你等了。

男客 我對你不住，打攪了你。我教你們的老媽子不要去驚動你，她沒有聽我的話。

房東 那沒有甚麼。（從一個皮夾子裏拿了一張票子）啊，這是你先生留下的定錢，請你收起來。

男客 啊，對不住，我今天是到這邊來住宿的，不是來討定錢的。

房東 怎麼？昨天我不是對你說明白了麼，說這房子不能租給你？

男客 啊，是的，你說的很明白。

房東 那麼今天你還教人把行李送到這兒來是甚麼意思？

男客（高興得很）因為教我不要來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我並沒有答應你說不來，我答應了沒有？

房東（漸漸的感到不快）你這話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是說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應，是不是？

男客 喔，不是，這房子的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應。不過，既把房子租了給我，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由我答應。你知道，現在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問題，是退不退的問題。

房東（漸漸生起氣來）我這房子是幾時租給你的？

男客 你既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算租了給我。

房東 真是碰到鬼！我幾時受你的定錢？那是我的女兒，他不懂事。

男客 不懂事？她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房東 喔，現在這些廢話都不必講，我這房子並不是不租，我是要租一個有家眷的人，如果你先生有家眷來住，我這房子租給你，我沒有話說。

男客 你這話說的毫無道理。你租房的時候，說明了要家眷沒有？我騙了你沒有？

房東（改用和平的方法）租房的時候沒有說，可是我昨天已經對你先生說過，我們家沒有一個男人……

男客（停止她）唉，唉，我問你，你租房的時候，你家裏有男人沒有？爲甚麼現在才想到？

房東 你這人一點道理不講，我沒有這許多工夫來和你爭論。

老媽（想做和事老）太太，今天時候也不早，天又下雨，現在要這位先生另外找房子，也不大方便，可不可以讓這位先生暫時在這兒住一宵，明天再想旁的法子。

男客（固執）不行！這話不是這樣講，如果我不租這房子，我即刻就走，既是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非租給我不可！

房東 那麼我告訴你，你今晚非走不可！

男客（冷笑了一聲）哼！（坐了下來）

房東（站到他的面前）你走不走？

男客 不走！

房東 王媽，去把巡警叫來。



老媽 喔，太太！

房東 你去叫巡警來。

男客 巡警來了又怎樣？巡警也得講理呀。

老媽 太太，我想……

房東 我教你去叫巡警去，你聽見了沒有？——你去不去？

老媽 好吧。（由後門走出）

房東 要他即刻就來！（由後門走出，用力將門一關。）

男客 （沒有了辦法。袋裏摸出烟包和烟斗，包裹的烟又完了。從皮包裹取出一個烟罐，開了一罐新烟，先把烟包裝滿了，然後裝了烟斗。正想抽烟的時候，忽然來了敲門的聲音，厲聲的）進來！（仍然背了門立着）

女客 （推開門，輕輕走進。身上著了一件雨衣，一手提了一隻小皮包，一手拿了一把雨傘。一進門就開了口，一開了口就有不能停止的勢子）啊對不起，請你原諒。（男客人急轉過身來，這時他才看見進來的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是很無禮的，我知道，但是我沒有辦法，你們的大門沒有關，我一連敲了好幾下，都沒有人答應，所以

祇好一直走進來。

男客 (氣憤未平，但沒有忘記把啣在嘴裏的烟斗拿下來放在桌上) 你有什麼事？

女客 我？我是到這邊大成公司做事來的。今天剛從北京來，下午三點的車子，直到六點鐘才到，九十里路，走了兩個半鐘頭，你看！現在我要找一個住宿的地方，在火車站上，我打聽了好幾個地址，一連走了三四家，都沒有找到一間合用的房子。有人告訴我，說這邊還有幾間空房……

男客 (遇到了對頭) 啊，你是來租房的！

女客 是的。不知道這邊的房子租出去了沒有？

男客 (狠心的回答) 你的運氣不好，這房子剛剛租出去。

女客 啊，你說我運氣不好，我的運氣可真不好。碰到這樣的天氣，這鄉下的路又不好走，你看，我一身的衣服都打濕了。兩隻腳走得發酸。(嘆了一口氣) 唉，我可以借你們的凳子坐了歇一回麼？

男客 對不起，請坐。(氣全沒有了)

女客 (放下皮包雨傘) 謝謝你(坐在茶几裏邊的一張椅上，向四邊觀察房裏的一切)

男客（引起了趣味。坐在方桌旁的一張小椅上）剛纔你說你是到大成公司來做事的，不知道在那邊担任的甚麼事？——啊，也許我不應該問。

女客 不應該問？那有甚麼？這又不是不可以告訴人的事。前兩個星期，他們在報上登了一個廣告，要聘請一位書記。那個廣告，甚麼報上都有，我想你一定看到的。

男客（點了一點頭）

女客 上星期五，他們又在報上登了一個啓事，說『敝公司擬聘書記一席，現已聘定，所有親友寄來薦書，恕不一一作覆，特此聲明。』這個啓事，你看見了沒有？

男客（又點了一點頭）

女客 那位聘定的書記就是我。你沒有想到吧？——你沒有想到是一個女人吧？

男客 這倒沒有想到。

女客（得意的很）不過現在要怎樣辦呢？你替我想想，後天就要到公司裏去接事，現在連住的地方還沒有找到，從六點半鐘一直走到現在，就沒有停腳。不瞞你說，我連飯還沒有吃呢。（起身整理了一回衣，走到鏡子的前面照臉）

男客（好像很同情的樣子）飯還沒有吃？那怎麼行？這一層說不定事或者可以幫助你

。(起身倒了一杯茶)

女客 謝謝你，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不是來騙飯吃的。

男客 喔，對不起！——好，請先喝一杯茶吧。

女客 謝謝。(復坐原處)

男客 (袋裏摸出紙烟盒) 你不抽烟吧？

女客 我不抽烟，不過我並不反對旁人抽烟。(喝了一口茶)

男客 謝謝你。(放回烟盒，收了烟斗，背轉了身，燃火抽烟)

女客 (摸到她的脚) 喔，天呀！你看我的這雙脚，還像是人的脚麼……

男客 (急轉過身來) 怎麼樣？

女客 不僅是水，連泥都走進去了！

男客 (殷勤起來) 那真糟。要不要換襪子？如果要換襪子，我可以走到外邊去。

女客 謝謝你，我不要換襪子。就是換襪子，也用不着把你趕到外邊去。

男客 不要緊，如果襪子沒有帶，我還可以借你一雙。

女客 謝謝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過換他有什麼用處？反正是要到水裏走去的。

男客 要到水裏走去？——幹麼要到水裏走去？

女客 不到水裏走去有甚麼辦法？這樣漆黑的天，一到街上，你還分得出那裏是水那裏是路來麼？

男客 （如有所思）

女客 （又喝了一口茶，嘆了一口氣，起身告辭）啊，打攪了你，對不住得很。（拿了皮包雨傘，預備走出）

男客 （阻止她）不用忙，再歇一回兒。——剛才你說，你是要租房的，是不是？

女客 （面向了他）怎麼，我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聽懂麼？

男客 聽是聽懂了。不過……唉，你看這三間房子怎麼樣？

女客 怎麼，你不是說已經租出去了麼？（放下皮包）

男客 租是租出去了，不過也許可以讓給你。

女客 （高興起來）可以讓給我？真的麼？（放下雨傘）

男客 自然是真的。（又替她倒好了一杯茶）

女客 （坐下，接了茶）謝謝。不過爲甚麼可以讓給我？是不是這房子如果我願租，你

就可以不租給那個人？

男客 (搖頭)

女客 不然，你剛才說的是句謊話，這房子就沒有租出去？

男客 不，我說的是實話。這房子已經租出了。現在也不是不租給那個人。我說可以讓

給你，是說已經租好這房的那個人，自己願意讓給你。

女客 那我可不明白。爲甚麼那個人願意把房子讓給我？他連見都沒有見過我。爲甚麼

要把房子讓給我？

男客 那你不用管。

女客 這房子鬧鬼不鬧鬼？

男客 怎麼，難道你怕鬼麼？

女客 喔，我是不怕鬼的，我說也許那個人怕鬼。

男客 喔，那個人也是不怕鬼的。——不管有鬼沒有鬼，讓我們來看看房子，好不好？

(從桌上拿了燈引她看房。)這是一間睡房。(開了右壁的門，讓她走進)蘆葦的頂篷，洋灰地，洋式床，現成的鋪蓋。窗子外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園。一清早就可聽

到鳥的聲音。白天撩開窗簾，滿屋裏都是太陽。（女客人走出。又把她引到右邊的耳房）這邊也是一間睡房。鋪蓋傢具也是現成。房間的大小，和那邊一樣。就是光線差一點。一個人住的時候，這裏可以做睡房，那邊可以做書房。（女客人走出）中間可以吃飯會客。（放下燈）這屋子又乾淨，又顯亮，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這裏離你辦事的地方又近。我看這房子於你再合式沒有了。

女客 這三間房子租多少錢？（坐下）

男客 喔，便宜得很。這樣的三間房子，只租五塊錢一月。

女客 房子倒不錯，房價也不貴。（想了一想）這房子真的可以讓給我嗎？

男客 自然是真的，爲甚麼要騙你？

女客 不過今晚就來住，總不行吧？

男客 行，行。（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不過——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跳了起來，挺了胸脯，豎起眉毛）甚麼！！

男客 （還要補一句）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怒了）你這話問的太無道理？

男客 太無道理？

女客 簡子是一種侮辱！

男客 (高興起來)『侮辱』，對了，一點都不錯，我也是這樣說。但是現在有房出租的人，似乎最重要的是先要知道你結婚沒有。

女客 我結婚沒有，干你甚麼事？

男客 是的，一點都不錯，我結婚沒有，干她們甚麼事？可是她們一定要問，你說奇怪不奇怪？

女客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男客 誰說你懂？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不過你不要性急，讓我告訴你，你就會懂。  
——剛才你說，你是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是不是？……

女客 你這人的記憶力真壞，怎麼剛說過了的話，立刻就忘了。

男客 不要生氣。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也是到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

女客 你也是到大成公司來做事的？

男客 是的。你沒有想到吧？



女客 你在大成做甚麼事？

男客 我在這邊當工程師。

女客 這樣說，你並不是這裏的房東？

男客 誰說我是這裏的房東？我說了我是這裏的房東沒有？你看我的樣子，像一個房東麼？

女客（搶着說）啊我知道了！你是這裏的房客！這三間房子是你租的，現在你覺得不合式，想把他退了。

男客 想把他退了！誰說我想把他退了？

女客 剛才你不是說這房子可以讓給我的麼？

男客 是的，我是說可以讓，沒有說要退。

女客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你既不想退，爲甚麼要讓呢？

男客 你真的不明白麼？

女客 真的不明白。（坐下）

男客 因爲——我看了你……喔，不是，因爲房東不肯租給我。

女客 爲甚麼房東不肯租給你？

男客 啊，可是這婚姻的問題。現在我們講到題目上來了。一星期以前，我到這裏來看房子，碰到了房東小姐。一見了我，她就盤問我，問我有沒有老太太，有沒有小孩子，有沒有兄弟姊妹，直等到我明明白白地告訴了她我是沒有結過婚，她才滿了意。連房價也沒有多講，她就答應了把房子租給我。

女客 懂麼？她一定知道了你是一個工程師，她想嫁給你！

男客 真的麼？這我倒沒有想到。——昨天下午，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她們老太太告訴我，說如果我沒有家眷來同住，他這房子不能租給我。她明明知道我没有家眷，她把這話來要挾我，你說可惡不可惡？

女客 爲甚麼沒有家眷來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

男客 我不知道啊。她說她們家裏沒有男人。

女客 笑話。

男客 這簡直是一種侮辱，是不是？

女客 是的。——後來怎麼樣？

男客 後來我把她教訓了一頓。

女客 她明白了這個道理沒有？

男客 明白了這個道理？一個人一過了四十歲，他腦子裏就已經裝滿了舊的道理，再也沒有地方裝新的道理，我告訴你。

女客 現在怎麼樣？

男客 現在？現在我不走！

女客 她呢？

男客 她？她去叫巡警。

女客 叫巡警？叫巡警來幹甚麼？

男客 叫巡警來攆我！

女客 真的麼！

男客 爲甚麼要騙你？你如果不相信，等一回兒巡警就要來，你自己看好了。

女客 這倒是怪有趣的事。不過巡警如果真的要攆你，你怎麼樣？

男客 你沒有來以前，我不知道怎樣。現在我有了主意。

女客 你預備怎樣？

男客 我把巡警痛打一頓，讓他把我帶到巡警局裏去，教房東把房子租給你。這樣一來，我們兩個人就都有住宿的地方。

女客 那不行（若有所思）。

男客 那爲甚麼不行？

女客 你還沒有出那口氣。——唉，我倒有個主意。

男客 你有甚麼主意？

女客 （少頓）讓我來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男客 甚麼！

女客 喔，你不用嚇得那麼樣，我是不向你求婚。

男客 喔，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我——因爲我實在沒有想到這個方法。

女客 這是最妙的一個方法。她說你沒有家眷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現在你說你有了家眷，看她有甚麼話說？

男客 她一定沒有話說。不過——你願意麼？

女客 我爲甚麼不願意？這於我有甚麼損害？——又不是真的做你的太太。

男客 喔，謝謝你！

女客 你不要把我的意思弄錯。我不是說做了你的太太，我就有甚麼損害，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

男客 是的，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你幫我把租房的這個問題解決了，我總應該向你道謝。

女客 噓！道謝，無產階級的人，受了有產階級的壓迫，應當聯合起來抵抗他們。（側耳靜聽）

男客 不錯，不錯。

女客 我聽見有人說話。

男客 那一定是巡警！（急促的）唉，不過我已經說過我是沒有家眷的，現在怎樣對她們講？

女客 就說我們吵了嘴，你是逃出來的，不願意給人知道……

男客 （巡警已經走到門外，急忙的點了一點頭，教她不要再講話）呀！（男客人坐在

方桌邊，裝作生氣的樣子。女客人坐在茶几旁邊。後門由外推開，走進一個巡警。手裏提了一個風燈，後面跟了老媽和房東太太。她們看見房裏來了一個女人，非常的驚訝。房裏來的這個女人，見她們來了，起了一回身，向她們行了一個很謙和的禮。巡警將風燈放在桌上，與那位生氣的先生行了一禮。

巡警 您貴姓？

男客 (不客氣的) 我姓吳。

巡警 (把頭點了一點) 喔。——府上是？

男客 府上？我沒有府上。

女客 (起始做起受了委曲的太太來) 啊，你是拿定主意不要家了，是不是？

巡警 (注意到插嘴的人，向男客人) 這位……貴姓是？

男客 (答不出，看了女客人一眼，女客也正在代他爲難。他祇好起始做起依舊賭氣的

丈夫來) 我不知道。你問她自己好了。

巡警 (真的問她自己) 您貴姓？

女客 (很高興的) 我——也姓吳。

巡警 喔，您也姓吳。

女客 是的。

巡警 (再也想不出別的話) 府上是？

女客 我？我住在北京西四牌樓太平胡同關帝廟對面，門牌三百七十五號，電話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啊，你把他寫下來吧，等一回兒你一定要忘記。

巡警 (真的摸出一本小簿子來) 北京……(寫字)

女客 西四牌樓太平胡同，(讓巡警寫) 關帝廟對面。

巡警 門牌多少？

女客 三百七十五號。電話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

巡警 (寫完了) 謝謝您。(藏好了簿子，又轉到男客) 您是來這邊租房的，是不是？

男客 不是！我是來這邊住宿的，這房子我老早就租好了。

巡警 (難住了。沒有了辦法，又轉到女客) 您是來這邊？……

女客 我？我是來這邊找人的。

房東 (不能再耐了) 你到這邊找甚麼人？

女客（很客氣的向她點了一點頭）我到這邊來找我的男人。

房東 找你的男人？誰是你的男人？

女客 我想你應該知道吧？——你既把房子都租了給他。

房東 怎麼！這位先生是你的男人麼？

女客 我不知道。你問他好了，看他承認不承認？

老媽（也不能再耐了）太太，你看怎麼樣！我老早就對您說過，這位先生一定是有太太的，您不信。

巡警（糊塗了）怎麼？剛才你們不是說這位先生沒有家眷，怎麼現在他又有了家眷？

老媽 不要糊塗吧，剛才這位太太還沒有來，我們怎麼會知道？如果這位太太早來這裏，還可以省了我在雨地裏走一趟呢。

女客 對你不住。這實在不能怪我，五點鐘的車子，六點半鐘才到這裏。

老媽 請您不要多心。我不過是說他太不懂事。

巡警 這話可得要說明白了，太太要我到這邊來，是說這位先生租了這三間房子，要一個人在這邊住。這屋裏住的都是堂客，他先生一個人在這裏住，很不方便，是那麼



個意思，現在這位先生的太太既是來了，這事就好辦。如果太太是和先生在這邊同住，那就沒有我的事，如果太太不在這邊住，這件事還得……

老媽 不要瞎說吧。太太自然是在這邊住。——一看還不知道——先生和太太不過是爲了一點小事，鬧了一點意見，你不來勸解勸解，還來說那樣的話。太太不在這邊住，到那裏住去？——好了，現在沒有你的事了，你趕緊回去打你的牌去吧。（把風燈送到他手裏）走！走！

巡警 這樣說，那就沒有我的事了。好了，再見，再見。

女客 再見。你放心好了，哪一天我不在這裏住的時候，我通知你就是了。

巡警 對不起，打攪，打攪。

（巡警走出。老媽興高采烈的拿了茶壺走出。房東太太承認了失敗，看了她的客人一眼，也祇好板了面孔走出。）

男客 （關上門，想起了一個老早就應該問而還沒有問的問題，忽然轉過頭來）啊，你姓甚麼？

女客 我——啊——我

【作者介紹】 丁西林，原名丁燮林。江蘇泰興人。現代物理學家。對戲劇素有研究，善寫喜劇，產量雖不多，內容却都是很精彩的。著有「西林獨幕劇選」，「妙峯山」等。

【「壓迫」的說明】 這是一幕喜劇：有一所房子出租已經一年了，但沒有租出。原因是房東太太和她的小姐挑選房客的条件不一致，一個要有家眷，一個不要家眷。這次偏偏碰到兩個單身的男女先後來租她們的房子，知道房東太太的性格太固執，便用假冒夫婦的欺騙手段兩人合租了去。作者處理這樣題材的手法是很輕鬆的。他所製成的氛圍，所引起的效果，也同樣輕鬆，適合一個喜劇所需具備的要素。至於劇中人格的刻劃，全劇高潮的製造，都是值得注意並且提供吾人學習的。

## 驛站

蘇聯·烏利亞寧斯基作

人物：

士兵，

水兵，

頭上包着頭巾的女人。

一九一八年的二月。地域荒僻的小車站。一間被人們吐痰吐得一塌糊塗，並且污穢不堪的候車室。售票的窗子被用木板交叉地釘閉了。一條長木橙。一口還剩一半不曾被完全毀掉的壁爐。夜間。地板上睡着一個鬍鬚赤紅的士兵，他的頭下枕着一個小包袱。他有四十到四十五歲的年紀。

士兵（夢中）土地啊……聽啊，是土地……我們把它種上。（微笑一下）喀鐵琳那……我……（翻個轉身，面向着牆壁）。

（間隔。癱拐着一條腿，走進來一個手拄手杖的水兵。他年約三十乃至三十五。

左邊的袖子塞在皮帶底下：因為左手已經沒有了。右腿上的綳帶，一直纏到膝蓋底下。皮帶上掛着一支手槍，衣袋裏裝着一個帶有蠟尾的小燈籠。水兵疲勞不堪地坐下去。）

水兵（吐一口氣）喝……到底攏岸了……

（間隔。他把小燈籠掏出來。點着它，然後從腋下摸出一張標語，他要往牆壁上張貼它。手滑不靈。水兵用手去扶窗櫺。手杖聲音洪亮地倒到地板上。）

士兵（打個冷戰，驚恐地坐起來）啊！什麼事？

（兩個人互相望着。）

水兵 我沒有看到你，老兄……翻了船啦……幫個忙吧……

士兵 你看哪！傷兵！（起來，把手杖遞給水兵）。

水兵 有那麼一點點的樣子……革命啊……我們是打過冬宮的……喲，把它掛起來吧！

（指一指標語）。

（士兵拿起標語來，端相着它。標語畫上繪着一個向前伸出食指的紅軍。下面寫着：「你已經加入志願兵了嗎？」）

士兵 喝！（掛好標語）喲，讓它懸在那裏好了。

水兵 那麼……（走開，坐到箱子上去）。從前線上回來的麼，老伯？

士兵 從德國前線下來的……嗚，凍壞了……（把自己渾身上下地揉搓了一遍，然後用手拍着兩肋）。等一歇煖和煖和吧。我湊了一些乾樹枝子。（蹲到壁爐前面，用手整理堆在壁爐裏的乾樹枝）。

水兵 真是會過日子的人哪！你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嗎？

士兵 （燃起壁爐）不——。差不多可以說是已經到家啦。在那邊——就是我們的鄉土了……我原來是應當在前面一個車站下車的，昨天也不曉得是什麼人，糊里糊塗地叫了一聲「維都史那車站」，我就跳下車來了。從此地到我們那裏，你曉得還有多麼遠？足足有六十來俄里。所以我就耽誤了一天一夜（往壁爐裏望一眼）喲，燃起來啦……

水兵 你怎麼沒有帶着步槍？丟下了嗎？

士兵 它有什麼用？打杖也打得夠了。跟喫飽了飯一樣，再也幹不下去了。在戰壕裏受了兩年罪……你讓一讓……（坐下）。水兵，我是有我另外的追求的。我現在就是

想弄一點錢。那樣，我就可以把日子重新整頓起來……

水兵 那樣說來，你是在找銅板的啊？

士兵 我們此地有一家工廠。我想先去當當苦工再講。

水兵 那倒也是個辦法……不過，你說的是不是關德拉柴夫那一家呢？

士兵 對了，對了……你怎麼會曉得？你也是本地人嗎？

水兵 不是。我是偶然在此路過的，今天到此地還是第二天。弟兄們這樣講過的。不過，你來晚了，老兄。工廠已經倒閉了。廠主到頓河那裏向將軍們投降去了。在那裏的一切，都是準備反對我們的。

士兵 哼……真是不巧……不要緊，慢慢再想辦法吧。老實講起來，我只要到家就好辦了。我真想過太平日子啊！一切都是有一條有理的。

水兵 安安靜靜地，這倒恰是好時候。

士兵 怎麼，不對嗎？你斜什麼眼睛？你知道列寧怎麼講過的？和平跟土地。要劃分土地，更要種地。

水兵 喂，老兄，布爾喬亞現在還埋伏着哪……

士兵 你也是瞎吵瞎鬧而已。你那股打仗的熱氣還沒有冷下去。你身上的血液仍在沸騰。你用不到來嚇嚇我。

水兵 嚇嚇你作什麼？你以為現在……我現在是在集合自願兵弟兄們。預備保衛我們的政權的。它若是沒有保衛，那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它太年輕了。現在也不過才剛滿三週月多一點點。你是哪一個村子上的？

士兵 別列派肯村的。

水兵 你們那裏的人也有……有三個人……

士兵 怎麼樣？

水兵 你現……現在……

士兵 啐！糾纏上啦！我現在就是要回家，任什麼事，我連知道也不想知道。（從箱子爬上爬下來，坐到地板上，解開包袱，取出麵包，在胸前畫個十字，開始咀嚼。靜場一下）。你那些志願兵們都在什麼地方呢？

水兵 就要來了。和同志們在一道。

士兵 你是坐汽車預先趕來的麼？

水兵 當然囉。我同他們在一道是追也追不上的，因為我早就架着三輪車了（指一指自己的腿和手杖）。一個鐘頭半里路。算不算快！

（靜場一下。）

士兵 我們是同一條路嗎？

水兵 我是你的什麼同路人？你是準備種田的，而我們都是要去打白黨的。不是啊。看起來，我們是要分路而行的。我們要到伏羅涅支去。在那裏正在改編部隊。火車一到——我們就再見了。

士兵 我的車先到，然後，再過十分鐘的樣子，也就是你們的從對方開來的車子了。

水兵 我曉得。兩次車都是互相挨靠着的。不過，我的弟兄却還沒有來。會不會轉到別處去呢？這所破房子，連我自己也找了半個鐘頭才找到它。在土崗後面，任怎麼的也看不見它。

士兵 他們一定找得到它。

水兵 等一等……是不是他們來了？不是。好像是有馬匹到了似的。（兩個人一同傾聽着）。



女人的聲音 (在牆後)。好啦，上帝保佑着你。

男人的聲音 走了這麼遠。你若從那邊車站走該有多好。

女人的聲音 那邊人太多。人們都認識我。

男人的聲音 火車到此地，並不是每一列都停下的。

女人的聲音 那不要緊，我等着就是了。你去吧。你去吧，關拉德，這是給你買包香煙抽抽的。

男人的聲音 謝謝，一路平安吧。

(靜場一下。門開開了，走進來一個女人。她穿着短皮襖，氈靴；頭上纏着頭巾，手裏拿着一個旅行提包，一個女人用的手皮包。)

水兵 喲，又來一個旅客。

(女人週視全室。)

女人 對不起，此地哪裏是賣票的？

水兵 票子？你聽見嗎，士兵？哈，哈，哈！現在呀，女公民，任何人自己就是賣票的。

女人 那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水兵 簡單得很。自管上火車就完了。

（短時靜場。）

女人 謝謝你告訴我。（打算走出去）。

水兵 等一下。你到什麼地方？到伏羅涅支嗎？跟我一道走吧。

女人 不是，是往那一邊去的。往羅斯托夫那邊去。

水兵（對士兵）。喂，老兄，這是你的同路人啊！你來招呼吧。

士兵（咀嚼着）。散了！真討厭。

（女人握住門柄。）

水兵 你看……她生氣了……你別害怕，我們不會碰你的。到面前來，坐下吧。

女人 你們已經夠擁擠了。

水兵 地方有得是有。來。烤火吧。

（女人立了一會兒，然後走近火爐，同水兵並排坐下，並且把雙手伸向火旁。）

水兵 怎麼樣？凍得夠受吧？

女人 對了，冷得很……請問您，火車難得往上搶吧？

水兵 不要緊，我們幫幫你……你是幹什麼事的？

女人 看護。

水兵 呵，是這樣。那麼，是一個勞動知識份子咯？好極了……在此地作事嗎？

女人 原先是在此地作事的……現在我走……我完全離開此地了……

水兵 爲什麼呢？

女人 我決定要到前線去……當看護去……現在就是這樣的時候啊！

水兵 您自己決定的嗎？

女人 那麼還有誰呢？（間隔）。醫院裏原要挽留我的。不過，一個人若是真要去作什

麼事的話，難道會挽留得住嗎？

水兵 對，同志！這才是知識份子，而且是有意識的。拿手來！（握她的手）。你聽見

了嗎，老兄？

士兵 啐！（陡然地立起來，並且把包袱背在背上）。一夜你也沒有讓我安靜。（踱到

一旁，捲起一根捲煙吸起來）。

水兵 (低聲地對女人說)。害臊啦。你曉得，他是要回家去的。

女人 噢……這個車站上再沒有別的人嗎？

水兵 怎麼樣？

女人 沒有什麼……好啦，煖過一些了。

(士兵吐出濃濃的一圈馬霍加劣等烟草的煙。女人咳嗽起來。)

水兵 喂，你冒什麼煙？你不看見同志聞不慣馬霍加的煙味麼？弄滅它。再不然就到外

面去抽。

士兵 真見鬼！這樣的嬌嫩！

水兵 你這塊木頭！

女人 (對士兵) 你抽吧……同志。我出去。

士兵 坐着吧！(往捲煙上吐一口唾液，並且一心誠懇地推她坐在地板上)。外面冷得

很，你去又會挨凍的。

女人 不。我反正是……我想看看火車來了沒有。(走向出口)。

水兵 看護同志……

女人（回頭）。啊……

水兵（指着自己的腿）。你看……全部都鬆開了……你可以不可以……

（女人遲疑不決地立了一刻，然後迅速地把提包和手皮包放在桌子上，再走近水

兵）。

女人 來吧，快一點。不過我沒有綳帶。我——就用您原有的……

水兵（快活地）那是一樣……它，你看，還沒有什麼……我們現在……立刻……

（他從腳上脫下舊而破的氈靴。女人俯下身去，替他纏裹綳帶。）

（靜場。）

士兵（立在窗下）。月光晶得很。樣子像個水桶似的。可是，火車怎麼到現在還不

來呢？

水兵（看纏着裹綳帶）。你弄的不對。你應當繞住腳跟纏。

女人 我知道應該怎樣纏。

水兵 你知道？我倒覺着它會脫落似的。（靜場。女人繼續纏裹着）。

士兵 你說工廠關了門嗎？（女人顫抖了一下，綳帶從手裏脫落下來）。

水兵 你怎麼會哆嗦了一下？

女人（迅速地恢復常態，並且繼續纏起綑帶）。此地冷得很……（靜場。綑帶又脫落，她再拾起綑帶）。總弄不好……綑帶纏不住……

水兵 我也看得見是纏不住。手儘是發顫，所以纏不住……（兩眼逼視着女人）你說你是當看護的嗎？

女人 這是什麼話？

水兵（奪過綑帶來，馬馬虎虎地打個結，把腿插進氈靴裏，立了起來）。拿證件來看。

女人（飛快地捉起手皮包）。作什麼？

水兵 拿出來！

女人 讓每一個人都看看我的證件，我看不出來有什麼非此不可的必要性。

水兵 你不必讓每一個人都看，却非給我看看不可。

女人 太過份啦吧？誰給你這樣的權利？

水兵 革命給我的。

女人 您看我什麼地方可疑？什麼地方？

士兵 你怎麼對誰都胡纏呢？

水兵 （把手擺在槍囊上）護照！

女人 好，我給您看看我的護照！不過這是……這是……（很快地從手皮包中拿出護照來，把它塞進水兵的手裏）。不過，我有一點兒着急……不過，您也許有道理……水兵 （朗讀）榮譽女公民……（默讀下去。靜場。一言不發地轉過身軀，往門那裏走去）。

女人 把我的護照還給我！

（水兵凭倚在門旁，不慌不忙地解着手槍囊的皮蓋。）

士兵 你作什麼？

水兵 （把護照遞給他）。哪，你看吧。

女人 把護照還我。

士兵 關德拉柴伐……等一歇！是廠主的老婆嗎？

女人 （從他手裏奪過護照，把它塞進手皮包裏）。您儘是胡說！（對水兵）。對不起……（水兵立住不肯離開自己的位子。對士兵）：好心人，勸勸您的朋友吧！，我受

不了這個呀！

水兵 提包裏有什麼東西？

女人（抄起提包）。醫用器具……私用的東西……這都干您什麼事？

水兵 把提包打開！

女人（憤急地）。憲兵！

士兵 水兵，也許是……是對的，一樣的姓啊。你看……又是小皮襖，又是小頭巾。不過，太太，你還是把你的器具給他看看吧。給他看一看也就完了。他是最好糾纏不清的。昨天還向我纏了好久呢！你把手皮包打開吧！一下子，什麼事也就都完了。

女人 不給看……我不願意……

（水兵掏出手槍。靜場。女人一聲不響地立了一會兒，然後猛然地把提包丟在桌子上。）

水兵（對士兵）。打開！

士兵 讓我打開嗎？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看算了吧？……你聽見嗎，水兵？

水兵 告訴你打開，你就打開！



士兵 碎！（試着打開）。鎖着哪！

水兵 （對女人）。鑰匙在哪兒呢？（女人不響。對士兵）。翻翻手皮包。

女人 （匆忙地從手皮包裏取出鑰匙，丟到桌子上）。你們搶吧！

水兵 你們已經掠奪過了——現在我們是收回自己的東西。

士兵 （猶豫不決地拿起鑰匙，打開提包，驚得發呆）。我的親媽呀！金子啊！水兵，

你看！水兵！

（水兵俯到提包上面去看。）

士兵 拿吧！（取出幾個金幣，在手裏玩弄着）。

女人 怎麼樣，搶吧！

士兵 （把金幣猛烈投進提包裏，扣好提皮，再把它推給水兵）。哪！拿去！拿住她！

（跳到一旁，興奮地在室內走來走去）。

水兵 （對女人）。手皮包！

女人 （把手皮包緊緊地摟在胸前）。這裏頭沒有錢。你聽見嗎，沒有。都在這裏頭呢

（用手指着提包）。您還嫌少嗎？

水兵 手皮包！

女人 不許您動！不許動它！

水兵 拿來，否則我就自己來拿它了！

女人 不給您！

（短時的搏鬥。水手奪下手皮包，很快地打開它，翻找，抽出一張公文，讀）。

水兵 「送呈皮洛夫少將助啓……祕件」……地圖……好啦……（把公文拋進提包，上

鎖，把鑰匙擺在桌上，提包旁）。一切都明白了……您同我一道走……進城以後，

我們把這件公文送到非常委員會去……連錢一道送去……這裏一共有多少？（女人

不嚮）。好，隨便吧……

士兵 （急躁不安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你看……都掏出來吧……說不定，會有百八

十萬的……還有那種破公文……

水兵 等一歇。是汽笛響吧？

（兩個人一同傾聽着。）

士兵 對的。遠得很，可確是汽笛。這是我的車到了。

水兵 那麼說，我們的車也快到了。老兄，給你燈籠。爬到土崗上，搖晃搖晃它。我的弟兄們不是還沒有來到嗎？沒有走錯路嗎？我，你曉得，我辦不到啊……

士兵 （遲疑不決）不，我不去。我會耽誤的。

水兵 來得及。

士兵 若是來不及呢？

水兵 好吧……（逼視着士兵，低緩地說）。你不會把革命出賣吧？（短時的間隔）。

哪，拿去。（把手槍從身上解下來，交給士兵）。裝着子彈哪……小心點兒。你是當着民衆負全責的……注意啊，士兵！（提起燈籠，儘着受傷的腿所允許的限度，匆匆走出去）。

（靜場。）

女人 這是黨委嗎？

士兵 看着也像是黨委。

女人 難道你不是他的人嗎？

士兵 不是。

女人 奇怪啊！喂，好心人，你是農人嗎？

士兵 是，又怎麼樣？

女人 你有你的財產。我有我的財產。我想，咱們彼此能夠互相了解的。

士兵 那也難說……咱們本來是兩個血統傳下來的……

（遠遠的火車汽笛聲。）

女人 你聽，火車……

士兵 對啦……我的火車到了。

女人 也是我的……你放了我吧……再不然，咱們一路走。我們暫時先躲藏起來。他不見得就會找得到我們。你聽見嗎？（起來）。

士兵 坐着……沒有接到釋放你的命令。

女人 喂，你用錢嗎？你不要二三百個盧布？……金盧布啊！

士兵 （向女人面前邁進一步）。什麼？

女人 三百！行不行？

士兵 （更進一步）。三百？

女人 嫌少嗎？一千吧！（望着士兵）。你哆嗦什麼？……（間隔）。好，一半吧。一半，你要不要？這裏多得很多。（從桌上拿起鑰匙，伸手去夠提包）。

士兵 （突然叫起來）。不要動手！我要開槍啦！（伸手到槍囊上）……

（門開開，氣喘噓噓的水兵走進來。他渾身是雪。）

水兵 老兄，我沒有能夠爬上那個土崗……我的腿……跌了三次……滑得很……你跑一趙吧……否則，弟兄們會遲到的。那又要等到明天了。我們是差一天的功夫就差一天的事……跑一趙吧！

士兵 到那裏去？

水兵 就是到土崗上！（經他的手裏塞着燈籠）。

士兵 啐！你把我硬給攪進你的事情裏去了。（陡然轉過身去。走出去，用力地摔閣上門。靜場）。

水兵 您怎站起來啦？請坐吧（伸手摸着原來掛有手槍的牆下，立刻拚命向門那裏拐着走去，開開門，喊）。同志！老兄！士兵！（關上門。自言自語地）。走遠啦……

（靜場。）

女人 放了我吧！你聽見沒有？放了吧！我得走路啊！

水兵 一路走。坐下一班的火車。

女人 無賴！我恨透了你們！我恨你們！等着吧……你們都得死！一個也不能贖！

水兵 你沒有自信力——所以才亂喊。

（逐漸走近的火車嘈雜聲。女人提起提包，向水兵走近一步。）

水兵 回去！

（女人往壁爐邊退走。開進平站的火車輪聲震耳欲聾地響。窗外閃動着火光。屋內動盪着紅黃之間的顏色的光亮。火車停了。）

水兵 坐下！

（女人坐下。水兵驚懼不安地向窗外望看。女人突然把提包丟到水兵腳下。手杖飛開，他立即跌倒。）

水兵 （爬起半身）。喂！……同志們！……

（女人從壁爐邊搶起一塊磚頭，把它丟在水兵的頭上。）

水兵 （按住「太陽穴」）。同志們啊！（跌倒在地板上）。

（女人匆匆拾起提包，跳到門外去。靜場。窗外的笑罵聲，喊叫聲，雜亂的人聲。汽笛聲。屋子裏又閃過黃色燈光。聲輪的聲音。然後，混亂不清的，逐漸熄滅的嘈雜聲音。寂靜。靜場。）

水兵（拚力爬起來，手扶着門柄）。她走啦……士兵！士兵！（跌倒。靜場。再爬起半身來）。他也走啦……

（長時間的靜場。門自己開開。聲音：「進去」，然後，什麼人用力把女人推進屋裏。她幾乎跌到靜臥不動的水兵身上，她退縮，渾身緊縮着，用手遮着頭部，拖着兩腿走向桌旁，然後跌倒在桌上。一分鐘以後，士兵出現於門內。他一手提燈籠，一手提提包。）

士兵 你這個鬼兒子，怎麼把這個娘兒們放走了？（舉起燈籠，發現臥倒的水兵，對他撲了過去）。水兵！水兵！你怎麼啦，老兄？怎樣的了？（摸着他的頭，要想扶起他來，發現了鮮血。驟然轉身向着女人）。是你幹的！？

（女人不動。）

水兵（張開眼睛，掙扎着要爬起來）。截住了？……好……

士兵 你躺着吧，躺着吧。我立刻就……（忙忙地打開包袱，掏出一塊布，扯開，把他的頭纏起來。）你看見沒有？漂亮吧？（水兵咳嗽）。疼嗎？好老兄，忍一忍吧，稍微忍一下吧！

水兵 我算完了……老兄……

士兵 散了，散了！完了……亂講……等一歇你的弟兄們就要到了。我對他們搖着燈籠。他們不遠了。他們也搖過燈籠回答過我的。

水兵（剛剛摸到左輪手槍。）手槍……

士兵（弄得很難爲情，想摘下它）。你放心……我忘了……

水兵 你留下吧……將來會用得着的……（再跌倒，不言語了）。

士兵 水兵，好老兄……（用耳附在水兵的胸上）水兵！（靜場）。真的嗎？上帝！（再聽）。弄點雪就好了。（偷偷地望了女人一眼。她仍然不動。他跑到門前，開開它，搶一般地捧起一捧雪，急忙回到水兵身邊，把雪放在他的頭上）。這樣……舒眼一些……躺着吧……躺着吧……（立起身來，一兩分鐘地看着水兵，然後立陡地轉過身來，一直逼到女人身邊）。你給我起來！



（女人抖了一下，挺直地立起身來。）

士兵 拿鑰匙和護照來！

（女人把手皮包交給他。）

士兵 （掏出鑰匙和護照，把這些都塞進自己衣服裏面，把手皮包還給女人。很明顯地舉着水兵的口吻）。進城以後，我們把她交給非常委員會去……反正你也逃不出我的手……

水兵 士兵……

士兵 （回頭）。老兄！？你還喘氣嗎？（俯身看着水兵）。

水兵 好多了……看起來……還沒有完事……我還能夠……能夠打仗……

士兵 我早就講過了！……等一歇，火車就到。把你送進醫院去……

水兵 你的火車……開了……對不起！……

士兵 （怒憤地）那就去他媽的吧！……（閤隔）。咱們現在……坐你的火車一路走。

（幕下）

譯自「晚會資料選」（王語今譯）

【作者介紹】烏利亞寧斯基，爲蘇聯現代作家，餘未詳。

【「驛站」的說明】蘇聯十月革命正在進行，反革命勢力的存在，成爲全國無產階級鬥爭的主要目標，無論是紅軍或者普通公民，都具有比一切感覺都要敏銳的政治警覺，時刻戒備反革命的活動，撲滅反革命的組織。這個劇本所取的題材，便是當時蘇聯這一社會現象中的一個片面：曾經參加過兩年戰鬥生活的士兵，想到要過太平的日子，從德國前線退下來，在一個地域荒僻的小車站等候開往羅斯托夫的列車，準備回鄉種田去。他這個企圖，受到車站上另一水兵的批判，並且更進一步鼓勵他再當志願兵，參加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戰鬥去。固執的士兵却提出列寧的「和平跟土地」的理由拒絕了水兵的慫恿，他只希望解甲歸農，誇的一概不想計及。當他們的說服和辯駁被一個行跡可疑的女人打斷的時候，當那個女奸細施行她最毒辣的陰謀手段擊敗水兵的時候，怠惰的士兵忽然堅強起來，勇敢地執行了撲滅反革命保衛蘇維埃政權的任務，而且鼓着餘勇和水兵一道冒着炮火向前線進發。

劇本本身的結構雖較平凡，在讚頌作爲一個忠勇戰士的性格這一點上，還是盡了很大的作用。

## 早點前

美·奧尼爾

人物：

羅蘭太太

羅蘭先生（不出場）

景：

紐約城克立斯托夫街的一層樓上，有一間廚房飯廳兩用的小房間。房之右後方，有一門通外面的走廊。在進門處靠左邊，有一個水槽和一隻兩個火眼的煤氣爐。從煤氣爐直到左牆，有一個藏置碗盞雜物的壁櫥。左方，有二窗。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太平門窗台有些盆景，因為沒有人照料，淹淹待斃。窗前，有一隻鋪着油布的桌子。桌旁，有兩把籐椅。另外一把籐椅在後門右方靠牆處放着。右牆的後半段，有一門通入臥室。再向前，衣鈎上掛着男女各式衣服。一根晒衣用的繩索，從房之後左角橫穿到前右方的牆上。男人的襯衣襯褲晾在

繩索上面。

是初秋一個晴和而有陽光的早晨，約在七點半鐘左右。

羅蘭太太從臥室方面登場，打着呵欠，手還在忙着把髮針插進她圓腦袋上褐色的髮髻，潦草結束她最後的修飾。她是一個中等身材的女人。胖得沒有身段，而一件不時式的，襉襉不堪的藍色衣服，更襯得她臃腫醜陋。她的臉部缺乏個性，臉上各部小而端正，眼睛藍得沒有了品。她的眼睛，鼻子和那無力而含怨的嘴上都掛着一種苦澀的表情。她不過廿二三歲左右，但看去，却老得多。

她走到屋子中央，連打了好幾個呵欠，儘量伸直她的胳膊。她惺忪的倦眼掃射房裏一周，怒容滿面，這種怒容是躺了很久而未睡得很久的人所常有的。她無精打采地走到右方掛着的一堆衣服那邊，從衣鉤上取下了一條圍裙。她把圍裙繫在腰上，那個結不聽從她骯髒的肥胖的手指的時候，她便迸出一句「死東西」來發洩。最後，她把那個結打好了，便慢慢走到氣爐邊點着了火眼。她在水槽裏把咖啡壺灌滿，拿來擱在火上煮。然後她倒進桌旁的椅子，手放在頭上，好像頭痛的樣子。突然她臉上光輝了起來，彷彿記起了什麼事情，她向碗櫃

瞥了一眼，然後緊緊地注視着臥室，聚精會神地靜聽了一會。

羅蘭太太（低聲）亞弗萊德！亞弗萊德！（臥室內沒有回答，她滿腹狐疑，繼續提高着嗓子喊道）你用不着假裝睡覺。（對於這句話，室內還是沒有回答，於是，她放心了，站起來，蹣着脚尖，小心走到碗櫥前。她輕輕打開一扇櫥門，竭力不使發出一點細微的聲音，然後從一疊碟子後面隱祕的處所抽出一瓶戈登牌杜松子酒和一隻玻璃杯。正在那時候，她一不留神，錯將頂上的碟子碰了一下，發出叮噠的聲音。這聲音使她感到負罪而驚跳，接着便含怒地望着臥室的門口）

（她的聲音顫抖着）亞弗萊德！

（停了停，就在那時候，她細聽室內有無聲音，然後她拿起玻璃杯，倒了一大杯酒，咕嚕嚕一口吞進了肚子，然後急忙把酒瓶和酒杯放遠原處。關上櫥門時如同打開時一樣謹慎，她深深呼了一口氣，又倒到椅子裏面。她方才喝下的摻有大量火酒的飲料，立時起了反應。她抖擻起精神，像是精力聚集了，唇邊浮着一種生硬的報復的微笑，望着臥室。她的目光迅速掃視了戶內一周，然後盯住掛在右方衣鈎上的男人西裝和背心。她偷偷走向敞開着的門口，站那裏，不讓裏邊的人看見，靜聽

裏邊的動作)

(半耳語地喊着)亞弗萊德!

(還是沒有回答。一旋身，她從衣鉤上把那西裝和背心抓在手裏，回到椅子旁邊。她坐了下來，從每個口袋裏掏出許多東西來，但又很快地放了回去。最後，她在背心最靠裏的口袋，找着了一封信)

(看着筆跡……慢慢對自己說道：)

哼，我早就知道了。

(她展開信紙往下讀。首先，她是懷恨的，激怒的表情；但當她讀到臨了的時候，却變成一種惡意的洋洋自得了。她沉思焦慮了一會兒，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前方，手裏捏着那封信，唇邊浮起險惡的笑意。然後她把那封信放回背心的口袋，依然小心翼翼不去驚醒那熟睡的人，把衣服掛在原來的衣鉤上，接着走到臥室門邊，向裏面張望着)

(用一種洪亮而尖爪的聲音)亞弗萊德!(更響了些)亞弗萊德!(室內發出含糊不清的打呵欠的聲音)這時候還不該起來?你打算在床上睡一天嗎?(轉了一周，

回到椅子旁邊）我知道你在床上能賴一輩子不起來的。（她坐下來，煩躁地望着窗外）天知道現在什麼時候了。自從你傻瓜一樣當掉了你那隻錶以後，我們就沒有法子知道時刻了。那隻錶是我們最後一件值錢的東西，你肚子裏也明白。隨便什麼東西，你都拿去當，當，當——磨着時候不去找事做，要不也想盡法子不好好去做事，一點兒也沒有個男人腔調。

（她緊咬着嘴唇，神經質地用她的腳蹬着地板）

（稍緩）亞弗萊德！起來！聽見沒有？我得在出門前把床理好。我可不能聽你把房間永遠弄得亂七八糟的。（輕蔑地一笑）除非你上那兒去弄點兒錢來，不然的話，我們就在這兒就不久了。天知道我多賣氣力——再說——每天還得到外邊去給人家縫補。你哪，擺起大少爺的派頭，跟街頭那幫游手好閒的藝術家在酒店裏鬼混。

（停了停，然後她便神經質地玩弄着桌上的杯子和碟子）

我倒想知道，你打算上哪兒找錢去？房租這個禮拜就該付了。你知道房東是個怎麼樣的人。他不會讓我們在這兒多耽一分鐘的。你說你找不到事情做。那是騙人的話，你自己也知道。你壓根兒就沒有去找事。你只會成天糟蹋時候寫些狗屁不通的詩

跟小說，難怪沒有人要買——當然，誰也不肯。你瞧，我隨時能夠找到一個位置，像樣兒的位置；也就是我賺來的這點兒錢沒有叫我們倆活活餓死。

（站起來，走到煤氣爐旁邊——望望咖啡壺裏，看水沸了沒有；然後又回來坐下）你今天可也得上那兒去找點兒錢來用啦。不能儘讓我去，我也不高興去。你得好好放明白。那怕是求，借，偷，隨便那兒，你也得去。（輕蔑地笑了一下）可是究竟那兒，我倒想打聽打聽？求嗎，你太驕傲了。借嗎，你也借夠了。偷嗎，你還沒有那份兒胆子。

（停了停——憤憤然站起來）天老爺子，這早晚還沒有起來嗎？只有你才這樣，不是再睡一覺，就是假裝睡一覺。（她走近臥室門口，向室內張望）喔，你起來了。好，也該起來啦。你用不着那個樣兒看我。你的神氣再也不用想驅我一驅。我太清楚你了——你就想不到我多清楚——你跟你的把戲。（把身軀從門邊背轉過來，臉上很顯得洋洋自得）我知道的事多着哪，我親愛的。你現在不用管我知道些什麼。我出門前會告訴你的，你別着急。（她走到房間中央。站在那裏，獨自發怒）

（憤憤然）哼！我想我該備好早點了——其實，沒有多少東西預備的。（疑問地）



除非你有錢給我？（她收住了話，等待室內回答。室內却並不回答）問也白問！（她發出短促的笑聲）本來嗎，我這時知道你應該比以前更清楚了。昨天晚上，你一發脾氣離開這兒，我就曉得要發生什麼事情。一秒鐘我也不能信任你。你回來的那個樣子可真夠瞧的！我們吵架只是你要胡鬧的一個藉口。其實，你當了你的錶，有什麼好處？還不是拿錢去買酒喝？

（她一邊說話一邊走近碗櫃，撥出碟子，杯子等物）

快點兒罷！這些日子，托你的福，早點用不着怎麼預備的。今天早上我們有的也就是麵包牛油和咖啡；要不是我出去做活，把手指頭都差點兒縫掉，你連這個還沒有得吃哪。（她砰的一聲把麵包擲在桌上）

麵包隔了夜，一點味道也沒有。我希望你喜歡吃。你就不配吃什麼好的，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我也要受罪。（走近煤氣爐）咖啡快熬好了，你別做夢，我可不等你。（突然大怒起來）你這半天到底在那兒幹什麼？

（走到門口，向室內張望）好，你總算快把衣服穿好了。我以爲你還躺在床上哪。那才像你。瞧你今天早上臉色多難看！看天老爺的份兒上，刮刮鬍子罷！你活噁心

死人！你活像個流氓。怪不得沒有一個人願意給你事做。我一點兒也不怪人家——看看你的樣子，半點兒雅緻也沒有。（她走近煤氣爐）這兒有的是熱水。你沒有法子偷懶的。（拿了一只碗，從咖啡壺裏倒出些水來灌進去）我攔在這兒了。（他伸出手到房間裏來拿。那是一雙有着尖細手指的，美麗的，柔弱敏感的手。手抖擻着，把水潑在地上）

（刺譏地）瞧你的手抖擻得多利害！你還是戒了酒的好。你支不住的。你會中了酒毒麻痺的。那就什麼都完了！（望着地板）瞧你把地板糟蹋成什麼樣子了——煙屁股呀，煙灰呀，弄得滿地都是。爲什麼你就不能把牠們放在一個碟子裏頭呢？可不是，你不會這樣禮諒別人的。你永遠不肯爲我着想。屋子用不着你來打掃，你也就樂得糟蹋了。（拿起一管掃帚，胡亂掃着，激起一陣灰塵。從內室裏發出一種磨擦剃刀的聲音）

（掃着地）快點兒罷！快到我出門的時候了。晚一步，我就會丟掉我的位置，以後你也就不用再想我養活你了。（譏刺地加上了一個才想到的念頭）那時候呀，你就不要逼的不得不去找事做，幹什麼苦活兒了。（在桌子底下掃着）我要知道的是，你

今天到底去不去找事。你知道，你家裏不肯再幫我們的忙了。他們也看夠了你。（靜靜地掃了一會兒）這種生活我簡直過夠了。真想回娘家去。要不是我太好面子，不願意讓他們知道你多麼不爭氣，我真想回娘家去，——你，你是百萬富翁羅蘭的獨生子，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詩人，又是全城女子追求的目標——哼！多神氣！

（辛酸地）要是她們知道了真情實況，怕沒有幾個人妬忌我哪。我們的婚姻多美滿，我倒想知道知道？你那百萬富翁的父親，欠了人家一屁股債，死了！可是他沒有死以前，你早就不把你女人放在心上了。我想，你當時以爲我應該高興的，既然屈尊娶了我——你可忘記你事先給了我多少苦頭喫。當着你那些高朋貴友，你怕跟我在—起，因爲我父親不還是一個開雜貨店的。你敢說我的話不對嗎？好在我父親是一個老實人。單憑這個，就比你父親高多了。（她一直掃到門邊，靠着掃帚歇了一會兒）

當時你希望外人想，是我硬要嫁給你，好讓外人同情你，你說你沒有嗎？沒有生那孩子以前，你告訴我，你愛我，話說得流水一樣快，叫我相信你的謊話，你沒有嗎？你叫我相信你並沒有要你父親拿錢收買我。其實他倒打算收買來的。現在我可明

白了。我跟你在一起過了這麼久，總算沒有白過。（黯然）幸而那可憐的孩子發出來就死了。要不然，遇着你這樣兒的父親，夠多好！

（靜靜地，鬱鬱了半響——然後她帶着一種野蠻的欣忭繼續下去）倒霉的可也不止我一個人。至少，還有一個女人，她現在就不用指望跟你結婚。（她把頭伸進臥室去）海倫怎麼樣啦？（她從門口退回來，略帶驚慌）

別那麼看着我！是的，我看她的懵了。你要怎麼樣？我有權利過問。我是你太太。我要知道的我全知道了，你用不着撒謊。你盯着我也沒有用。你不用想拿你大爺的架子吓唬我。要不是我，你今天早上出去連早點也沒有得吃。（她把掃帚擱察擱回牆角）隨我做什麼事，你從來就沒有感謝過。（她走到煤氣爐旁邊，把咖啡倒進壺裏）咖啡已經熬好了。我可不等你。（她重新坐到椅子上）

（停了停——頰激地把手放在頭上）今天早上，我的頭疼得要命。像我這樣的身子，整天關在不透氣的屋子做活，羞也得羞死。只要你有一半兒像人的話，我也不會甞在這兒了。照規矩，應該躺着的是我，不是你。你知道這一年來我病得多厲害，可是我想弄點兒什麼東西提提我的神，你總要反對。連我從藥房買來的那瓶補藥

，你也不讓我喝。（乾笑）我知道你巴不得我早點兒死了，省得礙你的眼；那時候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去追那些傻女孩子了，她們把你當做一個了不起的，被人誤解的才子——就像海倫和她那一幫子人。（從臥室裏傳來一陣因痛苦而劇叫起來的聲音）

（作滿意狀）瞧！我就知道你刮破臉了。這正是給你的一個好教訓。你知道，你不應該天天晚上出去鬼混，拚命喝酒，把神經弄得這麼糊塗。（她走到門邊，向室內張望）

你的臉色爲什麼那麼青？你爲什麼老那樣盯住鏡子瞧？看老天爺的份兒上，你把臉上的血擦擦乾罷！（戰慄起來）好不怕人。（用一種慰藉的口氣說）哎，現在好了。我就怕看見血。（她從門口稍爲退回來幾步）你別自己受罪了，到一家理髮店去給人家刮刮罷。你的手抖擻得多厲害。你爲什麼那麼瞪着我？（從門口扭回身來）我可以給你一毛半錢——你可得答應我不拿去買酒喝。你還爲着那封信跟我嘔氣嗎？（挑戰地）是的，我有權利看你的信的，我是你太太。（她走向椅子，又坐了下來。略緩）

我知道你成天儘跟女人鬼混，你老說你在圖書館，這種謊話別想騙得了我。海倫到底是誰？也是一個藝術家嗎？要不然，她也寫詩嗎？看她的信就有點兒像。我可以打賭，她一定告訴你，你寫的東西是好而又好，你哪，就傻瓜一樣信以爲真。她長得年輕漂亮嗎？你用你那種詩意的話兒迷惑我的時候，我也是年青，也是漂亮的；可是祇要跟你過上一年半載，誰馬上也得毀的。我可受夠了折磨！（她走過去，把咖啡從煤氣爐上拿下來）早點已經預備好了。（輕蔑地投了一眼）早點！（給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把壺放在桌上）你的咖啡要涼了。你在那兒幹什麼？——莫非還在刮鬍子？你趁早兒別刮啦。你總有一天要給自己刮一個大口子的。（她切好麵包，又抹上牛油。她說着下面台辭的時候，她一邊吃着麵包，喝着咖啡）我一吃完，就得趕路了。我們總得有一個人做事才成。（發怒）你今天到底去不去找事做？你那些高朋貴友真要是看得起你的話，他們應該會幫你的忙的。可是我猜他們就喜歡聽你說廢話。（靜靜地坐了一會兒）

不管海倫是誰，我總覺得她很可憐，你難道一點兒也不替人家打算打算嗎？難道她家裏就聽你們胡鬧嗎？回看見她在信裏邊提到她家裏人來的。她打算怎麼樣？——

把小孩子養下來——還是去找個大夫打胎？這一下子可真好了。她上那兒去找錢來呢？她本人有錢嗎？（她等候室內回答她一連串的問題）

哼！你不肯拿她的事告訴我，不是嗎？我倒挺關心她的。其實，仔細想來，我並不怎麼同情她。她知道她自己幹的什麼醜事。從她的信上看來，她並不像我是一個女學生。她知道你已經結過婚了嗎？當然，她應該知道。你的朋友全知道你婚姻不如意。我知道他們可憐你，可是他們就不知道我這方面的苦處。他們要是知道了我的苦處，也就不會那麼說啦。（她太忙於咀嚼了，以致停下幾分鐘沒有說話）

海倫一定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孩子，知道你結了婚，還那麼跟你偷偷摸摸的，請問，她指望些什麼呢？她希望我跟你離婚，讓她來嫁給你嗎？她以為我會糊塗到那步田地，——跟你受夠了活罪，我就離婚嗎？我才不幹哪！你不能夠跟我離婚，這你自己也知道。誰也不能說我有過什麼錯兒。（喝了她最後一口咖啡）

說老實話，活該她吃苦。你要知道我的意思嗎？好，我給你講了罷，你的海倫比街上一個野鷄好不了多少。（臥室裏傳來一陣緊急的呼痛聲）

你又把臉刮破了嗎？真叫活該。我答應給你錢，你為什麼不上理髮店去呢？（站起

來，解下圍裙）好，我得出去了。（憤憤然）我的日子過得太美了！你再這樣游手好閒下去，我可真真受不下去了。（什麼聲音抓住了她的耳朵，她停了停，聚精會神地傾聽着）瞧！你一定打翻水了，潑得那兒都是。別說你沒有打翻。我聽見水在地上流哪。（一種模糊的恐怖表情籠罩着她的臉）亞弗萊德！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她慢慢走近臥室。聽到椅子翻倒和什麼沈重的東西掉在地板上的聲音。她站着，因驚嚇而顫抖了起來）

亞弗萊德！亞弗萊德！回答我！你把什麼東西打翻了？你酒還沒有醒嗎？（她再也擋不住這種緊急的空氣，她衝進臥室）

亞弗萊德！

（她站在門口，望着內室的地板，惶恐莫知所措。接着她便瘋狂地喊了一聲，衝向另外那座門，開開鎖，慌慌張張拉開門，瘋狂地喊着，衝向外邊的走廊）

幕——（范方譯）



【作者介紹】奧尼爾 (Eugene O'Neill) 是美國的戲劇家，生于一八八八年，他的父親原是一個戲子。奧氏在普令斯登大學畢業後，遊歷北美，南美，英國和南非洲各地。這些時日中，他做過探金者，戲子，水手和售貨員，後來又做了新英報館的記者，開始投身戲劇運動，不久，他就成爲一個全歐聞名的戲劇家了。他的有名劇作如「加利比斯之月」，「瓊斯皇」，「天外」，「毛猿」，「安娜·克靈蒂」，「榆樹下的愛慾」及「奇異的插曲」等。

【「早點前」的說明】在紐約城克利斯托夫街的一層小樓房裏，住着一對年青夫婦——亞弗萊德·羅蘭先生和他的太太。亞弗萊德是百萬富翁羅蘭老先生的獨生子，可是那富有的父親欠了人家一大筆債死了。他自己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詩人，又是全城女子追求的目標。現在呢？却失業了！雖然也有一個很高貴的傳統，這究竟不能變換麵包。他整天過着頹廢的日子——鬼混，酗酒，吸香烟；他的作品，却沒有人要買。羅蘭太太是小戶人家出身，對這樁婚姻，起初以爲是高攀，結果當然漸漸感到失望了。她爲了生活，整天關在不透氣的屋子裏作工；讓美麗的青春便這般斷傷耗盡，剩下一副貧血的軀壳。她怒恨，她咒咀……然而，沒有法子，還得生活下去呀！

這幕悲劇發生在一個初秋的早晨。羅蘭太太疲乏地打從臥室出來，煮咖啡，弄早餐，掃地，收拾屋子……就在這時，她一面工作，一面咒咀着自己不幸的生活。羅蘭先生還在臥室內，也許最初還未起床，可是他永遠不出來了。因爲當羅蘭太太突然聽見內室裏的騾動和嚮聲，衝進去看的時候

候，她恐怖地狂叫了一聲，又衝向外邊的走廊去了。這屋子裏發生了血的悲劇！

這樣的寫作方法，的確是一種新的嘗試，在一幕短短的一個角色的戲裏，包含着對人生細微的觀察與深刻的體會，羅蘭先生自殺的意義是很嚴重的，造成他自殺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合理的經濟制度，他個人不過做了可憐的犧牲者罷了，至于羅蘭太太以後的出路，却是必然留在讀者的另一問題了。

# 蠢貨

俄·契訶夫

人物：

葉麗娜（名）波波瓦（姓）——寡婦，頗有笑窩，女地主

格利戈（名）吏米諾夫（姓）——年輕的地主

綠克——波波瓦的聽差，老頭。

其他：

園丁，車夫，工人若干人。

佈景：

波波瓦家的一間客廳。

第一場

141

綠克（波波瓦身服重喪，目不轉睛的看一張照片。綠克也在那兒）  
這樣很不好呵，太太……你光光來糟蹋你自己的身子……丫頭和女廚房都出去摘野

果子去了，一切的東西，都是帶着很快活的樣子，就是連那貓也都知快活活的在院子里跑來跑去的捕着小鳥，玩着。可是你整天坐在家里，好像尼姑一樣，連一點樂趣也沒有。唉，實在的！差不多有一年多了，你連大門都沒有出過……

波 我從此都不出門了……我還出去幹什麼呢？我已經是死了的人了。他埋在那墳里，

我把我自己埋到這四堵牆里邊……我們倆算是都死了。

綠 唉，你又說起這話來了！我實在聽夠了。尼古拉去世了，命該如此，這會有什麼法

想呢……慟哭他一場——也就夠了。不是要哭他一輩子，替他穿一辈子的孝服的。

我的老婆死的時候，我也從那個時候過過……怎麼呢？我傷心的哭她哭了一個月，這也就夠她的了。要是哭她一輩子，她也實在擔當不起呵！（嘆息）你把一切的鄰居都忘記了……你自己不去瞧看人家，也不叫接見人家。我們過的光景同蜘蛛一樣

——同人們都斷絕了來往。禮服都放到那兒叫老鼠咬破了……你想着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了，可是你不知道在縣里的好人多着呢……在雷勃洛夫那兒的軍營里邊，那些軍官是多麼樣的好，真是教看都看不夠呵！在那軍營里邊每禮拜五都有一個跳舞會，差不多天天都奏着軍樂……唉，太太！你正當青春的年華，應該及時行樂……

：那美麗的容顏，不是一輩子有的呵！再過一年，你再想到那些老爺軍官面前，想教他們愛你，那就晚了！

波（很堅決的說）我請你再不要對我說這些話！你知道，自從尼古拉死了之後，我的心也完全死了，你想着我還是活着的，這不過是你想的罷了！我自己發誓我死了我都不脫我的喪服，都不與人往來……你聽見了嗎？就是讓他的鬼魂看看，我是怎樣的愛他……我不瞞你，他從前常常對我很不好，很利害的……並且還騙我；但是我呢，我到死都是守節，我教他看看我是多麼樣的會愛他。我教他在陰間看見我愛他是同他在世的時候一樣的愛他……

綠說這些話還不如到花園去逛逛，或者套上多比（馬名）或維里康（馬名）去瞧一瞧鄰居呢……

波唉！……（哭起來。）

綠太太！……好太太……你怎麼着呢？

波他是多麼愛多比呵！他常常騎着他到戈卡金和付拉梭夫那兒去。他騎馬騎的多麼好呵！當他用全副精神去勒馬的時候，那是多麼好看呵！你記得嗎？多比，多比！告

綠 訴教今天多給多比倒點料吃！  
是了！

（門鈴大響起來）

波 （驚慌）這是誰？你告訴他，就說我什麼人都不見！

第二場

（波波瓦一人）

波 （看着照片）你看一看，尼古拉，我是多麼會愛你和原諒你……到我死的時候，我的愛就一齊消滅了。（噙着淚笑起來）你不嫌慚愧嗎？我是多麼樣的忠心，把我自己關在家里，我到死都要給你守節的！可是你呢……你一點兒也不嫌慚愧嗎？你常常欺騙我，對我要脾氣，常常鑿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里……

第三場

（波波瓦同綠克）

綠 （帶着很驚的樣子進來）太太，外邊有人問你……要見你……

波 自從我丈夫死了之後，什麼人我都不見，這話你沒有告訴他嗎？

綠 我告訴他了……但是他聽，他說他有很要緊的事情。

波 我——不——見！

綠 我已經告訴他了，但是……那個鬼東西罵着一直闖進屋子來了……他已在飯廳站着呢……

波 (惱起來) 好，請他進來……這樣無禮的東西！

(綠克下)

波 這人多討厭，他來我這裏幹什麼來的？爲什麼他來攪擾我？(嘆息) 唉，這真是逼得我要到尼庵裏去……(沉思) 是的，到尼庵裏去。

第四場

(波波瓦與史米諾夫)

史 (進來，向綠克) 你這混蛋東西，愛多說廢話……你這蠢驢！(看看波波瓦裝着很有身份的樣子) 太太，我是退職的砲隊的中尉，是地主格利戈史米諾夫；因爲有點很要緊的事情，不得已才來煩擾你……

波 (不給他握手) 什麼事？

史 你的先夫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欠我兩張期票，共一千二百盧布。因爲明天要到農

業銀行去付息金，所以我到你這裏來問問；太太，請今天把我這筆款子還了吧！

波 一千二百元……我丈夫爲什麼欠你的錢？

史 他買我的牲口料。

波 （嘆息向綠克說）綠克，別忘了，叫多給多比倒點料吃！（綠克出，波波瓦向史米諾夫。）如果尼古拉欠你的錢，當然我是還你的，但是對不起，今天實在沒有錢，到後天我的管賬的從城裏回來的時候，我好吩咐叫他還你，欠你多少，就還你多少，只是現在實在不能滿足你的要求……並且今天恰好又是我丈夫死去的第七個月，我心緒不好，很不願意提這些賬債的事！

史 我現在實在很不行，如果我明天不去付息金，我立刻就要破產了！我的產業就要被人家查封了！

波 到後天你來取你自己的錢。

史 我後天不用錢，我今天用錢的。

波 對不起，今天不夠還你的錢。

史 我等不到後天。



波 如果我現在沒有錢怎麼辦！

史 這麼樣，今天不能還錢嗎？

波 不能……

史 呵！……就這樣了嗎？

波 是的，就是這樣。

史 就是這樣了嗎？是的嗎？

波 是的。

史 呵！謝謝你！忘不了你就是了！（聳着肩）這樣還想叫我不生氣！剛才在路上遇見一位稅務員，他還問我說：格利戈，你爲什麼常常生氣，照這樣我怎能不生氣？我急着用錢的要命，昨天早上天不明我就到各賬戶那兒去要錢，那怕有一個人給我錢也好些！我好像一個喪家之犬一樣，夜里過夜躺在一個猶太人酒店里的酒罇旁邊：……後來離家走了一百四十多里地，來到這里希望要幾個錢，不料她又拿起她的『心緒』來搪塞我！我怎能夠不生氣？

波 爲已經明明白白的給你說過了：我的管賬的回來了就給你。

史 我來不是找你管賬的，是找你的！誰同你的鬼東西管賬的有什麼關係！

波 對不起，先生！我受不了你這樣的話，聽不慣你這樣的口氣！我不願再聽你的話！

（疾走出門）

第五場

（史米諾夫一人）

史 好奇怪！你的心緒不好……七個月以前你的丈夫死了……可是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

？我問你：我要去付息金不要去？呵！你的丈夫死了！……心緒不好……還要玩些什麼亂七八糟的鬼計……你的管賬的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你叫我怎麼辦呢？我能坐氣球飛了去躲債不成嗎？怎麼呢？再不然叫我碰到牆上嗎？去到格魯德夫家里

——他不在家，亞洛先維其呢，躲開了，顧利琴呢，大罵了一架，我幾乎要隔窗子把他擲出去，馬祝多夫呢，正在害霍亂病；到她這里，她又拿起她的心緒來搪塞我！這些無賴的東西連一個錢也不還我！這都是因為我這老廢物好說話，把他們都養慣了！呵！今天真倒霉！真氣死我！氣的我渾身都亂戰了唉！天呵！把我要氣昏了

！（大叫）聽差！

## 第六場

（史米諾夫與綠克。）

綠 （進來）要什麼？

史 拿點汽水或水來！

（綠克出）

史 這叫什麼道理！人家急着用錢急的幾乎要上吊了；但是她不給錢不講，反來還說些不願辦這些關於賬債的事……這真是婦人女子，會講些糊塗理！所以我向來都不願同這些女人們講話，我情願坐到火藥桶上都比同這些女人講話好得多！唉，真氣死我，我只要遠遠的看見她們，就要駭得毛骨聳然，喊叫救命了！

## 第七場

史米諾夫與綠克。

綠 （進來，奉上茶）太太病了，不見客。

史 走開！

（綠克出）

史 病了，不見客！我也用不着招待……你不拿錢來我總是不走。你病一禮拜我住一禮拜……病一年我就住一年……你總算是欠我的錢，你的喪服和笑渦都打不動我的心……這些笑渦我們見識過的！（走到窗子跟前叫道）西門，把馬卸了！我們不走！我就住在這兒！告訴馬房里叫把馬喂喂！你這畜牲！你還將馬韁繩捆着！（嘲弄着）不要緊……我給你——不要緊，（離開窗子）真不好過……真熱的受不了，沒有一個人還我錢，夜里又睡不着，不料到了這里她又數落了些她的心緒……真把我氣得頭痛……喝等酒吧，怎麼呢？好，喝杯酒再說！（叫道）聽差！

綠 （進來）要什麼？

史 拿杯酒來！

（綠克出）

史 嘿！（坐下，環顧周身）很好很不錯！好像灰驢一樣，靴子弄得這麼髒，臉也不洗，頭也不梳，弄一身草……她還把我當強盜看，還想怎麼好！（打哈欠）這麼樣在客廳里未免太粗鹵了一點，但是這也沒有什麼……我來這里不是當客的，是要賬的人，這樣對於要賬的人沒有什麼……

綠 (進來，奉上酒。) 先生，你太隨便了……

史 (激怒) 什麼？

綠 我：我不過：我……

史 你同誰說話！不許你開口！

綠 (站到旁邊) 這不曉得是什麼魔鬼來作怪來了……(出)

史 唉！真氣死我！我恨不得把地球都搗碎了……真把我弄昏了……(大叫) 聽差！

第八場

(波波瓦與史米諾夫)

波 (進來，低着頭) 先生，我一個人清靜慣了，我受不了這樣的吵鬧，我十分的懇求你，請你不要擾亂我吧！

史 給我錢，我就走。

波 我明明白白給你說過了；我現在沒有錢，請你等到後天來。

史 我也明明白白的給你說過了，我不是後天用錢，是今天用錢的。如果你今天不給我錢，到後天我只好吊死了。

波 如果我沒有錢怎麼辦？真奇怪！

史 那麼你現在不給我錢嗎？不能還嗎？

波 不能……

史 好，那麼我就坐在這兒……：只要你不能給我錢……：（坐下）後天還嗎？好吧！我就這樣一直坐到後天！（跳起來）我問你：我明天要不要去付息金……：或者你以為我是鬧玩笑嗎？

波 先生，請你不要吵！這兒不是馬圈！

史 我問你的是不是馬圈——是我明天要去付息金去？

波 你在女子面前太放肆了！

史 不，我一點也不放肆！

波 不，太放肆了！你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很粗野的人！有品格的人對女子說話不是這樣的！

史 嘿！好奇怪！你叫我同你怎麼說話？說法國話嗎？怎麼呢？（激怒，咕嚕說道）「媽媽姆，日烏普利……（Madame, je vous prie……太太我問你）你不給我錢，我真幸

福……呵！對不起！我攪擾你！呵！今天好美麗的天氣呵！這孝服把你稱得多麼俏皮呵！（向她鞠躬）

又呆又蠢！

史 波

（嘲笑）又呆又蠢！我在女子面前太放肆了！太太，我這一輩子見的女人比你見的喜雀還多呢！我因為女子決鬥了三次，我拋棄了十二個女人，九個女人拋棄了我！的確的！從前我也會當過傻子，拿着那極溫柔的心情，極甜蜜的語言，竭力的去逢迎她們，恭維她們；有時候對着月亮嘆息，有時候受盡痛苦和煩惱，有時候心裏發跳；用盡我的心血去愛她們，愛的幾乎要發瘋了！整天好像喜雀一樣，高唱着解放；把我的一半家產都揮霍到溫柔鄉中，可是現在是不行了！現在你們騙不了我，這已經夠了！那些烏黑的眼珠，柔情的秋波，玫瑰色的嘴唇，引人魂消的笑渦，在那月波之下，低微的密語，顫動的嘆息——太太，這些我現在連一個制錢也不掏了！我並不是說你的，我是說一般女人的；她們從小以至於到了長大，都是不懷好意，陰險殘忍，讒誣嫌怨，胡說亂道，撒謊幾乎要撒到入骨了！可是要講到這個東西呢，（拍着自己的額）呵！對不起，我說話太不留情面了！就是一個喜雀都比這些女

子要好十倍，如果你看一看那美的外面，嫋嫋娜娜簡直同天仙一般，真叫人魂都飛了！可是你要往她心里看一看——那真是鱷魚一樣呵！（抓着椅子背，將椅子破碎了）最可惡的就是這種鱷魚總常常想着那愛情是她的特權，是她的專賣權！可是她除了愛小狗之外還會愛誰？如果我說的話不真。我願天誅地滅！她的愛情就只會嗚嗚咽咽的哭泣！她只會乘着男子犧牲，受痛苦的時候，她好去作出種種搖頭擺尾的媚態去騙他！幸虧你也是一個女子，那麼按着你自己的心也就可以自己知道一般女子的心性了！請你說句良心話；你一生見過女子真能守節不變的沒有？沒有這回事！能夠守節不變的只有那老媽子和醜而不堪的傻瓜！到了貓長角，烏鴉變白的時候，你也見不到一個能守節的女子呵！

波 請問你，你以為男子對於愛情是不會變的嗎？

史 是的，是男子！

波 男子！（冷笑）男子對於愛情是不會變的！真是奇聞！（激烈）你有什麼權柄敢來說這種話？男子對於愛情是不變的！如果是這樣，那我就告訴你，我所知道的男子最好的就是我丈夫了……我那樣的愛他，拿我全生命去愛他，凡年輕有思想的女人



所能愛到的我都去愛他；把我自己青年的年華，幸福，生命，財產統統都交給他，把他當做我的生命一樣的看法，可是你猜怎樣呢？這是世界上最好的男子，還是毫無良心的步步來欺騙我！他死了之後，我在他桌上找到了滿滿一匣子情書，在他活着的時候——唉，這真是不堪回想呵！——他常常整禮拜把我一個人丟在家里，當着我的面去和別的女子通情，欺騙我，揮霍我的金錢，拿着我的愛情去開玩笑……雖然如此，我還是愛他，給他守節……甚至他死了之後，我還是一樣的給他守節不變，我永遠把我自己埋葬到這四堵牆里邊，至死都不脫去我的喪服……

史

（輕視的笑着）喪服！……我不知道你把我當什麼人看？彷彿你想着我不知道你爲什麼穿着這喪服，把自己埋葬到這四堵牆里似的！這真是神祕與妙極了！這樣叫那些趕趕的武士或青年的詩人，從你宅前經過的時候，望着你的窗子必悠然的想道：『這兒住的是神祕的達瑪拉（註），她因爲對於她丈夫的愛情，遂把自己埋葬在這四堵牆里邊』我們自己知道這些把戲呵！

註：達瑪拉是李門托夫所著『魔鬼』里邊的女主人翁；是格魯琴國（在高加索）的公主，是黑睛美人據李氏

詩中所說：達瑪拉曾被一個魔鬼愛上，後來達瑪拉躲避他的愛，逃入民庵，死在那兒。

波（臉紅）什麼？你怎敢對我說這些話？

史 你把自己活埋了，但是還忘不了往自己臉上撲粉呵！

波 你怎敢同我說這樣的話？

史 請你別吵，我不是你的管賬的！我有什麼說什麼，我不是婦人女子，我說話是很爽直痛快的！請你不要吵。

波 不是我吵，是你吵的！請走開！

史 給我錢我就走！

波 我不給你錢！

史 不行，得給我錢！

波 我就來氣氣你，一個制錢也不給你！走開！

史 我沒有這種福氣，我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未婚夫，請你不要給我玩這些把戲！（坐下）我不愛這些。

波（氣的發喘）你就坐在這里了嗎？  
史 就坐在這里。

波 請走開！

史 把錢拿來……（到旁邊）唉，真氣死我！

波 我不願同這些不要臉的人講話！滾開！（少停）你不走嗎？不嗎？

史 不走。

波 不走嗎？

史 不走！

波 好（按鈴）

第九場

同上人與綠克

波 綠克，把這位先生拉出去！

綠 （走到史米諾夫跟前）先生，太太吩咐了，請你走吧！在這里沒有……

史 （跳起來）不許你開口！你同誰說話？再說我殺掉你！

綠 （搥胸）唉呀！……天呀！……（倒到椅子上）唉呀！我昏了！我昏了！要命呀！

波 她在那裏？她？（叫道）她！白拉格亞！她！（按鈴）

綠 唉呀！她們都出去摘野果子去了……沒有一人在家……我昏了；拿口茶喝喝呀！

波 請滾開！

史 請你放規矩一點吧！

波 （握着拳頓着足）你這粗人！你這蠢貨！你這混蛋！怪物！

史 怎麼？你說什麼？

波 我說你是蠢貨，怪物！

史 （挺身上前）我請問你，有什麼權力欺負我？

波 是的，我欺負你了！……怎麼樣？你當我怕你嗎？

史 你以為你是女人，便有權力無故的來欺負人嗎？是的嗎？去決鬥吧！

綠 老爺！……好老爺！拿點茶來呀！

史 決鬥啣！

波 你以為你有很大的拳頭，牛大的嗓子，你便以為我怕你了嗎？是的嗎？你真是蠢貨

史 決鬥啣！我無論誰都不讓他來欺負我！我不管她什麼女子，什麼纖弱的女子！

波 （用力叫道）你這蠢貨！蠢貨！蠢貨！

史 現在我們可以拋開一切的偏見，這僅是一個男子本着義氣去雪他的恥辱，平權！這就叫做男女平權！去決鬥吧！

波 你要決鬥嗎？好！

史 即刻去！

波 即刻去！我丈夫死後還留下兩枝手槍……我現在去取……（急遽的出去忽又轉回頭）我將一槍打到你的鐵面上！敲死了你（出）。

史 我要打她像打一隻小雞一樣！我不是小孩子，不是容易動情的小狗！我管她什麼女子不女子！

綠 我的好老爺！……（跪下來）請你開開恩，可憐可憐我這老頭子吧！請走吧！就這就要把我駭死了！還要決鬥呢！

史 （不聽他）決鬥，這就是男女平權！婦女解放兩性平等！按理我也要打她！呵，這是什麼女子？（嘲笑）敲死了你……我一槍打到你的鐵面上……這是什麼女子？紅着面孔，瞪着眼睛……竟來答應和我決鬥！這樣的女子真是我一生才見頭一次……

綠 老爺！請走吧！我永遠祝福你！

史 這是婦人女子！這個我明白！真是婦人女子！不是那扭扭捏捏，懦弱無能的女子；她像火一樣，炸藥一樣，火箭一樣，打死了她也覺可惜呵！

綠 老爺……（哭着）我的好老爺！你走吧！

史 我真歡喜她！真歡喜她！那令人魂消的笑過，我真愛她！我也不問她欠我的賬了……我的氣也消了……呵！她的魔力真大呀！

第十場

同上人與波波瓦

波（拿着手槍進來）這裡是手槍……但是在我們決鬥以前，請你先教我這手槍怎麼樣放法……我向來還沒有放過手槍呢。

綠 老天來救救命吧……我去找園丁車夫去……這真是天外飛來的大禍呀！……（出）。

史（檢看着手槍）你瞧，手槍有幾種幾樣的……有一種是專為決鬥用的手槍，叫做毛及麥爾牌的，你這兩枝手槍是斯末特和羅耶生牌子的，是三響的，槍彈的火帽在中心的……這手槍很不錯，這兩枝手槍至少得九十塊錢……拿的時候要這麼樣……（向旁）喂！眼睛！真是媚人的眼睛呵！

波 這樣麼？

史 不錯，這麼樣……然後再搬起機頭……這樣的描準……把頭稍向後一點！手伸直……很好……就這麼着……然後再用指頭把這個東西一搬就得了……不過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慌，描準的時候不要着急……不要叫手搖動。

波 好……在屋裏放槍很不方便，我們到花園去吧！

史 走，不過我預先聲明；我的槍要往空中放。

波 這那里話！爲什麼呢？

史 因爲……因爲……這是我的事，不爲什麼。

波 你怯了嗎？是的嗎？呵！不，先生，你不要變卦，請跟我來！我的槍彈打不到你的腦袋上我總不甘心……這個腦袋我實在討厭！你怯了嗎？

史 是的，我怯了！

波 胡扯！你爲什麼不想去決鬥了？

史 因爲……因爲……我……我愛你。

波 （冷笑）他愛我！他竟敢說他愛我！（指着門）請吧！

史（默然放下手槍，拿着帽子走去；走到門口站着，兩人默然互相注視着有半分鐘的光景，後來他躊躇的走向她說）呵……你還生氣嗎？我簡直像發了瘋一樣，但是，你要知道……這怎麼說好……是這麼一回事，你看，是這麼一回事，到底……（叫道）呵，我愛你，難道我愛錯了嗎？（抓着椅子背，將椅子摔碎）怎麼你的傢俱這麼脆！我愛你！你明白嗎？我……我差不多跳到你的情網里了。

波 走開！我討厭你！

史 呵，好美麗的人兒呀！我生來沒有見過這樣美的人！我上當了，中魔了！好像老鼠一樣跳到籠里了！

波 走開，不然我就要開槍了！

史 放吧！你知道我死在這雙媚人的眼睛之下，死在這柔美小手握着的那手槍之下，我是何等榮幸呵！……我發瘋了！請你即刻想想決定吧！……我是一個貴族，是很體面的人，每年有一萬元的收入……我會放槍……我有好馬……你願嫁給我嗎？

波（大怒，用手槍指示着）決鬥呵！決鬥！

史 我瘋了！……什麼也不明白了……（叫道）聽差，拿點茶來！



波 (喊着) 決鬥呵!

史 我瘋了，中情魔了，我簡直像小孩一樣，好像傻子一樣了！(抓着她的，她痛的大叫起來)我愛你！(跪下)愛的從來沒有這樣愛過！我拋棄了十二個女子，九個女子拋棄了我，但是我沒有一個愛的能夠像愛你這樣……我被軟化了，征服了……好像傻子一樣跪到你面前向你求婚……真是丟臉呵！我賭咒我五年了都沒有愛過人，想不到又中了魔，來到你的圈子裏了！我向你求婚，你願意不願意？不願意嗎？不願意就算了！(站起來，快着向門走去)

波 等一等……

史 (站住) 怎麼？

波 沒有什麼？走吧！走吧！……但是，等一等……不，走吧，走吧！我討厭你！但是別……別走！唉，你知道我是怎麼樣的生氣，怎麼樣的生氣！(把手槍擲到桌子上)拿這討厭的東西把我指頭都弄麻木了……(氣的把手帕撕破)你爲什麼還站着？滾吧！再見吧。

波 是的，是的，走吧！……(喊道)你到那里去？等一等……但是，去你的吧！唉，我是

多麼牛氣，別到我跟前來，別到我跟前來！

史（向她跟前走着）我真愛你！愛的要發瘋了！好像小學生一樣要跪下來了……我渾身都發顫了……（很鹵莽的樣子）我愛你！我真愛死你了！我明天要去付息金，莊稼也收得了，可是又碰上了你……（摟住她的腰）永遠我都不原諒我這一回……走開！撒開手！我……我恨你恨極了！決……決鬥呵……（作長久的接吻）

第十一場

同上人與綠克帶着斧子，園丁拿着耙子，車夫拿着叉子，工人拿着杆子。

綠（看見一對接吻的人）天呀（少停）

波（略開眼睛）綠克，告訴馬房里，今天不要給多比倒料了。

——幕下——

（曹靖華譯）

【作者介紹】契訶夫（Чехов）一八六〇——一九〇四）是帝俄時代一個著名的短篇小說家和戲劇家。契氏初習醫，一八七九年開始文學生活。以短篇小說著名于世，他的深厚的幽默風格為廣

大讀者所歡迎，所寫劇本如：「海鷗」，「三姊妹」，「櫻桃園」，「萬尼亞舅舅」，「伊凡諾夫」等皆為著名之作，獨幕劇「求婚」與「蠢貨」流傳亦甚廣。

【「蠢貨」的說明】女地主葉麗娜波瓦新寡，以「忠于丈夫」的強烈的情感替丈夫守節，而且向家人發誓，她下了決心要穿着喪服，過着淒涼孤寂的日子一直到死，她認為這才是懂得盡忠于對丈夫的愛情。但是不幸，她這種貞節的喪居生活給一個蠢貨攪亂了。蠢貨便是年輕的地主格利戈·史米諾夫，爲了討債到女地主家裏來，因爲索債不得，粗鄙，暴戾，極盡搗亂之能事。女地主被擾不堪，攆他出去，叫他和自己決鬥。但沒有想到她那「炸彈一樣，火箭一樣」的性格竟打動了債主的感情，決鬥的槍械還沒有撥動的時候，這兩個裝腔作勢的對手，竟在戀愛中平靜下去。

這樣的寫法是諷刺的寫法，作者因不滿於當時俄國地主階層的生活現象，用了這種手法去暴露它，嘲笑它，劇中的人物，通是否定的，作者極度誇張地描寫他們的性格發揮性格中的可笑之點，使它成爲一幕輕鬆的喜劇。

劇中的分場，是比較古典的寫法：較長的獨幕劇中，爲了讀者的便利，多以人物的上下來分場。這種方法現在已不大用了。

## 安娜珍絲加

英·蕭伯納

幕：

布斯亞東境前敵兵站上一間司令官的辦公室。一張辦公的棹子，上面有一架電話，筆墨公文紙張等類的東西擺在這間屋子的那一方。棹子的那一頭，擺了一把舒舒服服的高椅，預備給司令官坐的。高椅背後便是一個窗戶，對着這個窗戶，在棹子的這一頭，有一個普通的木凳子。在棹子的旁邊，有一把普通的椅子，椅背靠着門，前面放了一架打字機。靠着門旁邊，這道門是對着凳子的那一頭的，有一具放衣帽的架子。這間屋子裏邊並沒有一個人。

斯全姆費斯特司令官走了進來，後面跟着斯尼底金德副官。他們把他們的外衣和帽子掛了起來。斯尼底金德的手腳要來得慢一點兒，斯全姆費斯特已經走到椅子邊來了。

斯全姆費斯特 斯尼底金德呀。

斯尼底金德 有，司令官。

斯全姆費斯特 你現在還沒有把我的報告書送到政府裏邊去嗎？（他坐了下來。）

斯尼底金德 （走到椅子旁邊來）還沒有呢，司令官。你打算送給那一個政府裏邊去呢？

？（他坐了下來。）

斯全姆費斯特 那就要看罷。那一個是最近組織的政府呀？你以為那一個政府最像明天早上會當權的樣子呢？

斯尼底金德 那末，那個臨時政府昨天到是很鞏固似的。不過今天他們說內閣總理自殺了，而且那個左派最激烈的份子把其餘那些人又全打死了。

斯全姆費斯特 對啦：那到是那樣的；不過他們那班人總是用空子彈（註）自殺的。

斯尼底金德 可是呀，就是空子彈也就把他們弄得掉下來了呀。叫我甯可把報告書送給馬克斯米爾派去。

斯全姆費斯特 他們不見得比歐皮多山威派更強罷；在我個人的眼光中看來，右派赤色革命黨也很像會爬上來似的，不見得比那兩派更差什麼。

斯尼底金德 我可以很不費事的在打字機裏多放幾張複寫紙，對那一些個政府，每個政

府都送他一份得了。

斯圣姆費斯特 那是白糟蹋了紙呀。你簡直和把報告書送到幼稚園裏去一樣的。（他嘆一口氣把頭伏在桌子上面。）

斯尼底金德 您累了嗎，司令官？

斯圣姆費斯特 哦，斯尼底金德，斯尼底金德呀，你怎麼肯活在世界上啊？

斯尼底金德 在我這種年紀的時代，司令官，我只問我自己怎麼捨得不活在世界上啊？

斯圣姆費斯特 你年紀輕呀，年紀又輕，心裏又不會想事情呀。你被革命所鼓動了，你

叫像自由這麼一類的虛無漂渺的東西給迷住了。但是我家裏世代忠良，在布斯亞的

潘珍君模皇室裏爲臣，差不多有七百年了。潘珍君模皇室把我們留在朝裏邊做官，

敬重我們，抬舉我們，把他們的光榮賞到我們身上，使得我們才有了今日呀。當着

我聽見你們這一班青年的人說，你們是爲文明，爲民主，爲打倒軍國主義而奮鬥的

時候，我耐禁不住問問我自己，一個人怎麼能爲一派的胡說而流血呢？這一派的胡

說全是許多下流的市僧和粗俗的苦工嘴裏亂講的：這完全是廢話和狗屁。（他被一

席話所激動了，站起身來。）一位真命天子才是再好不過一件實實在在的目標，

他是一個高出我們之上的人，就和一位天神一樣。你們瞧得見他的；你們可以親着他的手的；他笑一笑便可以鼓勵你們，他纒一纒眉，便可以嚇壞你們的。我巴不得爲我的潘珍君模皇上盡忠而死，就和我的父親爲他的父親盡忠而死一樣。你們這幾百萬勞動的平民，得罪了他們的在上者的時候，我們用靴尖兒踢着了相當的地方，他會覺得榮幸極了的。現在還留下了什麼生命給我呢？（他垂頭喪氣的倒在他的椅子上。）我的潘珍君模皇上退了位，而且把他趕到罪犯一塊兒去了。我們的陸軍，原來是他的驕傲光榮的陸軍，一隊一隊的走了去聽那些窮光蛋叛徒的暴亂的演說，而且那位中將的的確確被迫得去做主席介紹那個演說的人。我自己受我自己的律師的委任做一個總司令。他是一個猶太種，斯尼底金德呀！一個希伯來的猶太種！那不過才是昨天似的從前就會把這些個事情認爲瘋人胡鬧的；今天就成了下流報紙上常見的普通新聞。我現在活着就祇爲了三個目的：把敵人打敗，扶潘珍君模皇上復位，把我的律師絞死！

斯尼底金德 當心一點，司令官：現在的時候，這種話說出來是很危險的。假如我把您賣了怎麼辦呢？

斯全姆費斯特 怎麼啦！

斯尼底金德 我不會的，當然哦：我自己的父親就和這麼一樣說的；但是假如我真把您賣了怎麼辦呢？

斯全姆費斯特 （格格而笑）那我就向革命政府控告你反革命的罪，我的孩子；那末他們馬上就要把你槍斃的，除非你哭起來要求臨死之前見一見你的母親，那末一來，他們大概就會變更他們的主意，委你做一個旅長。夠了，（他站起來鼓着他的胸部。）我把我心裏的悶氣全泄出來了之後，覺得舒服多了。辦公事罷。（他拿起一個電報，把牠拆開，一看見牠的消息就和觸了電似的。）好天爺爺！（他倒在他的椅子上。）我再沒有受過這麼厲害的打擊。

斯尼底金德 出了什麼事情，我們打了敗仗嗎？

斯全姆費斯特 你這個人，你以為祇要打一次敗仗就會像這個消息一樣把我急壞了嗎？

我是戰事開端之後曾經打過一十三次敗仗的人啊。哦，我的主人呀，我的主人呀，我的藩珍君模皇上呀！（他泣不可仰。）

斯尼底金德 他們把他殺死了嗎？



斯全姆費斯特 一把尖刀已經刺進他的心裏去了——

斯尼底金德 好菩薩！

斯全姆費斯特 ——而且還刺進了我的心裏去了，刺進我的心裏去了。

斯尼底金德 （放了心）哦，原來是比喻說的一把尖刀呀！我以為您是說真正一把尖刀呢。出了什麼事情呀？

斯全姆費斯特 他的女兒安娜珍絲加大公主，就是潘珍君娜皇后掌上的明珠，已經——

已經——（他說不出了。）

斯尼底金德 自殺了嗎？

斯全姆費斯特 不對。她自殺了還好了呢。哦，那就好多了好多了。

斯尼底金德 （嘎嚨子說）反了宗教嗎？

斯全姆費斯特 （大吃一驚）當然不對！不要胡說侮辱宗教，年青的人呀。

斯尼底金德 請求了判決嗎？

斯全姆費斯特 那我寧可雙手把判決書送給她，以免她做過這種事情。

斯尼底金德 以免她做什麼事啦？該死，司令官，把牠說出來罷。

斯全姆費斯特 她已經加入了革命。

斯尼底金德 但是您也加入了哦，司令官。我們大家都加入了革命。她不見得比我們更認真的革命啊。

斯全姆費斯特 天保佑你猜想的沒有錯！但是這還不是最不幸的消息。她已經同一個年青的軍官私奔了。私奔了，斯尼底金德呀，私奔了！

斯尼底金德 （並不覺得怎麼大驚小怪）是的，司令官。

斯全姆費斯特 安娜珍絲加，美麗極了的，天真爛漫的。我主人的女兒呀！（他把他的手蒙着他的臉。）

（電話的鈴響起來了。）

斯尼底金德 （拿起電話的耳機）對啦，總司令部。對啦……不要嚷，我不是司令官。

你是誰呀？……你爲什麼不說呢？連你的規矩都不懂嗎？下次再犯了就要降你的級……哦，原來他們升你做了上校呀，他們升了你嗎？好罷，他們升我做了元帥：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呢？……你聽着罷：你打電話來幹嗎？我沒有功夫整天的聽你說厚臉的話。……什麼啦！大公主呀！（斯全姆費斯特大吃一驚。）你在那兒把她抓

着的。

斯全姆費斯特（把電話搶過來，聽他的回答）大一點聲音說話，行不行？我是一個司令官呀……我知道那個，你這個笨蛋，你把那個同着她在「道的軍官抓着」沒有？……該死！我不答應你的，你把他放走了，你受了他的賄。……你一定看見了他的：那個傢伙穿了一身濞得羅伯珍斯基驃騎兵的全副上朝的軍服。我限你在十二個鐘頭之內把他抓住，要不然……你說什麼惡鬼呀？你對着我罵街嗎，你……放你媽一千個屁！（對着斯尼底金德說。）這個混蛋說大公主是一隻惡鬼的化身。（對着電話裏說。）下賤的奸賊，你敢對我們受命的潘珍君模皇上的女兒說這種話嗎？我就要——

斯尼底金德（把電話從他的嘴唇邊拉開）當心一點，司令官。

斯全姆費斯特 我偏不當心，我要把他槍斃？放手！不要拉着電話！

斯尼底金德 但是爲保全她本身起見，司令官——

斯全姆費斯特 曖？

斯尼底金德 爲着保全她本身起見，還是讓他們把她送到這兒來的好。她在你手底下就

穩當了。

斯全姆費斯特（把耳機讓還他）你不錯的。對他和氣一點吧。我說不出口。（他坐下來。）

斯尼底金德（對着電話裏講）喂。別去管那些話，那不過是一個人在這兒拿着電話鬧玩藝兒。我當時有事情非得離開這間房子一會兒不可呀。全不要管牠罷。把那個女孩子押解過來罷。……哦，你早已經把她解來了呀。那末，你見了什麼鬼不早說出來呢，你——他怒氣沖沖的把電話掛起來。）您想想看：他們今天早上就把她押解來了。鬧這麼半天全是因为那個傢伙現在升了上校，要想在電話裏邊出出風頭。（電話鈴又響起來了。他忿然大怒的把耳機拿起來。）現在有什麼事情啦？……（對着司令官說。）這是樓下我們自己的人打來的。（對着耳機裏邊說）聽聽罷，你們以為我一天到晚沒有別的事情盡要忙着聽電話嗎？……那是什麼話？沒有那麼許多人抓得住她呀！你是什麼意思？（對着司令官說。）她已經到這兒來了，司令官。斯全姆費斯特 叫他們把她帶上來。她上來的時候我一定不能起身，一定不能親她的手去迎接她，在底下人的面前一定要裝成這種樣子呀。這一定會傷我的心啊。

斯尼底金德（對着耳機裏面說）把她押上來……呸。（他把耳機掛上去。）她說她已經走上一半兒來了，他們抓她不住。

（這位大公主冲進屋子裏來了，兩邊兩個累得精疲力盡的兵士，拚命的抓住她兩隻膀子，也叫她拖進來了。她從頭上到脚下都用一件鑲了皮邊的大衣罩住了，還戴了一頂皮帽子。）

斯尼底金德（用手指着那一條凳子）當着我「行了」的時候，你們就把犯人放下坐在凳子上，你們也在她左右兩旁坐下去。行了。

（這兩個兵士使勁的把她按住坐下去。她把他們往後一推，反把他們兩個人弄得差一點兒摔倒在凳子之後去了，他們要想不摔下去，所以反先坐下了。這麼一來，卻也把她拖着坐下了。第二個兵士用一隻手緊緊的捏住大公主，用那一隻手拿出一捲文件，對着斯尼底金德搖晃着，斯尼底金德從他手中拿了過來，又把牠交給司令官。他把文件展開，沈着面孔看起來了。）

斯尼底金德 好一點 安心一點等着罷，犯人呀，等司令官把關於你的案子的文件看完了再說罷。

大公主（對兩個兵士說）放手罷。（對着斯全姆費斯特說。）你叫他們放手罷，要不放手的話，我就要把凳子弄得往後一翻，那末我們三個腦袋都要摔到地板上去。

第一個兵士 不要罷，小媽媽。對我們可憐的人發一發慈悲罷。

斯全姆費斯特（從他看的那張文件後面，發出咆哮的聲音來）不准亂張你的臭嘴呀。

大公主（大發雷霆）是說我呢，還是說這個兵士呢？

斯全姆費斯特（嚇壞了）是說兵士啊，小姐。

大公主 叫他們放手吧。

斯全姆費斯特 不要抓着這位小姐。

（這兩個兵士把她放了手。這一個便擦他發燒的腦蓋。那一個用口舐他的手腕子

。）

斯尼底金德（兇猛的樣子）預備！

（這兩個兵挺直着腰子坐起來。）

大公主 哦，讓這個可憐的人舐舐他的手腕子罷。也許那上面中了毒呢。我咬了他一

口。

斯全姆費斯特（大驚）您用口咬一個當兵的人呀！

大公主 好罷，我願意用辦公室火爐子的火鉗烙他一下子，但是他害怕啦。叫我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

斯尼底金德 你爲什麼要咬他呢，犯人？

大公主 他不肯放手呀。

斯全姆費斯特 當您咬他的時候，他放了手嗎？

大公主 沒有。（在這個兵士的背上用手拍一拍。）你應當賞一塊十字勳章給這個人，獎勵他的忠心。我不能夠接着把他吃下去呀；所以我祇好把他拉了來。

斯全姆費斯特 犯人呀——

大公主 不要叫我做犯人罷，斯全姆費斯特司令呀。我的祖母從前老抱着你在她的懷裏玩呢。

斯全姆費斯特（眼淚奪眶而出）哦，天啦，是的。您相信我的話罷，現在我的心還是和那個時候的心是一樣的。

大公主 現在你的腦子也還是和那個時候的腦子一樣的啊。我不要吃你稱呼我做犯人。

斯全姆費斯特 爲着你本身起見，我不能夠用您正當的神聖的官銜稱呼您啊。我稱呼您

做什麼呢？

大公主 革命使得我們做了同志，叫我做同志罷。

斯全姆費斯特 我寧死也不叫的。

大公主 那末叫我做安娜珍絲加罷；我就叫你做「吹笛子的彼得」，和我祖母從前叫你一樣的。

斯全姆費斯特 （心裏邊很難受的感動了）斯尼底金德，還是讓你和他講罷：我不能

（他說不成聲了。）

斯尼底金德 （公事公辦的樣子）布斯亞共和國不得已才把潘珍君模和他全家幽禁於某一個範圍之內的，這也是爲保護他們的安全起見哦。你現在出了這個範圍呀。

斯全姆費斯特 （搶着他的話說）你現在是——我一定要把牠說出來——一個犯人。我

現在要把你怎麼辦呢？

大公主 在你沒有把我抓着之前，你就應該把這件事先想好呀。

斯全姆費斯特 得啦、得啦，犯人呀！假如你一定要逼着我對你正顏厲色的說話，你知



道你就會怎麼樣嗎？

大公主 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就會怎麼樣。

斯全姆費斯特 就會怎麼樣呢，犯人呀？

大公主 和嗓子痛的牧師一樣。

（斯尼底金德忍不住的發出笑聲來了；他故意把一張紙掉下去，便把他的笑聲藏到棹子下面去了。）

斯全姆費斯特 （聲如雷鳴）斯尼底金德副官

斯尼底金德 （忍着笑的聲音）有，司令官。（這張棹子顯然在那兒震動着。）

斯全姆費斯特 出來罷，你這個傻子：你把墨水都潑出來了。

（斯尼底金德滿臉通紅的忍住了笑站起來。）

斯全姆費斯特 你爲什麼不笑呀？難道你不喜歡大公主殿下的笑話嗎？

斯尼底金德 （忽然沈下臉來了）我不願意笑，司令官。

斯全姆費斯特 馬上笑罷，慙慙。我命令你笑。

斯尼底金德 （稍微生了一點氣）我實在笑不出，司令官。（他毅然的坐下來。）

斯全姆費斯特（對來他咆哮大吼）哪！（他很感動的樣子，轉身向着大公主。）大公主

殿下要我稱呼您做同志嗎？

大公主（站起來一條紅手絹兒飄蕩着）革命萬歲，同志呀！

斯全姆費斯特（站起來向着紅手絹致敬禮）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罷。斯尼底

金德副官，你站起來唱唱馬賽革命曲罷。

斯尼底金德（站起來）但是我不能唱，司令官。我的嗓子不行，耳朵也不行。

斯全姆費斯特 那末坐下罷；把你的羞恥全埋到打字機裏去罷。（斯尼底金德坐下去。

）安娜珍絲加同志，你同一個青年的軍官私奔了呀。

大公主（驚愕失措）斯全姆費斯特司令，你說瞎話。

斯全姆費斯特 不承認，同志呀，也是沒有用的。探聽你的行動，還是由於追尋那個軍

官行動的線索探聽出來的。（大公主忽然明白了，而且好像是很覺得有意味似的。

斯全姆費斯特繼續用一種審案子的神氣說。）他在哈剛斯堡的黃金錨和你會聚的。

你從那兒就逃得我們找不着了；但是我們一直追跡那個軍官，追到保德丹，在那兒

你又和他會着了，然後一個人獨身走到伯倫西羅布。你把那個不幸的青年怎麼辦了

呢？他在那兒呢？

大公主（假裝做把一樁重要的祕密輕輕的聲音告訴他）他原來一向是在那兒現在還是在那兒。

斯全姆費斯特（誠心誠意的）那是什麼地方呢？

大公主（發急的樣子）那就在你的理想裏邊。我一個人來的。我一個人沒有伴的。每天都有好幾百軍官從哈剛斯堡到伯倫西羅布去。我怎麼知道他們的事呢？

斯全姆費斯特 那他們都是穿着呷吱布的軍裝呀。他們不是穿着全副上朝的軍服，像這個人一樣呀。

斯尼底金德 祇有帶着大公主私奔的軍官們，才會穿全副上朝的軍服的，要不然我們就瞧不見大公主和他們在一塊兒了。

斯全姆費斯特 不准亂張你的臭嘴呀。（斯尼底金德大怒，挾着他兩隻手，再也不加入他們談話的團體了。司令官又去看他的文件和審問大公主。）這個軍官用你的護照在外面走，您對於這一點有什麼話說？

大公主 瞎說！一個男人怎麼能夠用一個女人的護照在外面走呢？

斯全姆費斯特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您早就很知道的。關上到了一十二個人。看關的軍官把他們的護照收了過來，他先數一數這是一十二個人；然後再把護照數一數。假如那是一十二張，他就認爲沒有錯兒。

大公主 那末，你怎麼知道那裏邊有一張護照是我的呢？

斯全姆費斯特 在保德丹飯店裏，當着那個軍官在洗澡的時候，有一個茶房看了一眼他的護照。那是您的護照。

大公主 胡說！他爲什麼不把他抓起來呢？

斯全姆費斯特 等着他帶了巡警來抓他的時候，那個軍官已經不見了；那末您自己帶着您自己的護照在那兒。他們把那個茶房鞭了一頓。

大公主 哦！斯全姆費斯特呀，把這些人叫走罷。我一定要和你一個人說幾句話。

斯全姆費斯特 （嚇得站了起來）不行，這簡直太不成話了，我不能答應的。桌上的千金小姐，無論對着什麼人，就是對着她自己的丈夫，也不能，絕對不能，永遠不能對他一個人講私話的。

大公主 你忘記了我們有一條例外的規則呀。他可以對着一個小孩子講私話呀。（她站

起來。斯全姆費斯特呀，你曾經在我祖母的懷裏跳着玩兒過的。你經了那次的寵恩殊寵之後，潘珍君那皇太后便把你造成了一個永遠不長大的小孩子。可是「大自然」也把你造成了一個永遠不長大的小孩子。哦，我忘了說。我現在命令你對我一個人說幾句私話。你聽見了沒有？我命令你。七百年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你家裏的人，違背過我家裏的人的命令。你現在要違背我的命令嗎？

斯全姆費斯特 碰見了不能服從的命令，那還有一條路可以走呀。死了的人決不能違背命令的。（他把他的手槍拿出來，而且把槍口對準他的腦袋。）

斯尼底金德 （從他手中把手槍搶了去）你看看上帝的面子，司令官呀——  
斯全姆費斯特 （拚命的打他，要想把手槍奪回來）下流的狗奴才，你把那枝槍還給我，好恢復我世代忠良的名譽。

斯尼底金德 （扭着身子把那枝手鎗送給大公主）接着罷：快一點，他和一隻野牛一樣的兇猛。

大公主 （趕快的接了過來）啊哈！滾出這間屋子去，除了司令官一個人之外，一齊滾出去。你們聽這個雙料兒的！雷！霆！風！火！（她放了一槍又放了一槍，把槍子

彈對着那兩個兵士的腳旁邊打過去。他們倉惶惶不要命的逃了。她再轉身向着斯尼底金德，他現在已經被司令官打倒了躺在地板上。）你也滾。（他爬了起來。）開步走。（他逃到門口去。）

斯尼底金德（走到門口轉過身來）爲着您自己的本身起見，同志呀——

大公主（憤慨之至）同志呀！你呀!!!滾罷。（她又放了兩槍。他逃得無影無蹤了。）

斯全姆費斯特（其勢洶洶的要想走到她身邊去）我的大公主殿下——

大公主 站住罷。手槍裏邊我還留下了一顆子彈，假如你想要從我手裏把牠搶了去的話

（把手槍對着他的腦袋）。

斯全姆費斯特（嚇得往後退，而且把手矇着眼睛）不要罷，不要罷；把牠放下罷，把

牠放下罷。我什麼事都答應您的，我對什麼事都起誓聽您的；但是就祇要請您把牠放下罷，我求求您。

大公主（把牠拋在棹上）好罷！

斯全姆費斯特（打開他的眼睛）謝謝上帝！

大公主（溫和的樣子）斯全姆費斯特，我是你的同志。難道此外我就不是你的別什麼

嗎？

斯全姆費斯特（跪下一隻腳來）上帝救救我，您是我所承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神權所遺留下來的一點命根子。（他吻她的手）

大公主（大度寬容的樣子）你這個崇拜偶像的人！到了什麼時候，你才會明白我們並沒有什麼神權神力，不過是你們幻像的迷信觀念啊？（她把她的溫和態度拋掉，坐在他的椅子裏邊。）現在告訴我罷，他們對你下了什麼命令？你預備服從他們的命令不服從呢？

斯全姆費斯特（好像是中了刺刀的牛一般的跳了起來，而且在這間屋子裏翻天覆地的亂奔亂跑）我怎麼能夠同時服從七個不同的獨裁執政的命令，並且那七個人之中，一個好人也沒有？其中有一個命令我去和國外的敵人議和。又有一個命令我限中立各國在四十八小時之內表示態度，倘若他們不採用他的「獨身稅則」，馬上就去征伐他們，滅亡他們。第三一個命令我去出席一個該死的社會主義黨員的大會議，而且說明布斯亞決不容假革命的人來投機，和反革命的人來悔過，就祇希望建設一個地球上的天堂極樂園以求世界大同。（他在斯尼底金德的椅子後面把這句話講完了。）

大公主 他們說些放屁的廢話真該死！

斯全姆費斯特 大公主殿下說的這句話真對，我從心裏從肺腑裏感謝您，全歐洲都感謝您。

大公主 對啦；可是——（站起身來）斯全姆費斯特，你總知道你的主義——皇朝的主義——已經是完了。

斯全姆費斯特 您不可以說這種話呀。就是從您嘴裏說出來，這也要算是謀反叛逆哦。

（他灰了心，倒在椅子上面用他的手矇着臉。）

大公主 你不要自己欺自己，司令官；布西亞國裏再不能讓一個潘珍君模管理了。（她慢慢的在這間屋子裏走着，苦苦的回想着，而且大聲音的把心事說出來。）我們已經衰敗極了，陳腐極了，懦弱極了，惡貫滿盈了，我們自己也無法可想，所以到了最後我們也自求滅亡。

斯全姆費斯特 您在這兒胡說。

大公主 世界上偉大的真理，當初人家總以為他們是胡說的。全國的步馬三軍再也不能挽救我父親的帝業了。假如他們能夠的話，那你就一定會挽救了的，難道你不會



嗎？

斯全姆費斯特 上帝知道我一定會的！

大公主 你真是那種意思嗎？你情願使這些民衆受一輩子痛苦，永遠要不出頭嗎？你情願把全國有志氣的義士，全關到那些造惡的牢獄邊去嗎？你情願把自由的曙光，重新擲到牠所昇出來的血海裏去嗎？你做這些事情全部的目的不過是因為在這一塊卑污惡濁的世界之中，有一塊小小的華貴美麗的朝廷，你可以穿着朝衣，掛着幾塊勳章站在那兒，一天又一天的，一夜又一夜的，張大着嘴打呵欠，說不出的無聊，到後來你的墳墓也張大着嘴打呵欠，張得比你的嘴還寬大一點，那末又因為你再沒有什麼別的用處了，就只好掉到你的墳墓裏去。你怎麼會這樣笨，這樣毫無心肝呀？

斯全姆費斯特 您把爲皇室盡忠看成這種樣子，您一定是有神經病。我上朝的時候從來就不打呵欠的。那一班狗奴才纔打呵欠呢；但是那因為他們是狗奴才纔打呵欠呀！他們沒有思想的，沒有榮耀和莊嚴的意識來壓制他們啊。

大公主 我可憐的斯全姆費斯特，你不常常上朝所以還不會疲倦。你多半是在外面治兵呀；那末，當着你回朝來預備你的胸前再掛上了塊新勳章的時候，你卻望着我的父

親和母親及望我，而且參拜我們，便覺得高興極了。是不是這種樣子呢？

斯全姆費斯特 難道您爲了這件事還要責備我嗎？我並不覺得這件事可恥呀？

大公主 哦，這件事在你到沒有什麼過不去的，斯全姆費斯特。但是請你替我想，替

我想！站在那兒讓你瞪着眼睛瞧着，而且你明明的知道我並不是女神，不過是和別的女孩子一樣的一個女孩子！這要算是虐待動物哦，你們何妨做起一個假蠟人或者做一隻金牛來崇拜祈禱呢；那種死東西決不致於會覺得無聊呀。

斯全姆費斯特 不要再說罷，要不然的話，我就會悔不該盡忠於您的。有的女人說了像這樣大逆不道的話，都叫我用鞭子鞭了。

大公主 不要讓我生了氣，因爲你把這件事提醒了我，我就要用一粒彈打穿你的腦袋  
啊。

斯全姆費斯特 您一向總是近於下流的。您不是潘珍絲君皇家真正的女兒：您是一個別人的孩子，不知道叫一個什麼膽大妄爲的奶媽把您放到潘珍君娜皇后的龍牀上來的。我聽見過您小時候的故事，聽見過您怎麼——

大公主 哈，哈！對啦，當着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們把我帶去看馬戲。那是我

第一次得着真幸福，我第一次見着天堂。我以後就逃了，跑去加入那個馬戲團裏。他們把我抓了回來，又把我關到黃金的牢籠邊來了；但是我卻嘗試了一次自由的滋味；那末他們一輩子也不能使我忘記這番滋味的。

斯全姆費斯特 自由呀！去做一個玩把戲的人的奴隸呀！陳列在那兒給大家看呀！給——大公主 哦，我是訓練好了讓人家看的呀。我在朝廷裏就把這件事情訓練好了的呀。

斯全姆費斯特 並沒有教您把衣服脫光了一半兒，把頭翻到腳跟上去——

大公主 你這個人，我自己要把我的笨衣服脫了，把頭翻到腳跟上去呢。我偏要呢，我偏要呢，我偏要呢。我現在還能夠做。呢我現在做一下給你看看，好嗎？

斯全姆費斯特 假如你真做，我起誓我一定會把我自己從窗戶口摔下去，可以在天堂裏見見您的父母不致被他們把我胸前的勳章都扯下去。

大公主 哦，你這個人真是無法可治呀。你簡直是有神經病叫鬼迷住了。你硬不肯相信我們皇室的天神，實在都是和普通人一樣的有血有肉。就是讓我們從寶座上走下來，親口告訴你說你是多麼傻，你都不肯相信啊。我再也不和你講道理了！我只好用我的力量了。只要我說一句話，你的部下都會倒你的戈！現在已經有一半人不對你

敬禮了；而且你還不敢責罰他們！你只好假裝閉着眼睛沒有看見他們。

斯全姆費斯特 假如真有這種情形，那也用不着要你来譏笑我呀。

大公主（傲然）譏笑呀！我居然這樣屈尊來譏笑你呀！譏笑一個平民軍官呀！你把你自己的身分都忘記了啊，先生。

斯全姆費斯特（很服從的樣子跪下一隻腳來）現在您終久在說話的時候擺出您的身分來了哦。

大公主 哦，斯全姆費斯特，斯全姆費斯特呀，他們把你的奴性刻到你的骨頭裏邊去了啊。你爲什麼不向着我的臉吐唾呢？

斯全姆費斯特（嚇得發了一抖，站起身來）上帝不許！

大公主 好罷，你既然是要做我的奴才，那就聽我的命令罷。我到這兒來並不是想挽救我們萬惡的皇室和我們萬惡的帝業。我是挽救革命的。

斯全姆費斯特 我雖是一個傻子，但是我現在也明白了，寧可挽救革命，那總比什麼也不挽救好一點兒。但是革命對於人民有什麼好處呢？你不要被那些革命領袖的好聽的演說，和那些革命作家的小冊子所欺了。他們到底都得着了多少自由呀？難道現

在不是和我們從前一樣的絞死呀，槍斃呀，監禁呀，數不勝數嗎？難道他們曾經對人民說過一句實話嗎？沒有的。假如實話與他們不利，他們就造謠言來散布，而且雖說了實話就算是犯了罪啊。

大公主 當然他們是這種樣子啊。爲什麼他們不應該呢？

斯全姆費斯特 （幾乎不能相信他的耳朵）爲什麼他們不應該呢？

大公主 對啦，爲什麼他們不應該呢？我們從前就是那種樣子呀。你從前就是那種樣子辦呀，手裏拿着一根鞭子，用鞭子打女人，因爲她們教小孩子念書呀。

斯全姆費斯特 那是念謀反叛逆的書呀。那是念馬克斯的書呀。

大公主 呸！他們不先學着念馬克斯的書，以後怎麼能念聖經呢？你何苦要說些這種強爲自解的笨話來遮掩，你何以不拿起你的槍來做你的暴行的後盾呢？你猜想我以為鞭打一個女人比之鞭打一個男人更不好嗎？我，我自己就是一個女人呀！

斯全姆費斯特 我不明瞭大公主殿下的意思。您的話好像自相矛盾的。

大公主 胡說！我是這樣說，假如人民不能夠統治他們自己，他們一定得讓別人來統治他們呀。假如他們非要受一半兒強迫一半兒欺騙不肯盡他們的責任，那一定得讓別

人來強迫他們欺騙他們呀。總要有些少數的有毅力有材幹的人掌管着權呀。好罷，我就贊成這些少數有毅力的人，我贊成他們的主義。革命也和我們從前一樣的殘忍；但是牠的目的便是我的目的。所以我就擁護革命。

斯全姆費斯特 您不知道您在這兒說些什麼東西。這成了純粹的共產主義。難道您這位潘珍君模皇帝的女兒變成了一個共產黨嗎？

大公主 祇要能把世界變得更像一個馬戲場，不像一座大監牢，我隨便變成什麼都行  
的。

斯全姆費斯特 啊！您還想要做一個馬戲班裏的明星呀。

大公主 對啦，我要你們把我當一位共產黨的皇后去宣傳。無論什麼事也攔阻我不住的。你聽我的命令罷，斯全姆費斯特將軍，挽救革命罷。

斯全姆費斯特 什麼革命呀？那一個革命呀？提起革命來，你們那些下流的革命家，再沒有兩個人是指着一個目標的。一大羣烏合之衆，各人向各方面亂跑，怎麼能挽救他們呢？

大公主 我告訴你罷。對外宣戰便可以挽救革命。

斯全姆費斯特 對外宣戰嗎？

大公主 對啦，對外宣戰。祇有一件最大的人人都感到的危險，和一件最大的人人都要盡的義務，纔能使我們團結起來，纔能使這些意見分歧的分子，溶成一個整個的平民政體。

斯全姆費斯特 妙呀！祇要宣起戰來便可以把一切的事情弄好：我一向是這樣講的。但是軍隊不統一，人民怎麼能統一呢？而且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不過是一個軍人。我不會演說，我又沒有打過勝仗，我去奔走呼號是不能重振他們的精神的。（他又和從前那種喪神的姿式一樣，倒在他的椅子上面。）

大公主 難道你準知道，我去奔走呼號，他們也不會重振精神嗎？

斯全姆費斯特 哦，假如您祇要是一個男人和軍人就好了！

大公主 假如我可以替你去找一個男人和軍人來呢？

斯全姆費斯特 （大發雷霆的站了起來）啊！您同他私奔的那隻混蛋的東西！您以為您能夠把這個傢伙憑空的推出來做司令官，做我的上司呀。一輩子也不行的。

大公主 你對於什麼事情都答應了的。你對於什麼事情都起了誓的。（她好像是在一大

隊人馬之前擺來擺去似的。)我知道祇有這個人能夠鼓起全體軍隊的熱忱。

斯全姆費斯特 胡鬧！瞎來！他一定是一個什麼馬戲班裏耍把戲的人；而且您和他戀愛。

大公主 我起誓我並不和他戀愛。我起誓我一輩子也不會和他結婚。

斯全姆費斯特 那末他是什麼人呢？

大公主 除了你一個人之外，世界上無論什麼人都會老早猜得着的。他就在你眼面前。

斯全姆費斯特 (從她左邊和右邊望過去) 在那兒呢？

大公主 望窗戶外邊瞧瞧。

(他跑到窗戶邊去，要尋找那個軍官。大公主把她的大衣脫了，顯出一身潘得羅伯珍斯基驃騎兵的軍服來。)

斯全姆費斯特 (從窗戶裏窺看) 他在什麼地方？我瞧他不見呢。

大公主 在這兒哦，笨東西。

斯全姆費斯特 (轉過身來) 您呀！好天爺爺！共產黨的皇后！

(熊式一譯)



【作者介紹】 蕭伯納 (Barnard Shaw) 英國戲劇家批評家兼小說家。一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京城杜白林。實業學校卒業後，赴倫敦，從事創作。初投稿於社會主義雜誌，漸露頭角。一八八四年發起「費邊協會」，其後便成爲費邊社會主義有名的辯護人。一九〇三年，發表多幕劇「人與超人」，一躍而成英國文壇上最光榮的作家。他的人生哲學是充滿超人的思想。他以爲今日社會的缺憾，是在將人類自由意志抹殺的緣故。想消除今日的苦難，須先從自由選擇的意識，謀各自的改善。他的戲劇受易卜生的影響很深，多半屬表達思想方面的。「華倫夫人的職業」也是他的著名的劇作。

【「安娜珍絲加」的說明】 司令官斯全姆費斯特的統轄境，發生了一件重大的案字；潘珍君模皇上的女兒跟人私奔了。潘珍君模皇室目前雖被革命政府囚禁着，但他是斯全姆費斯特家裏七百年來的恩主，七百年來，潘珍君模皇室把斯全姆費斯特一家留在朝裏邊做官，敬重他們，抬舉他們，把朝廷的光榮貸到他們身上，使得他們在皇權被推翻以後還有子孫任着司令官的職務。對於萬世沐恩的皇室公主私奔，而偕奔的人又屬革命政策的宣傳者的這樁案子，司令官斯全姆費斯特是完全陷於憂懼與恐慌的煩惱之中了，他要去拿獲那個革命黨徒的主犯，但他只在災難的預兆中等待這個案件的破獲，然而更不幸的是所謂背叛皇室的主犯，所謂革命政策的宣傳者和扶助者，竟是司令官感恩沐德的潘珍君模皇的大公主安娜珍絲加！革命的狂瀾已經把皇室的公主捲到勞苦

的人民中間，參加推翻專制政權的鬥爭了，這對沒落的舊式官僚，無疑的是一種很大的打擊與威脅。

從劇本的寫法上看，它是一個幽默的喜劇。作者在這裏誇大了他的人物性格，然後經過藝術手法的洗鍊，成爲藝術的形象。這一類的人物形象，用作對某些事物的嘲笑對象，是有其優異的意義的。

# 室內

人物：

在園中——

老人

陌生人

瑪達

瑪麗

老人的孫女

農夫

羣衆

在室內——

父

親

母

親

無聲的人物

比·梅特林克

## 兩個女兒

## 一個小孩

（一座古舊的花園種着幾株垂柳。）

（在園子的後邊，有一所房子，樓下三面窗戶都有燈光。從窗外望進去很清楚的看見有一家人團聚在燈下。父親坐在壁爐邊的一個角落裏，母親對着空間凝視着，一肘凭倚在桌上。兩個年青的女孩穿着白色的衣裳坐在那兒繡花，在這幽靜的房中；她們在幻想在微笑。一個小孩睡熟了，頭靠在母親的左臂上。在他們中間有一個站起來的時候，或行走，或做出一種姿式，總現出憂鬱，遲緩而支離的態度，並且因為從遠處隔着燈光隔着透明的窗格子看他們，好像都幽靈化了。）

（老人和陌生人很小心的走進花園。）

老人 這兒就是了！我們在屋後的花園裏的一邊了。他們決不到這裏來的。門都在那一邊。已經關好，百葉窗都關上了。但這邊沒有百葉窗，我看見亮光……是的，他們仍舊坐在燈下呢。好極了，他們沒有聽見我們；也許這母親或是女孩子要出來，那麼我們將怎樣辦呢？

陌生人 我們將怎麼辦呢？

老人 第一步我要看看他們是否全在屋裏。是的，我看見父親坐在爐旁。什麼事都沒有做，他的手放在膝上。母親用肘靠着桌子……

陌生人 她在對我們看。

老人 不，她什麼都沒有看，她只是在發默。我們在這大樹的蔭下，她看不見我們。但不要再走近了……在那兒，還有，是淹死的女孩的兩個妹妹；她們在慢慢的刺繡。小孩睡熟了。牆角上的鐘已是九點……他們沒有料想有壞的事情發生，他們不談論。

陌生人 假使我們來引起這父親的注意，對他做一個手式好嗎？他的頭轉向這邊來了。我可否在一面窗上敲一下？他們中間總會有一個人可以先聽到……

老人 我不知道選那一種方法好……我們一定要非常小心。這父親老了而且有病——母親也是一樣——兩姊妹都太年青……他們都無可比擬的愛她。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比這再快樂些的人家……不，不，不要走近那窗戶；那恐怕是我們做得最不好的事。還是把這件事盡我們的能力用簡單的方法告訴他們，好像是一件日常發生的小事；

我們一定不要顯得太愁慘，不然他們要覺得他們的悲傷定是超過我們，他們要慌張了……讓我們走到園子的那一邊去。我們要輕輕的敲門，走進去好像並沒有什麼事發生。我先進去；他們看見我不會覺得希奇；有的時候這晚上總是去看看他們，帶給他們一些花或果子，同他們在一處消磨一兩點鐘。

陌生人 你爲什麼要我同你一道去？你一個人去；我願意在這裏等，直到你喊我的時候。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我只是一個過路者，一個陌生的人……

老人 兩個人同去好些。一件不幸的事讓單獨的聲音報告似乎更確實更慘裂。我一路來的時候已經想過了……如若我一個人進去，在頭一下我要就把這事說出來；只要幾句話他們就會知道一切發生的事情；那麼我就再沒有話可說，並且我怕那最末一字說完之後的沈默，那時候才教心碎。如果我們一道進去，我就要繞着圈子行事；譬如我告訴他們：『如此，如此，如此，他們找到她……她在溪水上飄浮着，兩手緊握……』

陌生人 她的手不是緊握着，她的手臂是飄浮在她的兩邊。

老人 瞧，就是我們自己也要談論這事了——不幸的事是包藏在它的細情裏。反過來說，如若我一個人去，我實在知道他們真只要一句話就會生出可怕的結果，上帝知道

將發生什麼事。倘若我們輪流告訴他們，他們就要靜聽着，忘記了從臉色裏看出壞的消息。不要忘記了他們的母親一定也在那兒，她的生命只懸在一根線上……最好使這悲傷的第一個浪頭消散在一些無關緊要的談話裏。最聰明的方法是讓許多人圍繞着這不幸的人隨便談談。即使最不關心的，在無意之間，竟可以帶走一部份的悲傷。不出聲又不費勁，像一陣清風、一道光明，就把這悲傷遣散了。

陌生人 你的衣服浸溼了，水滴在這石片上。

老人 這不過是我外套的邊拖一點兒到水裏去了。你好像是好冷。你的大衣全被泥污了……我在路上沒有注意，路上是那樣黑。

陌生人 我跑到齊腰深的水裏去了。

老人 我到的時候你已經找到她好久了吧？

陌生人 不多一會兒。我正向村莊去，已經很遲了，暮色籠照着河岸。我沿着岸邊走，眼望着河上，因為河水比大路亮，忽然看見什麼東西很奇怪的靠近一堆水草……我走近些，看見她的頭髮，飄浮着幾乎成爲一個環圈，繞着她的頭，隨着漩渦蕩來蕩去……

（在房裏，兩個年青的女孩把頭回過來對着窗子。）

老人 你可看見她的兩個妹妹的頭髮在肩上顫動？

陌生人 她們的頭轉向我們這邊了——也不過就轉頭而已。也許我說得太響。（姊妹倆又回復原先的姿式。）她們又回過去了……我跑到齊腰那麼深的水裏去，如是我設法抓着她的手，很容易的就把她拉到岸邊。她像她的妹妹，一樣美麗……

老人 我想她更要美些呢……我不知是什麼緣故我已突然失了我的勇氣……

陌生人 你指什麼勇氣？我們已用盡了人所能盡的力量。她已在一兩個鐘頭之前就死了。

老人 她早上還是好好的！我看見她從教堂裏走出來。她對我說就要出門去了；去看她的祖母，在河的那邊，我就在那兒找到她的。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可以再見她……她好像正想問我什麼事情；我猜她沒有敢問，於是她急急的離開我。但是我當時並不注意，現在想起來了！——她微笑着像人要守緘默的時候一樣的微笑，或是像惟恐被人誤解了似的……即使是希望，對於她似乎也是痛苦；她用輕紗遮着眼睛，不大對我望。



陌生人 有些農夫告訴我，看見她整個下午都在河岸上逡巡。他們想她是尋覓什麼花草呢……這是可能的她的死……

老人 沒有人可以說……誰知是怎麼樣？她恐怕也是一個怕說話的人，每一個人都有兩個不想活的理由藏在心裏。你不能看見人的靈魂像看見這房子裏面一樣的透澈。他們都是那樣——什麼都不說，除非一些細小的事情，沒有一個人夢想到事情會有變卦的。你日常相處的一個人也許不久於人世了，也不願滯留於人世；當時你對他的問答漫不關心，後來你看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看起來像沒有生機的木偶人，他們的靈魂裏却有許多事情來往不息。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她原也可以像別人一樣的活着。她原也可以一直到她死的那一天她都說些無關重要的話。例如：『先生，或是夫人，今天早上要下雨了。』或說，『我們去吃午餐；我們有十三個人在一桌。』或，『果子還沒有熟。』他們微笑的談着落花，却是在暗中流淚。天上的仙子恐怕也看不見應當看見的事情；在事情過去之前人們什麼也不會明白……昨天晚上她還在那兒像她的姊妹一樣的坐在燈光底下；倘若沒有這事發生你對他們看法不會如此真切……我好像是頭一次才看見她……我們的平凡的生活，除非發生了什麼

新鮮事情，我們是不能對它了解的。人們日夜在你的身邊，不等到永別的一煞那，不能同他們有真切的認識。然而，她有過一個怎樣奇怪的小靈魂啊——怎樣一個無機的，莫明其妙的可憐的小靈魂——說過她一定說過的話。做過她一定做過的事！

陌生人 你瞧，他們在這幽靜的房中微笑了……

老人 他們一點不着急——他們並不預備她今天晚上回來。

陌生人 他們靜靜的坐在那兒，微笑。但，你看，這父親把指頭按在唇上……

老人 他指睡在母親懷裏的孩子……

陌生人 她連頭都不敢抬，怕驚醒了這……

老人 她們不再繡了。在她們中間有一陣死寂……

陌生人 她們讓那一縷白線落下來……

老人 他們都對孩子望着……

陌生人 他們不知道有人望着他們……

老人 我們，也是，被看着呢……

陌生人 他們抬起眼了……

老人 但，他們還沒有看到什麼……

陌生人 他們好像是很快樂的，不過有點——我說不出是什麼……

老人，他們以為自己是安全極了。他們把門都關好，窗戶都安好鐵條。把這座老屋的圍牆修得很結實；三個櫛木的大門都門緊。凡是他們該檢查的地方都檢查周到了……

陌生人 遲早我們總得要告訴他們。或許有一個人跑來把這事突然說出來呢。我放下女孩尸首的草原上有很多農夫在那兒——倘若他們中間有一個人來敲這個門。

老人 瑪達和瑪麗是在看守着那小身體。農夫們已去架一些樹枝子；我對我的大孫女兒說過，在他們動身的時候，得趕快來告訴我。我們且等她來了再說；她也同我一道進去……我不該先在窗外看望他們。我原沒有什麼可做的，除非輕敲幾下門，隨便的走進去，幾句話就把這事全給說了……但我望了他們太久，生活在燈光之下……（瑪麗走進來。）

瑪麗 他們來了，祖父。

老人 是你嗎？他們在那兒？

瑪麗 他們已走到最後的斜坡腳下了。

老人 他們輕輕的走來。

瑪麗 我教他們低低的祈禱。瑪達同他們在一處。

老人 人來得很多吧？

瑪麗 全村子裏的人都圍着昇牀。他們都帶着燈籠；我吩咐他們都給吹滅掉。

老人 他們是從那一條路走來？

瑪麗 他們是從小路。他們慢慢的向前移。

老人 這是時候了……

瑪麗 您告訴他們了沒有，祖父？

老人 你可以看得出我們什麼都沒有說。在那兒，他們仍然坐在燈光之下。看，我的孩子，看看你會明白人生是什麼……

瑪麗 啊！他們似乎多平安呀！我覺得好像是在夢裏看見他們。

陌生人 看那兒——我看見那姊妹倆猛然一驚。

老人 他們站起來了……

陌生人 我相信她們是到窗戶邊上來。（這時兩個女孩子都走過來，一個站在第一個窗

前，另一個在第三個窗前；都把手凭倚在玻璃窗上，向黑暗處注目。）

老人 沒有人走到中間的窗前。

瑪麗 她們在向外看；她們在聽……

老人 大一點的女孩子在向她沒有看見的東西微笑。

陌生人 第二個的眼裏充滿了恐懼。

老人 小心啊；誰知道靈魂在身體的周圍能伸張多遠呢……（靜寂半響。瑪麗緊緊的跪

伏在老人的懷裏，連連吻他。）

瑪麗 祖父！

老人 不要哭，我的孩子；不久就要臨到我們了。（沉默一息）

陌生人 她們看得很久了……

老人 可憐的東西，即使看一萬年也看不見什麼——夜色太黑了。她們在看着這條路；

但不幸的事是從那一邊進來。

陌生人 她們還是對這邊看的好。好像有什麼，我不知道是什麼，從草原那邊移近。

瑪麗 我想就是那一羣人；他們離得太遠使我們看不清楚。

陌生人 他們沿着那曲折的小路走——瞧，他們已在那月亮照着的斜坡上了。

瑪麗 啊，他們的人似乎很多。就是在我離開那兒的時候還有人從村外來呢。他們取那最曲折的路……

老人 無論如何，他們總歸是要走到。我也看見他們了，正橫過草原呢——他們看起來是那樣的，混在叢草之間，沒有人可以分明指出。你也許可以想那是孩子們在月光下遊戲；就是這兩個女孩看見了也不會懂得。她們儘管對這件事轉過背去，不幸的事是一步步的前進，並且這事已經隱隱現過了兩個鐘點了。他們不能命令這事停留；這些帶了不幸而來的人們是沒有權力停留的。這不幸的事制服了他們，而且，他們一定要為它效勞。它知道它的目標，就取它自己的路程。它不會疲倦，並且只有一個觀念。他們一定要把精力借給它。他們懇愁，但來得更近了。他們的心裏充滿着憐憫但不得不仍望着前面走……

瑪麗 那夫一點的姑娘已不再微笑了，祖父。

陌生人 她們離開窗戶了……

瑪麗 她們在叻她的母親……

陌生人 大一點的姑娘在輕輕的撫摩着孩子的頭髮。

瑪麗 啊，那父親也要她們吻他……

陌生人 現在那兒都靜了……

瑪麗 她們已回到母親的身邊。

陌生人 父親的眼睛釘着大鐘擺子看……

瑪麗 他們似乎是在祈禱，可是並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在做什麼……

陌生人 他們似乎是在靜聽着他們自己的靈魂……（沉默一息。）

瑪麗 祖父，今晚不要告訴他們吧！

老人 你看，你也失了勇氣。我知道你不該看他們。我差不多快八十歲的年紀了，可是，生命的真實還是第一次達到我的心中。我不知道爲什麼，他們一切的舉動使我看  
了覺得這樣生疏這樣嚴肅。他們在那兒不過是坐在燈光之下，候着夜的來臨，就像  
我們平常坐在我們的燈下一樣；可是，但我似乎是從別一個高遠的世界看他們，因  
爲我所知道的一點事實他們還不知道呢……是不是，我的孩子？告訴我，你們爲什  
麼，也是，臉色這樣蒼白？許是還有些什麼使我們不能用言語來形容，因此我們才

想哭？我從來不知道人生會有這樣的慘事，也不知道這種事給日賭的人這樣一個可怕的打擊。就是假使沒有一件事發生，我看見他們這樣平平安安的坐在那兒，也要教我駭一跳。他們對於這個世界太信任了。他們坐在那兒，只有幾片薄薄的玻璃把他們從仇人那裏隔開。他們以為只要把門關好了就不會出什麼事，他們不知這意外的事每每會在靈魂裏發生，世界並不是在家門口就完止了。他們那樣安於他們小的生活，從不夢想到有許多別的人對於它比他們自己要知道得多些，就是我，這可憐的老頭子，站在離他們的門只有兩三步遠的地方，抓住他們所有的這一點點歡愉，像抓住一隻受傷的鳥兒，在我一雙衰老的掌心裏，不敢把它張開……

瑪麗 憐憫他們吧，祖父……

老人 我們是憐憫他們，我的孩子，但是沒有人憐憫我們。

瑪麗 明天告訴他們吧，祖父；白天的時候告訴他們，他們就不會有這樣的淒慘。

老人 也許你是對的，我的孩子……還是把這一切留給黑夜好些。百晝對於憂患是要甜蜜些……但是到明天他們要對我們說什麼呢？不幸的人容易嫉妒；這種人願意知道他自己的事在別人之先——他們不願意把這種事留在不認識的人的手裏。我們一定



會像搶了他們什麼東西似的。

陌生人 而且此刻已太遲了；我已經聽到喃喃祈禱的聲音。

瑪麗 這兒是他們，從籬笆後面過來了。（瑪達走進來。）

瑪達 我來了，是我領他們到這裏來的——我教他們且在路上等着。（一羣孩子的哭聲可以聽見。）啊，孩子們還在哭呢。我不許他們跟來，但他們一定要看，並且他們的母親，也爲的，不聽從我的話。我去告訴他們——不，他們的哭聲已經停止了。一切都預備好了吧？我帶來一隻小戒指，是在她身上找到的。我還有一點水果預備給那孩子的。我自己把她安放在昇牀上。她看起來好像是睡着了。爲了她的頭髮，我爲難半天——我沒有方法給她整理得好好的。我教人採一大堆延命菊——真可憐那兒沒有別的花。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你們爲何不同他們在一處？（她在窗前向裏望望。）他們不是在哭！他們——您還沒有告訴他們！

老人 瑪達，瑪達，你的精神太充足了；你不能懂得……

瑪達 我怎麼不能懂得呢？（少停以後，用一種譴責的口氣說。）您不當這樣做，祖父

老人 瑪達，你不知道啊……

瑪達 我去，去告訴他們。

老人 不要動，我的孩子，且對他們看一會兒。

瑪達 啊，我多麼可憐他們！他們一定不應該再多等了……

老人 我什麼不應該？

瑪達 我不知道，但這是不可能的！

老人 來，我的孩子……

瑪達 他們多有耐性呀！

老人 來，我的孩子……

瑪達 （一轉身。）您在那裏，祖父？我心裏真難過。我看不見您了。我自己都不知道

現在該怎麼辦……

老人 不要再看了；一直等到他們什麼都知道……

瑪達 我要同您一塊兒去……

老人 不，瑪達，留在這兒。同你妹妹一起坐在靠牆的石凳上，並且不要看。你年紀還

小，恐怕永遠不能忘記。你不能曉得當「死」的消息傳到眼裏的一霎那，那個臉色看起來是什麼樣子。也許他們要哭出來，你也……不要轉過頭去看。或許那兒一點聲音都沒有。最要緊的是，假使那兒沒有聲音，你切切不可轉過頭去看。人總不能預先推測悲哀的情形是要怎樣。數聲哽咽從心底發出來；普通都不過這樣罷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好當我聽到他們——他們不屬於這種生活。在我去之前，你來吻我，我的孩子。（喃喃祈禱之聲自遠而近。一部份羣衆逼近花園。一陣遲緩腳步聲與低語聲。）

陌生人（對着羣衆。）就在這兒停下——不要走近窗戶。她在那兒呢？

農夫 誰？

陌生人 別的人呢——拾夫們？

農夫 他們正從那門前大路上走來。（老人下去了。瑪達同瑪麗兩人坐在石槓上背對着窗戶。在衆人之間發出喃喃的聲音。）

陌生人 輕些，不要說話（在室內兩姊妹之間高一點的站起來，走到門邊把門放好。）  
瑪達 她是在開門嗎？

陌生人 正相反，他是把門關緊。（靜默一息。）

瑪達 祖父還沒有進去嗎？

陌生人 沒有。她又坐在母親身邊了。別人都沒動，小孩子仍是睡的。（靜默一息。）

瑪達 我的妹妹，把你的手伸給我。

瑪麗 瑪達！（她們互相擁抱親吻。）

陌生人 他一定敲過門了——他們同時一陣抬起頭來——彼此對看。

瑪達 啊，啊，我可憐的小妹妹！我也幾乎忍不住要哭出來了。（她伏在她妹妹的肩上

遏制着自己的哭聲。）

陌生人 他一定又敲過門了。那父親對鐘看看，他立起身來了……

瑪達 妹妹，妹妹，我一定也要進去——不能讓他們這樣孤零零的。

瑪麗 瑪達，瑪達！（拉她回來。）

陌生人 那父親走到門邊了——他拉開門門——他很小心的在開。

瑪達 啊！——你沒有看見這……

陌生人 什麼？

瑪達 抬昇牀的人們……

陌生人 他只把門開一點點。我沒有看見什麼，只看見草場的一角同噴水池。他的手按在門上——他退後一步——他似乎在說，『啊，這是您！』他舉起雙臂。他又很小心的把門關上。你的祖父已經走進去了……（羣衆走到窗前。瑪達同瑪麗從座位上抬起半身，然後索性立起身，跟着衆人走近窗戶，互相緊靠着。看見老人走到房裏，房裏的姊妹兩人站起來；母親也站起，很小心的把孩子放在她剛才坐的圈椅上，從外面可以看見小孩在房中間，頭向前低垂，睡熟了。母親走近老人，伸手給他，但在他還沒有來得及握的時候，她又縮回。兩個女孩之間有一個要接老人的外套，別一個搬椅子讓他坐，但老人搖頭謝絕了。那父親帶着有點驚奇的神氣微笑。老人對窗戶望着。）

陌生人 他不敢對他們說，他在對我們望着。（衆人中有喃喃聲。）

陌生人 不要響！（老人看見窗前有許多人臉，他的眼睛趕快避開，正當女孩子中的一個仍然讓他請坐，他到底坐下了，屢次用手摸他的前額。）

陌生人 他坐下來了……（室內的人都坐下，這時候父親的話似乎說得非常婉轉。老人

畢竟開口了，他說話的聲音似乎引起他們的注意。但是父親間斷他的話。老人又從頭說，漸漸的他們都帶着領會的意思緊張起來。忽然母親吃了一驚，立起身。）

瑪達 啊，母親開始懂得了！（她轉過身去，把臉藏在手掌裏。衆人中喃喃之聲又起，他們互相推擠，孩子們哭着要人抱起來，讓他們也好看見，大半的母親們都依着孩子的意思做。）

陌生人 不要響！他還沒有告訴他們呢……（可以看見母親急急的問老人的話的樣子。他又說了幾句；如是，所有別的人都忽然站起，似乎也在問他的話。如是他慢慢的把頭點點表示這事情的真實。）

陌生人 他告訴他們了，他一下就把這事全說了。

衆人的聲音 他告訴他們了！他告訴他們了！

陌生人 我什麼都聽不見……（老人也立起身，頭也不同，做出一個姿式指指他後面的門。母親，父親，兩姊妹都衝到門口，父親費了很大的力把門開開。老人想攔住這母親不要她出去。）

衆人的聲音 他們出來了！他們出來了！（園內衆人紛紛攘攘，都跑到房子的另一邊，

消失了。只有陌生人仍在窗前站着。室內半摺的門忽然大開；所有的人都蜂湧而出。那一邊是清朗的星空，月光照着草場與噴泉；房裏只有小孩一人沈沈的睡在椅子上。沈默半響。）

陌生人 孩子還沒有醒呢！（他也不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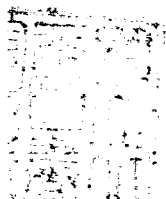
（方令儒譯）

【作者介紹】梅特林克（Maurice Maes Terlinck）比利時的詩人兼劇作家。一八六二生于比之岡市。初當律師。一八九六年開始創作生活；一九一一年得諾貝爾獎金，他以為現存世界不過是不可見的世界的假相，我人之行為，思想，感情，不過是外觀，於無意識不可知之中，自有真實存在着。以這觀點作神祕的象徵劇，劇中以象徵為主旨，注重靜的語言，不用熱鬧的動作，這是他的特徵。著名劇作有「青鳥」，「闖入者」，「羣盲」，「檀泰琪兒之死」等，其中「青鳥」與「檀泰琪兒之死」我國均有譯本。

【「室內」的說明】從形式上看，這是一個頗為奇特的劇本。佈置在舞台上的那個安靜，略微顯出憂鬱的家庭的構圖，是劇本的主要背景，也是這個故事發源的所在：家裏的一個女孩淹死了，但她的親人還沒有知道，還在甯靜地等她歸來，直到死訊傳到。從這件事發生到落幕，是一個充

分的悲劇，死者的家庭的懵然不知的情形，和忍痛傳遞噩耗的人們心中的痛苦，給這個短劇以感人的材料，從表面上看題材是輕微極了，但經梅特林克藝術的手法，却強烈地表現出人類天性的同情與愛。它最大的特點，還在於完全用語言闡明人類內在的生活與感情，顯示出人類心靈的真髓。

這種莊嚴而穆肅的作風，是梅特林克寫作的特色，也正是培養我們藝術思維的重要因素。





話劇選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第一版

基本定價三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選註者 文 寵

發行人 陳 立德

發行者

文化供應社

上海 武昌路四七六號一九室  
香港 皇后大道中三七號三樓  
廣州 西湖路一〇二號  
桂林 中正西路三〇號

\$3.20